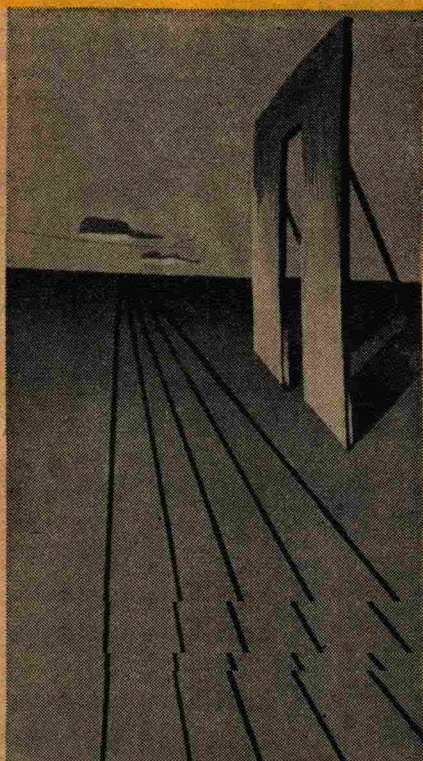


現代名劇精華



魏如晦編選
潮鋒出版社刊

現代名劇精華

魏如晦編選

上海潮鋒出版社刊印

1947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版出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發	編
售	行	行	選
者	人	者	者
全	盧	潮	魏
國	亞	鋒	如
各	平	出	晦
大		版	
書		社	
店		上海九江路210號414室	

元 幣國價實

No. 8 號編

目次

題記	魏如晦 (三)
蘇武與李陵	郭沫若 (五)
漢宮秋	洪深 (二)
討漁稅	馬彥祥 (三〇)
訪雯	白薇女士 (三五)
瓊瑛璘與薔薇	田漢 (八一)
國粹	歐陽予倩 (二六)
老少無欺	張天翼 (一九)
僕御室	瞿秋白 (二四)

題記

由於作家自己的愛好，或思想轉換的關係，常常地有一些作品，被作家自己摒諸集外，但這些作品，無論在歷史的意義上，抑藝術的觀點上，却都有保存着的必要，尤其是對於一些有「歷史癖」的讀者或戲劇研究者。

這裏所收的幾篇戲劇，就是在這樣情形下面，沒有被作家自己保存，較遠的如田漢「瓊瑤」與蕭薇，郭沫若「蘇武與李陵」被沉埋差不多近二十年。自然，後者的沒有收集，原因是僅完成了絃幕。可是，編者爲着愛好，却把它們保留下來，一直到現在。

憂慮着特殊是在這一回的戰火中，終竟要被喪失，編者商得了潮鋒主人同意，把這些可珍貴的歷史產物輯印成冊。就作家門本身看，雖只是一鱗一爪，無關大體，然其間俱有的歷史藝術兩重意義，却是值得注意的。有好幾篇，也依舊值得排演。

編者

蘇武與李陵

郭沫若

楔子

（未開幕前，舞臺監督出場，向觀客一鞠躬後。）

舞臺監督，諸君！我們今天為諸君排演的是部新編的歷史悲劇，名叫『蘇武與李陵』。敝的便是漢朝時候蘇武與李陵底故事了。劇中的情節，不多一刻便要一一開展於諸君底面前，到不勞鄙人在此多費唇舌。不過戲曲雖只一篇，所敝的却是十九年中的事故。作劇詩人不消說已經煞費苦心，便是我們裝置舞臺也真是經營慘淡。舞臺裝置底要務要『一草一石都要有音樂底精神，活現如生。』所以我們再也不肯有一些兒苟且。現在我們的裝置大概已經停妥，不多一刻便可開場；我們很希望不至辜負諸君底熱誠，於我們全劇演完後，對於諸君底精神上能生出多少些微的貢獻。因為離開幕的時候還要費一些兒時間，這兒雖是新派劇園，但是我們知道諸君還是很有些人喜歡舊調，所以我們也要不免落俗：我們的女友中有位會打時調大鼓的女士，

我要去特別地把她請來，請她打曲新鮮的調兒，爲諸君們短縮時間底間隔。（退場）

（雜役一人陳花鼓一樂於幕前正中，隨一青年女士出場，向觀客微微鞠躬。）

青年女士——諸君！我打時調大鼓本是外行，是舞臺監督定要叫我出場，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在諸君面前獻醜。打鼓賣唱，一般的人把他看得異常下賤，其實據我看來只要打的人精神不下賤，唱的詞子內容不卑鄙時，到是頂可以珍重的一種國技——諸君！望你們也別要誤會！我這麼說，也並不是要自抬身價，要自行標榜；諸君須要曉得，我並不是靠打鼓吃飯的人呢！我們今天要替諸君排演的，不是『蘇武與李陵』底悲劇嗎？我因爲要演扮這劇中的一位女主人翁，我在前幾天所以也不免把前漢書中『李廣蘇建列傳』繙來讀了一讀；我在李廣傳中纔另外發見了一段奇異的故事來。諸君！蘇建便是蘇武底父親，李陵便是李廣底孫子，這想來是大家所知道的了——其實便毫不知道，對於今天的悲劇底鑒賞上，是全不關緊要的；不過我要另外表白一段故事。所以不免要在諸君面前講講歷史。李廣是漢朝底名將，是不待說的。他還有位孫子名叫李禹，便是李陵底從兄。這李禹有段很有趣的逸事，我看與德國詩人許雷 Schiller 『手套』一

詩中所敘的故事相彷彿。西歷十五世紀法王佛郎西一世 Francis I 底時候，法王和許多騎士貴女們正在觀看鬪獸時，突然有一女子名叫瞿尼恭德 Cunigonde 拋其手套一隻於獅羣虎豹之中，笑向着她的愛人杜羅傑 Delorges 說道：你平常說是愛我，你能下那門圈中把我的手套取回來，便足以證明你愛情底真摯。杜羅傑竟公然冒着生命底危險走下圈去，把瞿尼恭德底手套取了轉來。觀看的貴女騎士們莫一個不齊聲喝彩，瞿尼恭德也非常高興地立起身來歡迎杜羅傑，杜羅傑却把她的手套投向她的面孔，就不願意受她的讚美，杜羅傑便永遠把瞿尼恭德棄了。這便是許雷詩中所詠的情事。究竟李禹有甚麼逸事與這詩中所詠的事情相彷彿呢？諸君！我的表白太長了，待我隨口，把他編成曲子，唱來給諸君聽聽罷。（打鼓而唱）

其一

地在咸陽 時當漢武 漢武行獵甘泉宮 獵罷登樓看猛虎 猛虎在圈中 成羣相聚
處 或耽耽而仰視 或低頭而徐步 或伏地而假眠 或相搏而戲舞 或叫或躍 或
怒或慄 樓頭觀者人如堵 美女曳長裙 壯士挾弓弩 東樓鳴鉦西樓鼓 北樓南面

秦華山 羣芳之中坐雄主

其二

漢主一世雄 布令揮長弓 命女投狐兔 命士投麋熊 投未及地 羣虎騰空 巨掌
掀拳 長舌翻紅 毛血成雨 咆哮生風 人聲闐闐 金鼓隆隆 漢皇心喜 高唱從
容 昔有李廣兮見石草中 疑是猛虎兮射石沒縱 今之士兮誰可與同

其二

歌聲方畢 一人出座 乃是侍中貴人 發語縷繭 曰有李廣之孫 其名爲禹 昔飲
宮中 自選雄武 怒罵宮中之人 營營如青蠅 無恥不如鼠 父遭暗箭祖自殘 都
是權貴之人中作蠱 自稱有力能搏虎 先仇不報心欲腐 今日之會禹在乎 何不令
其自獻武威快天觀

諸君！我在此處不免又要談說一番歷史了。李禹底祖父李廣本是弓箭底名手，他與當時的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可終莫有甚麼大功。後來到了六十多歲，跟隨着大將軍衛青出征，衛青不信

用他，使他去紆回遠道。他因此迷失路途，誤了軍勢，遂至到頭自殺了。他的第三個兒子李敢，便是李禹底父親，因為替他父親報仇，曾經把衛青打傷；他也因此被人暗殺了。衛青和暗殺李敢的人都是些外戚權貴，所以李禹說父親遭暗箭祖自殺，都是權貴之人中作蠱呢。

漢主聞之呼曰禹 禹在東樓應聲起 帝命左右縛束之 懸入圈中使刺虎 禹默不言 躬自就繩縛 倒懸在空中 人虎均膽肅 帝憐禹是名將之子孫 不忍見其充虎腹 禹未及地詔止之 命人引繩不令落 禹在空中始放呼 呼聲如雷震華岳 男兒雖死不願收人憐 虎不如人之暴殄 與其混跡在人中 吾寧葬身入虎圈 拔劍斫繩 繩立斷 觀者驚呼天地撼 禹身立落羣虎間 羣虎震懾不動顫 揮劍方將四亂斫 一羣勇士救起之 幸得不爲羣虎啗

羣擁禹至漢主前 惟聞讚嘆之聲喧 有曰不愧李家兒 有曰可爲大將事朔邊 有曰

普天之一人耳 有曰歷史之中罕會見 上曰壯士能飲乎 願備美酒斗十千 此時李禹揚眉怒目按劍在兩手 大呼窮兵黷武漢天子 汝是天下萬世仇 庶民何罪復何尤 被汝驅去置荒陬 我祖死於是 我父死於仇 我弟李陵失救陷匈奴 爲何母子遭虔劉 我恨不欲飲汝血而漆汝頭 豈只區區酒幾斗 嗚呼勇士竟此下吏死 令人至今思念之 吾慕許雷手套吟 擊鼓而或刺虎詞

諸君！我的彈詞也就在此告個結局了。你們想想看，李禹底精神和杜羅傑底精神是怎麼樣相似！杜羅傑雖是只反抗得一個女子底權威，但是我們女子本是有帝王一樣的權威的呀！單是「威」這一個字，不是從我女子生出來的嗎？這個只不過是個笑話，總之我們所渴慕的是藐視一切權威的那種反抗的精神，所以我們女子要營謀種種獨立的生活，要要求種種平等的待遇呢！

(幕後聞吹角聲人馬步武雜踏聲)

諸君！悲劇立刻就要開幕了！我要去做我悲劇中的女主人翁去了！

(退場)

(雜役運花鼓去後，閉幕)

(本劇未完，由編者題記中已說明)

漢宮秋

洪深

登場人物

——敬向元曲作者馬致遠道歉——

(以發言先後爲序)

小黃門

漢元帝

宮女

王昭君——明妃

尚書令五鹿充宗

番使

毛延壽

漢宮秋

金吾衛

內官

時間 漢元帝竟寧元年（去今一千另二年）

地點 未央宮中的東偏殿

（正面壁上，一排懸着十餘軸美人畫象。兩個宮女捧着紅燭，伺候皇帝和明妃觀賞。可是這時候皇帝正因為一個跪在
地上奏事的小黃門嘔瀆不已，心裏不快。）

小黃門 陛下，那尚書令，他奏說——

漢元帝 （不耐）多少次我得告知你們，就是一個做皇帝的人，也可以有權利有一些空閑的時
間——一個不屬於公衆的時候——在每天工作完了之後。

小黃門 尚書令五鹿充宗奏說，雖然已是日暮，還得求見陛下——國家發生了緊急的事情。

漢元帝 誠然，天子是百姓們的奴僕，爲着他們努力，這是應該的。但是天子不是木石，不是天神；
天子也是一個人。（多情地看明妃）他也要有家室之好，他也希望享受幸福。那庶民同有的

安慰，爲什麼不容天子享有（叱小黃門）
起去，傳諭尚書令，國事不是在燭光之下可議論的。
諭尚書令回家，也去陪伴他的夫人。

小黃門 是陛下。（起立退出）

漢元帝 這些尚書令們，幾曾有過常識的！（轉身問宮女）
看到第幾個了。

宮女 （舉燭照美人畫象）從左邊數過去第三個。

漢元帝 阿是的。（對昭君）那個肥女人，叫衛玉。你看，她底圓臉，像望日的滿月，又像田家所蒸的
麥餅！百官們說，這是有福氣的相貌，然而在朕是不取的女人，應當是一個女人式的女人，剛
健的女人，朕厭惡的。朕喜歡像卿這樣的柔媚！

王昭君 陛下是一個善相女人者！

漢元帝 呵呵，這是妒意。但是，朕可以原諒卿——不知「愛」的女人是不知「妒」的，還有，待
朕告訴卿，朕愛的不是女人，是美女人。

王昭君 阿，美女人。

漢元帝 天地有天地的美，白的雲，青的草，流的水——卿是從美麗的地方來的。

王昭君 是的，秣歸是妾的故鄉。

漢元帝 人事更有人事的美；足衣足食，孝弟力田，安樂和平——朕不曾告訴過卿麼——仁義

禮讓，是朕底爲政的哲學。譬如戰爭，殺人，劫奪，焚毀（舉袖掩了兩目）最是給朕以痛苦的。

王昭君 可是，陛下！妾聞，也有爲要防止盜寇底殺人劫奪焚毀，起而作自衛的戰爭的！

漢元帝 朕不願再談這個了。（問宮女）第幾個？

宮女 從左邊數過去第四個。

漢元帝 （注視）這就是你底玉容罷，明妃。（退後一步，將畫比人）你看，如花的顏色上，偏多這一黑

點——該死的毛延壽——你看，卿底光彩的明大的兩目，被他描成像一個盲者底目了。

王昭君 如今，奸人毛延壽在那裏？

漢元帝 人說他逃入匈奴去了——卿何必再計較這樣一個細人！朕有卿，卿有朕，這是世上最

美滿的事——放他逃到外國去罷。

小黃門 (慌急地奔入跪下) 陛下，尚書令必欲求見；匈奴有使者來，提出非常的要求。

漢元帝 (變色) 匈奴有使者來麼！

小黃門 五鹿充宗還在殿外候旨。

漢元帝 (無奈) 令他進來。

小黃門 是，陛下。(退出)

漢元帝 (自言) 樹欲靜而風不住，大漢願意和親，匈奴偏要尋釁——咳，美人畫，今夜再也看不成了。(命令內官宮女等) 把這些快點收拾去。

(宮女們收拾畫軸)

漢元帝 明妃你暫時避在屏後。尚書令奏完事就要去的——稍停，朕還要卿在琵琶上奏彈一曲，像那天在月色下朕初次聽到你彈的一樣呢。

小黃門 (在殿門外唱) 尚書令見駕。

(王君急避入屏後)

(宮女們將燭台放在當地)

尚書令 (進殿，俯伏在地) 臣五鹿充宗。

漢元帝 什麼緊急的事情，卿可立起奏聞。

尚書令 (起身立在一邊) 匈奴的使臣來了。

漢元帝 爲什麼？

尚書令 條件，要求——要求，條件。

漢元帝 又有新的要求麼？

尚書令 新的，比前更惡劣的。

漢元帝 黃金？

尚書令 要求一百萬兩！

漢元帝 素帛？

尚書令 要求三十萬匹！

漢元帝 還有呢？

尙書令 臣不敢完全奏聞。

漢元帝 子女和土地？

尙書令 子女十萬口，土地二千里；還有——還有——

漢元帝 夠了夠了，這已經超過我們所能允許的了。

尙書令 這些是條件中的最容易接受的。

漢元帝 (有慚色) 縱然我們是酷愛和平的，對於這種無理的要求，我們祇能有一個回答——

戰爭。

尙書令 如果我們不接受要求——匈奴就會開始的！

漢元帝 那末戰爭，我們是決定了。可調副校尉陳湯領十萬鐵騎——

尙書令 可是，陛下。

漢元帝 國家的榮譽在被打擊——

尚書令 陛下陛下。

漢元帝 有時我們是不能避免犧牲的！

尚書令 陛下，我們何必白白地犧牲！

漢元帝 卿這話太無禮了！大漢不是有百萬帶甲的軍士養了他們千日，難道不能用在一朝麼？

軍人們報答大漢的時候到了。

尚書令 投石抵不過強弩，步行追不及奔馬。大漢的帶甲人，不足禦外侮，弩太軟，馬太瘦了。

漢元帝 漢兵爲什麼沒有強弩和肥馬？

尚書令 馬是大宛的產物，往常也是用金帛向邊外人買的。強弩，中國從來不製。

漢元帝 不製？

尚書令 因爲漢兵無力挽關。

漢元帝 你爲什麼說這些話？

尚書令 大漢不能戰！

漢元帝 不能戰！

尚書令 戰則必敗——那時匈奴提出的條件，比現在的更難接受了！

漢元帝 不知大漢聰明的忠誠的尚書令有何打算？

尚書令 退讓——退讓——始終退讓！

（君臣相對無言，半晌）

漢元帝 （微喟）這是被強迫的和平。

尚書令 這是被強迫的退讓——未必就是和平。

（君臣相對，一籌莫展）

漢元帝 你再說，匈奴提出的條件是什麼？

尚書令 一部，臣方才奏聞過了——那最重要的——臣不敢——

漢元帝 卿即奏聞！

尚書令 臣不敢——

漢元帝 無論如何惡劣的環境，正面的看視的膽量，朕還是有的！

尚書令 匈奴要與大漢和親；此後兄弟相稱，平等相待——還得要宮中一人爲關氏！

漢元帝 在先匈奴也曾妻過大漢的宗女，這也——

尚書令 這次，番使居然指名索取！

漢元帝 （不解）指名索取？

尚書令 索取的非別人，乃是陛下宮中的明妃（撲的跪落）臣該萬死！

漢元帝 （大噁）什麼！

尚書令 匈奴願得明妃，臣該萬死！

漢元帝 無禮的五鹿充宗，你敢對你的天子說這種話麼！碎尸萬段，不足蔽其事。

尚書令 陛下言是，臣該萬死。

漢元帝 這是想不到的，一國的大臣，不思量用甲兵，倒希冀藉一個美女人去退敵！況且，五鹿充

宗，你故意地忘却明妃是朕的妻子麼！

尙書令 匈奴是這樣要求的！還有，如果不在三天之內，送到塞外——

漢元帝 如何呢？

尙書令 燒殺屠掠，戰爭的慘酷又要重現了。

漢元帝 依你之見？

尙書令 陛下何至爲了愛惜一個女人，忍使百姓受匈奴的屠殺！

漢元帝 起來，我告訴你。

尙書令 謝陛下不罪之恩。（立起）

漢元帝 一個田家奴娶了一個妻子，他也會愛她的！夫和妻之間，自會生出一種感情，使得他們不願離捨。朕和明妃，也是相愛的。

尙書令 陛下的至情。最近四個月以來，臣下無有不知曉的。

漢元帝 又況朕是大漢的天子！天子在萬民之上；天子失去他的妻子，就是萬萬的臣民失去他們的妻子了。

尚書令 誠是如此的，陛下。

漢元帝 匈奴求妻，嫁以宗女是可以的。明妃斷斷不可。她關係朕的光榮。

尚書令 陛下的光榮，也許正是匈奴所要打擊的！

漢元帝 這是怎麼說？

尚書令 匈奴也許可用兵力奪取大漢的天下；但那是曠日持久不能必保的事。不如用兵力威脅，打擊統治者的光榮，使得陛下對於大漢的臣民失去威信，這是一個省力的方法——無形中搖動了大漢的江山了。

漢元帝 卿所見也許是的。

尚書令 臣聞，明妃是美女人——美女人自古即不祥的。

漢元帝 （勃然）你妄言！

尚書令 番使說，毛延壽投入匈奴，對呼韓邪單于盛道明妃的美，以報陛下寵愛明妃，下令捕殺延壽的仇！如果明妃不美，這次的要求，何至發生呢！

漢元帝 五鹿充宗，你可算是會得推卸責任了！你是做尚書令的，第一，你何以引用像毛延壽那樣小人。第二，你始終不曾發見他的好惡。第三，在朕下令懲罰他的時候，你又不能盡法，讓他逃入匈奴，以成今日之患。有你這樣的大臣，有朕這樣的天子，可說是千古奇恥——

（殿外忽起喧嚷的聲音）

小黃門 （慌急地來不及跪下） 陛下，不——不——不好了——番——番使——領着番兵——

闖——闖進宮裏來了。

番使 （在外） 我要見漢皇帝，那一個敢阻擋我。

（殿內的侍衛們，忙抽出劍來，攔住殿門——番使恃強衝入——金吾衛去執他時，番使和他的隨從，舉刀就鬥——不兩合，番使性起，一刀刺倒一個人——宮女們有奔走號呼的）

漢元帝 （神色不變，喝住宮女） 怕什麼，不許奔。（轉身叱番使） 不得無禮。

番使 （停了鬪，行了一個番禮） 漢皇帝，莫要怪我。我是來和你們親善的！他們不讓我進來和你親善，所以只得殺人了。（對隨從說） 你們在殿外候着，祇留兩個人在這裏就夠了，大家插了刀。

(把自己手裏的刀也放入刀鞘)

(隨從們退出去了幾個——內官們關上了殿門)

番使 漢皇帝，幾時把明妃送到驛館裏去？

漢元帝 (忍無可忍) 番使，回去告訴你的可汗，朕當自統大兵征討，誅爾小醜！

番使 什麼——征討(仰天狂笑)呵呵呵呵。

漢元帝 大漢有百萬雄師，滅爾朝食！

番使 (笑得更加利害)呵呵呵呵。

尚書令 番使爲何發笑？

番使 好一個會說大話的皇帝！你那裏有什麼百萬雄師！你的幾個老弱，經不起俺匈奴三個時辰的攻殺！呵呵！漢皇帝，老實對你說，你家的虛實，俺匈奴早已盡知了——現有一個報告的人在這裏。(轉身對一個隨從)毛先生，除了你的包巾，露出你的真面目來罷！

毛延壽 (除了包巾) 是了！

尚書令 毛延壽！

漢元帝 毛——（呼侍衛）綁了！

毛延壽 你們那個敢綁大匈奴的專使！

漢元帝 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漢奸！

（金吾衛一齊上前——毛延壽抗拒——番使剛欲拔刀——但這次寡不敵衆，都被縛住了。）

番使 （大吼）漢皇帝你將來要懊悔的。

漢元帝 朕難道不能懲罰朕本國的奸人！

番使 他是俺匈奴的功臣——他是領着俺進宮來的！

毛延壽 （大叫）番使，何必和這老兒多說！他緊閉着宮門，還可以做出一點皇帝的樣子的。

漢元帝 你這個賣主求榮的漢賊！爲了你個人的富貴，你竟背叛祖國，領了敵人來殺害你的同

胞麼！

毛延壽 你爲什麼要捕殺我？

漢元帝 你犯了貪污之罪；敲詐百姓，蒙蔽朕躬！

毛延壽（不服）這是我罪麼？這是我一個人的罪麼？你們滿朝臣子，那一個不是貪污的。也許

在你左右的幾個，稍爲有一點爲國爲民的心；可是這樣的有幾個！而且，大半都是無能的。其餘，那一個不是爲了個人的富貴！你有幾個文官是不要錢的，有幾個武官是不怕死的！那離開你天子愈遠，官職愈卑小的，他們賊害百姓的手段便愈加利害。百姓們有什麼理由要不亡國！百姓們有什麼好處，要來愛戴你漢家；不爭先去做匈奴的順民！你枉爲大漢的皇帝，不能解除百姓們水旱的疾苦，外侮的憑陵。你祇鎮日地藏在深宮之中——這樣華麗的宮殿，還叫我去圖畫天下的美女！你知道爲什麼在這個危急的時候，沒有一個能戰之將，沒有一旅可用的兵麼？你做皇帝的，你們做大臣的，太以自私，太以顧全自己的權利。太以不把國家放在心上了！你所最寵愛的是明妃，要把明妃獻給單于，就是出你漢家天子的醜！你是一定不會肯捨棄明妃的！匈奴大兵一到，管叫你國破人亡，我倒有一場大笑！

漢元帝（氣憤變色）拖出斬了。

毛延壽 來者不怕，怕者不來！你能斬一個毛延壽，你斬不盡匈奴的百萬騎！
漢元帝 快去斬了！

（金吾衛過去提他）

（王昭君忽然從屏後轉出來）

王昭君 陛下，且慢。（跪在帝前）

漢元帝 （大詔）卿有何事！

王昭君 毛延壽是妾的仇人，可是現在殺他，無補大計。

漢元帝 他譏謗得朕太利害了。

王昭君 漢兵不能戰，救百姓要緊，妾願下嫁單于，出塞和番。

漢元帝 ——不——不能！朕決不能允許的。

王昭君 陛下待妾，恩深似海。妾聞女子愛人，希望她所愛者獲得幸福。妾去和番，真是最愛陛下的地方！陛下捨妾一人，暫時避免人民的塗炭罷！

尚書令 (跪奏) 明妃所見甚是，望陛下明決。

漢元帝 這樣就能換得和平麼！

尚書令 匈奴要求，不過如此，我們件件依他，自然就有永久的親善了！

漢元帝 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能庇護一個女人，那裏還好算人！

尚書令 請陛下放了番使和毛延壽罷。

王昭君 待妾親自爲番使除縛。(起身，爲番使解縛) 我就是明妃，漢天子已允匈奴的要求了！

番使 好一個美女子！

尚書令 番使請回驛館。待明妃打點一回，就好動身。

番使 漢皇帝，你真是允了俺匈奴的要求麼？

(漢皇帝無顏，不願回答)

尚書令 匈奴的要求，大漢全接受了。

番使 (大喜) 這次不費兵刀，達到了目標，我的功勞不小！我得感謝漢奸毛先生，還得感謝漢皇

帝真有和親的誠意。剛才一縛之仇，我也不計較了。明早五更，就要起程的。你們把明妃，今晚就送到驛館來。（轉身一把將毛延壽拖走）你不走，還等漢皇帝斬你麼！

（番使等退出）

（一殿君臣，默然無言的半晌。）

漢元帝（長嘆）十萬帶甲的軍人所不能做的，一個女人做了。明妃，你是大有功於漢家的。

王昭君 陛下，妾此去不知要受多少痛苦——我們這一輩子人，是不能不受犧牲的了，望陛下和大臣們念着將來。

漢元帝 將來怎樣？

王昭君 將來也許有一個匈奴單于是不愛美女人的！

（漢元帝和尙書令，垂頭無言。）

王昭君 妾赴後宮收拾一回，就要啓行了。（見他們那副頹喪樣子，惘然——對五鹿充宗道）妾臨別有一言奉贈——振作起精神來，爲大漢的人民求生存——大漢還沒有承認是被征服了的。

——幕急下——

討 漁 稅

(一幕劇)

馬 彥 祥

時代 一二二五年夏

人物 阮小七

桂英

丁順

教師二名

佈景 漁家門前，竹籬土牆而外，惟板桌一石凳，數事點綴其間。稍遠，有楊柳三四樹，垂絲成蔭，與夕陽相映，饒有風趣。

(阮小七在門前收拾漁網)

桂英 (在門內喊) 爸爸! 爸爸! 爸爸!

阮小七 (抬頭，向門內望) 唔? 桂英，幹麼?

桂英 (在門內) 飯得啦，咱們是在屋裏吃呀，外邊吃呀？

阮小七 天熱，屋子裏悶得慌，還是在外邊吧，涼快點兒。

桂英 (在門內) 是。

(阮小七把漁網理好，桂英捧着食具自門內上。)

桂英 (一壁在板桌上安放杯盤，一壁說) 爸爸，今兒還剩着兩條魚，你喝兩盃好不好？

阮小七 家裏還有酒麼？

桂英 您前兒上梁山，不是帶着兩罈酒麼？沒有喝完，還剩着半罈呢。

阮小七 (沉默，若有所思) 咳！

桂英 對啦，爸爸，您還沒有告訴我呢，那天您在山上，爲什麼那樣傷心呀？這兩天您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老是嘆氣，到底是爲的什麼？

阮小七 你不要管我，桂英。

桂英 不行，爸爸，您得說。那天我問您，您總不言語；後來被我問急了，您纔說改天再告訴我。

阮小七 (坐下喝酒) 遲早你總會明白的。

桂英 聽說那梁山上，原先都是強盜住着的，對不對，爸爸？

阮小七 小孩子別隨便亂講。

桂英 不對麼？好些人都這麼說，梁山泊是強盜窩。

阮小七 這樣說，你爸爸也是強盜了？梁山上的朋友都是好漢，不是強盜。

桂英 怎麼難道爸爸同他們是一夥麼？怪不得前兒爸爸還上梁山呢。可是他們那些人都上那

兒去了，怎麼現在山上連一個人影都不見，荒得那個樣兒？

阮小七 咳！說起來，話長啦。當初我們家原是哥兒三個，靠着一身本事，在這石碣湖裏打漁度日。

後來咱們家人口慢慢地多了，過日子也實在不易。恰好那時候東溪村有一位吳學究——

人家都叫他智多星，多才多謀，真賽過當年諸葛亮——就是他出的主意，約咱們哥兒幾個

一塊兒去打劫蔡京的生辰綱，滿想圖個下半世的快活。誰知道打劫之後，事機不密，被白日

鼠白勝把消息給走漏了，逼得大家無路可走，沒有法子祇好往梁山上跑。那時候，你還不

過十二歲，因為不願意讓你們也擔驚受恐，所以你跟你媽還留在這裏過苦日子。

桂英 要是爸爸不跟他們去打劫，不是就不用上梁山，咱們也不會分離了麼？

阮小七 話是不錯。可是爲什麼不去打劫呢？咱們並沒有閒着，可是咱們連飯都不能吃飽。他們那班做大官的，什麼事也不幹，就能那樣的享福，做一次生日，都有人去送這麼多的珍珠寶物。憑什麼他們就該有那些東西？爲什麼我們就不能搶來用呢？

桂英 爸爸，這是犯法的。

阮小七 犯法？他們闖，有的是錢，用不着去搶別人的，當然就不會犯法啦。你多曾見過他們闖人犯法的什麼法不法，那都是他們爲咱們這班窮人定的，咱們爲什麼一定要守他們給定的法呢？

桂英 （頗有些同情） 所以爸爸就不能不上梁山了。

阮小七 我們上梁山，可不是怕他們；我們實在是看不過這種朝廷。什麼人不好用，偏偏會用蔡京做宰相；他一當權，高俅，童貫，王黼，梁師成……這班小人自然也得法了。裏應外合，凡是可

以壓迫咱們老百姓的，什麼也幹出來啦。可就沒有一件是治天下的正經事。這樣，天下怎麼不要亂呢？難怪許多綠林的好漢都要起來同他們拚一個你死我活；你爸爸上梁山，也正是爲此。

桂英 要是大家都上了梁山同朝廷作對，天下不是更亂了麼？

阮小七 那時候梁山上的好漢，人數還不多，除了咱們阮家哥兒三個之外，祇有鐵天王晁蓋，智多星吳用，霹靂火秦明，赤髮鬼劉唐，浪子燕青……幾位，後來宋公明宋大哥也上山來聚義，弟兄們越來越多了，這纔招兵買馬，大幹起來。那些弟兄們雖說都是綠林出身，可是心懷忠義，正直無私；劫的是不義之財，殺的是貪官污吏。滿想得了民心之後，直搗東京，把江山變換一個面目。

桂英 難道朝廷不派兵來打麼？

阮小七 可不是，朝廷不知派過幾次兵來攻打，無奈我們早有準備；打一次，敗一次，朝廷實在也是沒有招兒啦，這纔想出招安的法子，來騙我們上京去做官。也是我們宋大哥，心眼兒太活

動，禁不住幾次勸駕，居然答應了。

桂英 做官總比做老百姓強，有面子。

阮小七 要是當初宋大哥聽了咱的話，何至於有今兒呢！依咱的意思，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力，打破東京，殺盡那些蔽賢嫉能的奸賊，替天下的窮苦百姓伸伸冤，這多痛快！偏偏宋大哥不聽，帶着弟兄們投降去了。後來南征北討，血戰多年，替國家出的力真不算少，弟兄們也死亡了一大半。誰知道那班奸賊還饒不過他們，先把盧俊義員外宣召到京，暗地裏給他吃了毒藥，沒等回到廬州，半路上就毒發死了。害死了盧員外還不算，不久又賜毒酒給宋大哥，宋大哥明知道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事招非，壞了一生忠義，就把他騙了來，也給他喝了毒酒，死後哥兒倆一塊兒葬在楚州南門外。這風聲不知怎麼轉到了吳學究同花知寨的耳朵裏，他們得了信，來到宋大哥的墳上，憑弔了一番，也都在樹上弔死了。咳！當初原是打算做一番大事業的，結果反而被他們算計了！（言下不勝感慨，沉默了一會）你爸爸幸而沒有去做官，要不然，現在也說不定是怎麼下場呢！

桂英 這樣說來，他們做官的還不如咱們打漁的。

阮小七 去年春天那時，宋大哥還在世，他打發人去，找過我幾次，總勸我出去，說是辛苦了一輩子，落得個打漁度日，未免太清苦。可是我都謝絕了。後來不久，你的媽又死了，只剩下咱們爺兒倆，我更不打那麼想啦。我想，祇要當道的不來苛刻咱們窮人，能夠終身在這石碣湖裏打漁，也未嘗不能安居樂業。你看，咱們不是比他們自在得多麼？（稱頓）前幾天聽得人說，皇上要派人來這山上建造廟宇，奉祀我們那班死了的弟兄，不知道真不真。所以我前兒上山去跑了一趟，一來是祭奠衆位弟兄的英魂，二來也是到山上看看動靜，說不定他們又要來搗什麼鬼！

桂英 （忽然想起）爸爸，您喝吧，酒都涼啦。要不要拿去溫一溫？

阮小七 不必啦。天氣太熱，喝點兒涼酒，也爽快。

桂英 真的，天這麼熱，這幾天湖水也淺多了，魚老是不上網。

阮小七 祇要吃得過，少打些魚也不要緊。明兒清早，咱們早點兒起身，到東湖裏去撒網子。你看，

山那邊，天這麼紅，明兒準還得熱一天。早去早回，省得曬。桂英，你也吃飯吧。（桂英張羅吃飯）

（丁順從大路上搖着身走來。）

丁順 （遠遠地就喊） 小七哥，吃飯哪！

阮小七 （忙起招呼） 喔！原來是丁爺。

桂英 丁大叔，您來啦？

阮小七 您來得湊巧，剛喝開，坐下喝兩盃。

丁順 您請，偏過啦。怎麼樣，小七哥，這兩天魚市的買賣好吧？

阮小七 咳，打那兒好起來，還不是照樣！

丁順 聽您的口氣，這魚稅銀子大概又吹啦？

阮小七 真對不起，請丁爺向員外爺再回一聲，就說魚稅銀子，改天咱親自送上府去。

丁順 小七哥，我前兒個來，您不也是這麼說的麼？

阮小七 誰說不是呢！也是沒有法子，叫您一趟一趟地跑腿，真過意不去！

丁順 我多跑兩趟倒沒有什麼，好在路不遠，走不了幾步就到了。倒是您知道，不好往上回話呀！

阮小七 丁爺，費心您啦，祇裏您肯說一句半句，員外爺還不信麼？您就說，這些日子天旱水淺，魚不上網，等多咱賣了錢，就把魚稅送過去。

丁順 我可不是這麼說來着？可是，員外爺說，這是多少年來做下的規矩，不能破例，要是大家都照您這麼說，到期不繳稅銀，這事兒還怎麼辦呢？

阮小七 話是不錯，可是丁爺您也親眼瞧見的，咱阮小七是存心要躲賴這魚稅麼？實在沒有，有什麼法子？咱阮小七一家兩口，除了混口飯吃，也沒見贖下一個大呀！說到員外爺，他有吃的，有喝的，什麼也不用愁，還在乎這幾個錢麼？把手高抬一點兒，也就過去了。

丁順 您說得倒容易；我們員外爺可不是這麼打算。那天我空跑了一趟，員外爺就一肚子的不高興，說是下次要再沒有，簡直就要不讓您在這湖裏打漁啦。

阮小七 這是打那兒說起，員外爺會跟我們過不去。咱阮小七就指着這過日子，員外爺不是不知道，爲了這幾兩魚稅銀子，真肯傷感情，不讓咱在湖裏打魚，還不是存心要咱的好看麼？咱

阮小七不是沒有出息的；梁山上的弟兄們，招安以後，那一個不是陞官發財，咱要是肯出去，早抖起來啦！只因爲不願意受那些骯髒氣，所以纔回到老家來打漁過活，這還圖個什麼？
外爺無非比我們多幾個錢，憑這就能刻扣我們麼？

丁順 小七哥，何必呢，說這些牢騷話。您志氣高，誰不知道？可是，這個年頭兒，不講那個。有錢有勢，什麼都好辦。您當初要是跟宋江他們一同進京，今日何至於爲了這幾兩魚稅銀子受閒氣呢？現在說，可就晚啦！

阮小七 （有點生氣了） 說什麼，也是沒有。打漁，還得繳稅，就沒有聽說過。這石碣湖又不是你家員外一個人的。他無非跟當官的有勾結，就來訛詐我們窮苦的老百姓。說不定，往後連一個大的稅也不繳了。

丁順 （惟恐把事說僵，立刻改變口吻） 你瞧，生這麼大氣，咱們有話慢慢兒商量。您不曉得，往後連一個大的稅也不願意繳了麼？（瞟了桂英一眼）

阮小七 （餘怒未息） 唔，怎麼樣？

丁順 這也好辦。我們員外爺早就跟我提過，(以目注視桂英)說小七哥您的境况也不很好，單惜着打漁過日子頂可憐的，就有意思把您的漁稅給免了。

阮小七 這不結啦！

丁順 可是有一件事得跟您商量商量。

阮小七 什麼事？

丁順 這事……我早就想跟您提來着，老是沒機會。好在您也不是外人……

阮小七 吞吞吐吐的，倒底什麼事？

丁順 除了您，這話不便給別人聽見。(屢以目注視桂英)

阮小七 (會意)桂英，你把飯拿進屋裏去吃吧。

(桂英端着一部分的食具進去)

阮小七 說吧，丁爺。

丁順 (低聲地)我說，你們姑娘今年多大歲數了？

阮小七 十六啦。

丁順 許了人家沒有？

阮小七 丁爺，你問這話什麼意思？

丁順 （帶着笑容） 小七哥，您也是老江湖了，難道這還不明白？

阮小七 （很嚴肅地） 不明白，你說吧！

丁順 是我們員外爺的意思，說您年紀也大啦，真打算指打漁過這一輩子麼？眼前有福，幹麼不享？

阮小七 有什麼話，都說出來，咱不愛聽這些廢話！

丁順 你別急，聽我告訴您。我們員外爺知道小七哥有一位大姑娘，長得俊，歲數也相當，就有意思想……哈哈……跟我丁順提了好幾次啦，我老沒機會跟您開口，就是就是員外爺想

收她做個三房。

阮小七 （竭力忍耐着） 什麼？

丁順 想收她做個三房。

(阮小七忍不住了，提起手來打了他一巴掌。)

丁順 (意料不到) 怎麼你打人?

阮小七 打你啦，怎麼樣瞎了眼的奴才！你也不瞧瞧咱阮小七是什麼樣兒的人！

丁順 (一轉念間，便改了面目。一則是想有個轉圜餘地，一則也是自知不是阮小七的對手) 我說，小七哥，咱們有

話說話，幹麼動手打人哪？就說剛纔這幾句話吧，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呀！答應不答應在您說

不說在我。再說，我也是一番好意。

阮小七 (被他一說，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默默無語)

丁順 (以爲阮小七是讓步了) 我們員外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小七哥您沒見過，總也聽說過，有

錢，有勢，人品好，年紀也不大，今年不過四十來歲。待人是又和氣又寬大。要是小七哥肯答應，不用說姑娘是坐享富貴，就是小七哥您自己，這下半世也不用愁吃穿了。

阮小七 丁爺，您的話我都明白了。您也無非是一吃人一碗聽人使喚。我不該怪您，剛纔是咱

阮小七的不是，多委屈了您啦！

丁順（又是一種口吻）嘿！小七哥，這就是您的不對啦。這算得委屈麼？剛纔是我自個兒沒說明白，活該挨打。您要是多心，咱們就算不夠交情。早知如此，大夥自己人，還麻煩什麼漁稅銀子。小七哥，您說對不對？

阮小七 丁爺，您錯會我的意思啦。我是說「債有頭，冤有主」，你們員外的意思，與您不相干。費心您，跟你們員外說，叫他趁早別打這主意，咱阮小七不是好惹的！

丁順 小七哥，別說我做兄弟的又多嘴，您這就有點兒不識抬舉。我們員外爺說話向來不打價，是一是二，說出口，就得辦。錯過是您，小七哥，別人哪，還不費這份兒事呢！

阮小七 丁爺，咱是話說在先，這事與您不相干，少在這裏廢話！不然哪，（突然發作，以拳擊桌）哼！別說你七太爺不留情面？

丁順 好，姓阮的，真有你的。給臉，不要臉；說好的，你不理。好，等我們員外爺給你看！（冷言冷語）不就憑你阮小七麼，一個鄉下老兒，就敢這樣猖狂！

阮小七 猖狂麼？（怒不可遏）咱阮小七就猖狂一下，先給你一個好看！（揪住了丁順就打）

丁順 喔！救命哪！救命哪！打死人囉！救命呀！

（桂英從屋裏急急地跑出來，拉住了小七。）

桂英 爸爸，住手，住手！什麼事？

阮小七 （把丁順一推）饒你這條狗命，也讓你知知道七太爺的利害！

丁順 （順勢一溜）姓阮的是好漢，就別跑！

阮小七 咱阮小七一生做事，光明磊落，還怕你這奴才不成！瞧你敢把咱怎麼樣？

丁順 好回頭見！（踉蹌由原道下）

桂英 爸爸，什麼事，跟他生這麼大氣？

阮小七 （自言自語，怨恨已極）哼！窮人就這麼好欺負？

桂英 爲什麼，爸爸，他怎麼得罪您啦？

阮小七 桂英，這個年月不講理的事多啦，少知道一點，少生一點氣。誰叫咱們沒有錢，窮人不但

得挨餓，還得受有錢人的欺負！

桂英 爸爸，犯不上跟他們奴才一般見識！

阮小七 （想了一想） 哼！這還是沒有拿着咱們什麼呀，要是真讓他們拿着什麼，那纔有得受呢！

桂英 不用怕他們有王法，敢把咱們怎麼樣？

阮小七 桂英，有錢有勢，就有王法；沒錢沒勢，上那兒找王法去？他們眼睛裏，要是有了王法，今兒咱們也不至於讓人這麼糟塌啦！（不覺聲音凄楚）

桂英 （默然有感）

阮小七 （悲憤已極，不禁怒從中來） 咱阮小七自來沒吃過虧，今兒活了四十六歲啦，倒把筋斗栽在他們手裏，讓這些東西作踐！（想了一會，一字一吐） 我想，人都有個死，拚着這條老命不要啦，瞧一瞧，這世界上的公道究竟在誰的手上！

桂英 （雖然未必了解，但她確感到一點恐怖） 爸爸，爸爸，別介，別介……您別介！

阮小七 （斬釘截鐵） 不，不，咱這輩子也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難道還有什麼指望不成？（突然覺

下腰去從裏腿帶中抽出一把匕首來。

石碣村裏打聽打聽，誰不知道咱阮小七是個有名的活閻羅？仗着一身武藝，生平就好惹是尋非，替別人管閒事。（把匕首拿起看了一看）拿這把刀子說吧，也不知見過多少人頭啦。雖說都是爲民除害，造的孽可也不算少！打梁山散夥以後，滿想不再幹從前的勾當，吃口安穩飯，誰知連這一點都辦不到！今兒又輪到自己身上啦。

桂英 爸爸，您別生氣啦！犯得上跟他們鬥？他們有錢有勢，咱們什麼也沒有。算了，爸爸，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忍耐一下吧！

阮小七 忍耐？忍耐得夠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惹了咱，就得給點利害給他們看看。窮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有錢，咱們有血！

桂英 爸爸，不能，現在說已經晚啦，您還有女兒呢！

阮小七 （想想過去，又想想現在，頗爲感動。）咳，可不是晚啦！如今老弟兄們死的死，散的散，祇剩着咱

姓阮的一個人，孤掌難鳴，還成得了什麼大事！（嘆了口氣）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宋大哥在九泉之下，知道弟兄們這樣受罪，怕他未必會瞑目，說不定還在後悔不該散夥，落得這般下

場！咱姓阮的死不足惜，可是這樣結局也太不值得啦。

桂英 是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們不跟他們計較。爸爸，您還沒用飯呢。

阮小七 不用了，你收拾收拾，進去吧。

（桂英收拾飯具，進去，在門口又回過頭來。）

桂英 爸爸，您也來。（進門裏去了）

（阮小七把漁網背起，隨着也走進門來，把門關上。）

（舞台上的光線已不如先前那樣的強烈。冷場約一分鐘。）

（丁順帶着教師二名從大路上走來，手中各攔着武器。）

丁順 （以手指阮小七的家門） 這一家，就是這一家。二位教師爺叫門吧。

教師甲 走這幾步就到了麼？怎麼叫？

丁順 教師爺連叫門都不會？

教師乙 丁爺，咱哥兒倆是初次出差呀！

丁順 祇要把姓阮的叫出來，有一個擋住他，一個就進門去劫那個小姑娘。

甲 我進去劫。

乙 我可不管擋。

丁順 教師爺，這就不對啦。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咱們吃的是員外爺的，員外爺派咱們來，講究的是嘔氣動打；要這樣你推我辭的，咱們怎麼回員外爺呢？

乙 丁爺，是您不知道，活閻羅阮小七武藝高強，誰不聞名？

甲 別說咱哥兒倆，就是再來上十個八個，也未必敵得了他。

丁順 別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阮小七不比從前啦，老啦，不中用啦！

甲 好吧！幹不幹怕也交不了差。霍出去啦！

乙 丁爺，話說在先，要是把老頭兒打死了，我可不管打這人命官司。

丁順 放心，都有咱們員外爺擔當！

（二位教師爺手持武器，慢慢地走到門前。）

甲 對乙) 叫門吧!

乙 你叫呀!

甲 好，我叫門。回頭你對付那老頭兒。

乙 那麼還是我來叫。

甲 得啦，別現眼啦！人家還沒出來，咱們就嚇得這個樣兒！分什麼你我，咱們見機行事吧。

乙 對！

甲 瞧我的！(高聲向門內叫罵) 姓阮的！有種的跑出來見見你爺爺！

乙 (向門內聽了一會，沒有回音) 沒有人，許不在家。

丁順 不能夠。

(阮小七開門出來，二位教師嚇了一跳，不約而同地各自向後倒退兩步。)

阮小七 (一見丁順，便笑着作揖) 我道是誰，原來是丁爺，剛纔真對不起，是多喝了幾杯酒，酒言酒語，

把您得罪啦，正打算過去給賠禮呢！

丁順 姓阮的，別裝孫子！你睜開眼睛瞧瞧，我們是幹什麼來的？

阮小七 （向二位教師身上打量了一番）是要講打麼？

丁順 正是教師爺打呀！

（教師甲先跳過去，想抓住阮小七，結果反被踢倒在地。教師乙正要抽空溜進門去，也被打了出來。兩位教師爺都急了。各人提起武器，抖擻精神，攙將過去，阮小七順手在裏腿帶裏拔出匕首來，把教師乙先結果了。教師甲連忙跪下。）

甲 （哀求）阮爺爺，饒了小的吧！（叩頭如搗蒜）

丁順 （心中未免着慌）好小子！膽敢傷人！哪你這殺不盡的梁山強盜，又打算造反麼？瞧我替你說好的去，怕你不有口難分。（說完就溜煙跑走了）

（桂英神色倉皇地從屋裏跑出來）

桂英 （看見地上躺着一個，又跪着一個，不勝驚異）爸爸，怎麼啦……誰呀？

阮小七 咱活閻羅本來就是個強盜，要是怕你們這些禿驢，也不用活着啦！

甲 饒命吧，爺爺，下次再也不敢啦！

阮小七（想起剛纔丁順的話）那奴才回去，也必不干休罷了，罷了！咱阮小七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給他一個先下手的爲強，去你的吧！（把教師甲也一刀結果了）

桂英（不禁目瞪口呆）呀……

阮小七 桂英，把你爸爸床頭上的那把朴刀拿來，咱們走吧！

桂英 走？走上那兒去？

阮小七 去殺絕那些狗東西！

桂英 爸爸，我怕，我怕！

阮小七 怕什麼？反正一樣的，咱們不殺他們，他們殺咱們。你不願意活命麼？要活命，就跟你爸爸去。去，把刀拿來！

桂英（躊躇不決）爸爸！

阮小七 別多說，天不早啦，正好去行事。（見桂英站着不動）你不願意去麼？

桂英（似有所悟，堅決地）去！跟爸爸去窮人也要命的！（進去不一會，拿着一把刀出來，交給阮小七）

阮小七 (把刀包好了) 好，咱們走吧！

桂英 怎麼這樣就走？我還沒換衣服呢。

阮小七 噯，還換什麼衣服！

桂英 那麼等我去拿把鎖，把大門鎖上。

阮小七 (望了一望大門) 大門，也不用鎖啦！

桂英 不鎖門，東西丟了呢？

阮小七 咱們不再回這兒來啦，桂英！

桂英 (不勝惋惜而且傷感) 家裏的東西就都不要了麼？

阮小七 那裏管得了這許多！

桂英 爸爸，今晚咱們住那兒去？

阮小七 桂英，別儘着問，跟你爸爸走吧！天快黑啦！

(阮小七帶着桂英一直向前走，桂英不住地還回頭望着自己的家。他們的背影漸漸地在暮色蒼茫中消失了。)

幕

訪 雯

白薇女士

登場人物

寶玉

晴雯

其嫂

柳媽

柳五兒

地址 大觀園外吳貴家

時間 清初某年仲秋的黄昏

佈景 分左右兩間平民房間，右房僅見一隅。房的正面橫一炕牀。炕牀空空簡陋無一飾品。牀右端有戶通他室，左方一戶通晴雯的房間，兩戶都垂着灰色的布門簾。

左房頗寬，烏壁簡陋，正面兩個小格子窗，窗下置粗木牀，牀敷稻草破蓆，雯寂睡其上，釵鬢零落枕邊，錦繡的被蓋着。左隅置粗桌椅各一，桌上有烏黑的磁茶壺及茶碗，桌傍土堆上放一小爐，爐上一砂罐，室中塵埃厚積，陰氣的同幽靈窟。只有窗外大觀園的黃金點綴的梧桐，莎莎的搖動，夕陽映樹影投入空中，烏鴉幾羽咕咕地叫。

晴雯

唉，哥哥！哥哥！（在牀上翻動幾下）嫂子……嫂子……（脆弱地爬起）嫂子（淒淒的音噪，黑髮散垂肩，

坐不起）怎麼一個人都不在家……我口乾得很。（半駢起腰，手撐牀上，望着桌上的茶具，嘆嘆氣又拚命

地爬，苦爬總下不得牀來）阿彌陀佛！誰來拿點水給我喝！勇氣地再爬，反倒在枕上一會輕輕拉起）這家

裏半天都沒有，一個人在，把我關囚人似地關在這當兒，真是受罪啊！（騾亂地亂爬兩下，忽然靜着，

睜起怪美的眼睛深思，邊沉思邊玩身上的白綢衣的花邊和絲帶，一寸寸湧上嬌美的騷情。）好，沉落到這樣了，馬

上就要死的……（微泣）我真誠真誠的一點心，比寶石還珍貴的一點心……恐怕等我的

骸骨朽了，還是沒有人知道……棺材，墓穴，永遠的美事的箱子……愛嬌，美麗，純潔，人蟲的

大敵（咳喘）甚麼王夫人甚麼花襲人（興奮地拍枕）無怪乎，無怪乎……世間的眼睛，是些

煤炭團造成的；她們當然看不出我琉璃色的眼睛；世間腐融了的心，只會在豬窩狗房裏打算盤；她們當然不明白我嬌花解語的佳調。（帶些憂和的笑容，望望窗外，鴉聲起）烏鴉呀，莫儘賣弄你怪醜的音樂，報告我的凶兆……預備犧牲的人，就是毒藥也會吃的。你們莫關起暖房，得意地笑我的退屈！我芙蓉仙子的心腸，不是你們當朽太太、臭丫頭的人能夠想像得到啊！（非常自慢的樣子，病容減了三分，啓了朱唇，露出琥珀般的皓齒輕笑了一下，臉上忽浮出清愁，熱淚暴落，舉起蝶形的衣袖拭淚，身子坐不住似地。）唉，連風娘雨娘都沒有一個來，來給我一口水喝！（爬爬又想下牀，不得下。）

若是病在怡紅院……怡紅公子……呀，不思議的劍子……他病了我招呼了他，他在老太太面前褒美我……老太太賞實我的！（舉起嫩腕，儘親劍兒）

情場是沒有和平的啊。陰謀家，妬感家……至若那些花間啄蟲的小鳥，能夠偷一瞬間的幸福，還算她是命好……我不是詐偽師，一班姑娘，恐怕誰都不及我脫俗……到是玉石俱焚，不，反而優者慘敗！（失神的慘色，低頭稍默。）

攆出了我還不算賬，到還引起我哥哥苦打我一場……污辱我，好像我死了，不，不，操度，還不能見閻王。（搖頭潸淚，身歪歪動，愈加坐不穩似地。）

幸而……幸而寶玉知道……（咽住，聲

羞)到底是甚麼怪?怎麼我一離開大觀園,我簡直狂人一樣的苦念寶王,好像我的全心魂,都被他占住了?不可思議!這銀光籠罩的祕密,真不可思議!(抱胸似喜似狂的表情)我一想到他便像穿着霓裳羽衣在雲霞裏面亂舞。未必有甚麼妖惑的媒婆在心裏作怪麼?……吓!該喂!我妙香的閨閣符兒掛滿了窗門上,有甚麼妖魔鬼怪跑得來?……怕莫是芙蓉的仙女,盜去了我的心,使我恍恍惚惚?……我愛他只是酷愛了他個人,至若我閉起籠的小鳥,我還不會許牠飛過(身子亂動,臉蒼白)真的,我怎麼是這般煩惱?(疑惑悶悶相)怎麼是這般祕密狂嘍?……到頭我的自尊心,是要笑我輕薄嗎?(咳嗽)不對,不對,我心裏只有真摯,只有純情。只有比夢還要美麗的光彩?……我根本嫌忌?……嫌忌賈府那逐鹿的戰場。(垂起頭微笑,長歎)怪!我不落概念的好奇心,何以全是他的刺激?這神祕的氤霧氣何以總惱得我不自然?他畢竟魅了我嗎?(帶苦悶的騷調。身上處處儘揉)哼?……那麼?……我封着的神祕,早是向他開了封了!(嬌羞)斷言我也是?……愛?……愛了他了!(死人狂的樣子,抱頭騷動)難怪,我狂我的眼淚,是爲他流的,我兇險的癆病是因他得的!(眼淚暴流,倒在枕上,慢慢扯被蓋着,烏鴉咕咕地在窗外叫,鴉聲

停，舞台肅靜一會。窗外寶玉說話聲。

聲音 那麼，就請你在這窗戶下看着吧！

（寶玉登場，穿的肉紅色繡金花的長袍，氣色平靜地自左室走近牀邊。默立一會。輕輕地拿起晴雯的手，又喜又悲的樣子。）

寶玉 晴雯！晴雯故裝不動。寶玉伶俐的眼光儘瞧在她臉上。忽伸手撫她的額，隨又收手，斜靠枕邊嘆息。帶淚的悲顏，

默玩她的散髮。後拉了她的肩，低頭枕邊細聲叫喚。晴雯！晴雯！

晴雯 （展開愁絕的眼兒，一把拉着寶玉的手，咽哽不能語言，一會，傷感的調子。）寶玉！（喘息咳嗽）

寶玉 可憐你睡在這樣的地方！（低眉悲感）

晴雯 阿彌陀佛！你來得好！請把那茶倒半碗給我喝吧！

寶玉 茶在那裏（慌忙的放了她）

晴雯 在那火爐上。（指着）

寶玉 （一看不快）就是這個黑煙烏嘴的罐子嗎？又不像個茶壺！

晴雯 哦，就是那個

寶玉 （在桌上拿了個茶碗，聞聞又放下）呀！這麼骯髒，又有油臭，怎麼用呢？（用桌上茶壺裏的水洗了兩次，

把自己的手巾揩乾了，又聞聞。）還是有些氣味，沒有法子！（提壺斟了半碗茶，儘着。）這絳紅色的，又不

大像茶……

晴雯 （從被中爬出，喘喘地扶枕延頸望他）快些給我喝一口吧！這就是茶了，那裏比得我們家裏的

茶哩。

寶玉 （把茶先自嘗一嘗。）鹹澁得不堪！並沒有茶味。（給茶她喝）

晴雯 （接茶一氣灌下）呀，好像得了甘露一般！

寶玉 回來還沒有一天，連我舌頭的味兒都變了！（接茶碗，愁絕的熱視她）

晴雯 口乾了半天，叫半個人都叫不着。

寶玉 （越看她越心同粉碎一般，眼淚流下。）你嫂子呢？

晴雯 她那裏有心腸照顧我，吃了飯就去串門子，剩下我一個人在這裏亂爬亂叫。她不憐我

哥哥打我還是好的哩。

寶玉 嘿！打你？（很心痛相）

晴雯 她們都信了太太的冤枉，送我回到這裏，我一進門的時候……我嫂子恨不得掛起我的臉龐示衆……畢竟我哥哥，不是打了我一餐嗎？（忿忿地坐不穩）

寶玉 （心碎的悲調，急扶着她）偏你遭着這種惡蹄子！（深嘆）

晴雯 沒有父母的孤兒，還想過甚麼好日子？

寶玉 若是今早我同你一塊來了就好了。

晴雯 哼，你來！那王夫人的威風……

寶玉 （邊焦心地看她，邊把茶碗放在枕邊的粗凳上，悲忿）美死了的心情，真不是能夠和她們那些婦人們講得清的！（柔和的撫她）打得很利害麼？（拿了她的袖口想探看）

晴雯 不要是這樣探看！（急收了手）是打着背上。

寶玉 你病得同橄欖一般青了，怎能受這種無情的鞭撻？（很難過的表情）你給我看看打傷的地

方好不好？（伸手從她衣領上想剝開她的衣服）

晴雯 你莫發瘋！（急殺的樣子，拒絕。）

寶玉 你不知道，我很心痛，你給我看一看！

晴雯 我沒有那種義務！（劇烈的，神經的。）

寶玉 （朱唇微動，真純的眸子看着她，似夢中浮出無限的愛憐憫，不思議的看她）你不知道我真難過！（輕輕伏

被上）（問）

晴雯 屈辱了我還不要緊，還要屈辱你……（愛嬌的）我雖然有了十六歲，何曾存了不潔的心，

走過迷路？（搔首仰天，悲類）

寶玉 那裏，未曾開放的玫瑰，比甚麼還名貴些……（一同冷嘆，一同默）

晴雯 當那慘受刑法的時候，有兩下我只怕立刻就會打死……（咽泣）我只怕今生不能再和

你見面了，你怎麼來的？（天真的握寶玉）

寶玉 我看見那一羣糊塗人，將你從我的地方攆出來的那種橫暴和慘酷的光景，我心裏好像

烈火燒着似的難受，恨不得即刻死了（熱情狂的悲相）但是因為這件事是太太作主的，太太正在氣頭上，我只得忍氣送她到沁芳亭，然後我才回到怡紅院……到房裏看見你吃剩的殘藥，還有些餘溫；哭在衣上的眼淚，還是溼的；你病中哼哼的聲浪，髻髻還衝盪我的耳鼓。可是，物存人去，滿房冷清清的空氣，真叫我冷得發抖……（漸移身近着她，真面目的）又想起你平日孤潔的怪癖，反遭別人的讒言，嫉妬，真是憤激萬分！（晴雯現出感動的表情，似傷似愛的儘玩他的手，寶玉情熱的哀調，滔滔說下）你原來是一株殿堂的香蘭花，如今把你送到這豬窩馬廐裏來了，越想越氣，越想越發心痛，所以我就趁着人靜了的時候，到園子的後角門上，央了一個老太婆領我進來的。不料，你的病更加重了些！（含淚深嘆）

晴雯 到這種地方來，病怎麼有減輕的道理。

嫂 （強壯的凶相，粗俗得怪難看，但裝扮得七分妖艷，自右室走出，驚聞人語，輕至晴雯的房門口站住，悄悄地聽。）

寶玉 我很難得來，你有甚麼話要說麼？趁着沒有人在這裏，請你告訴我！

晴雯 （想說又說不出，炯炯的目光呆看他）有甚麼話說哩。不過捱得一刻是一刻，捱得一日是一日！

(傷絕，泣) 只是我有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然比別人生得美，並沒有私情勾引的事。怎麼那一般人，一口死死地咬定我是個狐狸精！(口鋒銳利，語氣憤激。)

寶玉 (又怨又惱又愛，緊握着她，臉伏她的手上) 只要我明白就夠了。

嫂 (越發好奇，越發高興，時時輕輕掀開門簾偷看。)

晴雯 寶玉…… (被感情支配的表情) 如今我既然受了這個冤枉…… (鬚絕的狂態) 不是……

(停) 不是我說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 (氣往下咽，一身戰慄，悲泣)

寶玉 (又急又痛心又害怕，呆了，但接近她替她捶背，心魂不附體地。)

嫂 (高興得欲狂，掩嘴苦笑)

寶玉 你平靜些吧！身子要緊。你別哭！(含淚) 你看了我就是這般悲傷，我如何好來看你呢？最好

是歡歡喜喜說說笑笑好了，我心裏非常焦燥，只想看你的笑顏。你笑吧……我看了你的笑顏，就像驚彈的白鴿子，飛到天女的情影裏一般安定。

晴雯 (在牀上儘索看) 哦，我的小手巾呢？

寶玉 就這個也行吧？（用自己的手中替她拭淚）

晴雯 （憔悴中又現出眉妍色嬌的表情，優雅的嬌笑） 寶玉！知道我的莫如你……我爲甚麼要受這些

冤枉？我真是那樣的壞人麼？

嫂 （頓悟似地，妖態忽檢點一些）

寶玉 我剛說了，只要我信得你過就夠了。

晴雯 曉得你的心，又信到我幾分呢？

寶玉 難道你還懷疑我嗎？（不高興相）

晴雯 我頂不了解男子的心。

寶玉 你定要硬起心疑我是隻甚麼草寶？

晴雯 因爲男子總愛戴起綠色的眼鏡，在幸福上做工夫。越是乖僻深祕的女子，男子越發理解不來了。況且男子的心性，只管求愛女性，並不想想要理解女性的。

寶玉 像你的說法，我寶玉也是一個混帳的泥菩薩麼……如果我沒有澄明的千里眼，你晴雯

早就……（沉着會）你也要想我是同那些豬頭狗面的人一般麼……（眼光閃閃的，忽然冷下）她們那一般人，除了憐死了的肉眼之外，再沒有心上清淨的靈眼。（停）她們看見你的美貌強過一般人，就說美是禍害，是妓精。她們總以為美人的心，是不乾淨的。那知道我們的心境，為得是沈醉在美的世界裏。不但一切的邪念不會發生，就連那混濁的世界所認為正當的念頭，也不會發生過。並且我們彼此，還常常感覺一種不落概念的優美和純潔。可是我們這個心境，他們一點也不懂得。所以我想你的委屈，一定是為你生得太美的緣故。你倒被這個『美』字牽累了。

晴雯 啊，『美』落在她們的眼睛裏，真糟透了！我美不美，我自己也不知道……

寶玉 為甚麼你自己也不知道呢？你的眼睛又不是被松油封閉了。

晴雯 你平日不是說『美人的要素定要有豐富的肉體，還要在她嫩白肥胖的曲線上，處處尋出小洞兒，在她頑笑的當兒，看到筋肉和小洞的收縮，才有誘惑的魔力』嗎？

寶玉 該死，晴雯！

晴雯 你又要愛辯麼！所以寶姑娘一雙皓腕，叫你迷呆了，你晚上睡着還說那可笑的夢話咧。

（輕巧地笑他）

寶玉 第二天的早上，我不是和你們幾個小鬼說明了嗎？『肥胖圓圓的模樣，是一種可愛的典型；清雅纖細，那是美的典型。』像你，好像是兼了這兩種的魔力。

晴雯 呸，說話要留意哩！

寶玉 對不起！不是在這裏論紅經綠緯。你病到這步田地，還儘管在美裏面做醉客嗎？

嫂 （冷坐炕牀上，要翻的樣子）

晴雯 一天吃的是佳肴，穿的是錦繡，滿跚跚的玲瓏幻想，自然會湧出眼簾上來。

寶玉 也是你的性情特別不同些。若是個個都像你那就了不得了。

晴雯 莫是這般說法，急殺那些姑娘吧！（停）不過我愛『美』比愛『生命』還重。寧肯不生，

不願不美。我不敬愛衆生皈依的佛菩薩，我不敬愛那些流芳百世的賢人君子；我只敬愛崇高絕艷的天女和花神。我這愛美的心理，難道就是不乾淨的種子嗎？……爲得我美就奚落

我到這個地步！（微喘欲倒）

寶玉（急忙扶着她很溫鸞的情緒）坐在與我們相隔太遠的世界，是要受這些無情的殘酷的嚟。

晴雯 寶玉……（很現疲倦，身顫動，眼放悲光）

寶玉 你很疲倦了，好好睡下吧！

晴雯 不，寶玉！你會忘記我麼……（悽悽地望他）

寶玉 你說的甚麼意思？

晴雯 我不能再捱好久了……

寶玉 你靜心調養吧！興憤是病的材料。

晴雯 叫我從甚麼地方調養起？家裏是這個光景。調養好了又做甚麼？我恨不得早點死去！

寶玉 生命就是一個幸福，況且你有這麼樣的慧根，有這麼樣的美麗。叫你點綴這個世界，世界也多沾些福澤。

晴雯 只要人會得享受，何處何物不是福澤呢？看一瞬間的霞彩，幾閃似電光的星辰，都是比吃

八寶湯還美的幸福呀。四季中有開一百天的花，有開幾十天的花，也有開一天或半晝的花。寶玉 所以你常說：『愈是嬌妍美麗的花愈命短。』所以你常常願天爲你生些一閃瞬間的花。可是你這種怪癖，真夠人傷感啊！（集心眼的焦點，在她聖處女的清顏上）

晴雯 （活潑的敏慧的眼，連窺寶玉）你哭甚麼，寶玉絕望不是終結。絕望的對面，是有同雲彩的錦絲，

理不清的將來。自老太太把我放在你房裏，雖說有了五、六年，雖說你待我如同自己的親姐妹，究竟我是一個丫頭。（脆脆地俯枕上，喘息）你回去吧！你的身體要緊。（悽絕的聲調）

寶玉 （不懂她的話意，直坦坦的）好，我就回去，慢下叫襲人來。

晴雯 叫襲姑娘來，她來做甚麼？（睜起不快的眼）

寶玉 是她說要送東西給你的。

晴雯 好賢慧的襲姑娘！她果然會送來麼？送甚麼來？（身子搖擺無力，勉強支持相）

寶玉 她對是我說過了，可是我沒有留意聽她。

晴雯 呀，你不應該

寶玉 有甚麼不應該？我那時候那有心聽她那絮絮的。

晴雯 絮絮絮絮的，她就是說給你聽的。唯其是襲姑娘，才有這般叮嚀。

寶玉 不懂她，她今天特別的叮嚀。

晴雯 不在你面前叮嚀叮嚀，你又怎能知道她送了東西給我呢？

寶玉 晴雯……你這麼害病，還有神氣想到那些……

晴雯 你信她會親自送來麼？

寶玉 她說是說來。

晴雯 她來了少不得要在這裏頑一陣，今晚讓別的丫頭伏侍你脫衣取帽，或是寶姑娘、林姑娘往你房裏去坐坐，豈不是……（掩唇一笑）我看她……她今晚一定是半步都不會移動，陪

着你的。

寶玉 也要我的眼睛願意睬。

晴雯 到頭你是個扯白精！（微笑）

寶玉 這些地方你真討厭！（憐冷視她跑開）

晴雯 又是你平日說的，我是個……

寶玉 快別說了！我們真是白好了一場！（氣憤憤的拿了茶碗送到原處，賭氣立室中）望你莫說這許多

違心的話，自取疎遠！（室中迴走幾圈，又低心和悅的撫着晴雯，含笑）你明不明白我的心？（含羞）

晴雯 你的心像茫茫大海的波浪，要我分別那一個是深紅的，那一個是慘黃的？

寶玉 （拉着晴雯的手，想說被悲哀所嚇）我到今天，雖然（很焦痛很可憐的樣子，二人長默，經一會，天真的愛撫

撫着晴雯，又把指頭插在她烏雲似的頭髮中，細細玩味）你的眼睛，好像魅惑的海！你的朱唇，好像將發

蕾的紅薔薇！你投在我心中的美影，真使我終身不忘……因為你的優美高潔的精神，替我

關開了美宇宙，給骯髒的寶玉，常常能在這個美麗的宇宙裏洗澡，淨化，美化……所以我方

以為我和你要好，我的靈魂，簡直是一天比一天清潔起來。（心裏似愛極她，又好像矇矓害怕的神氣，

顫動不已，漸漸現出悲悶，破笑向晴雯，晴雯懷寂寂的流淚）你不要太想悶了，晴雯！你好好的養息，耐過

一下子！等太太的氣消了，我還是求她許你過園裏來。（慘然悽愁，間，慢慢拿起晴雯的手細看）唉，瘦

得像枯柴一般！這一次病後，又要瘦好些。

晴雯 我再沒有重進園的心腸了！也沒有重進園的生命了……（慘色）

寶玉 這幾個金釧兒，取了下來吧。等病好了，再戴上。

晴雯 橫豎取下來也沒有地方放，不要取牠吧。

寶玉 那年我病得利害，你招呼我真好！我告訴了老太太，老太太就賞我十六株白海棠，賞你幾個金釧兒……你帶着牠，喂我的茶飯藥，記得清早你給我吃藥時，朝陽照着你這幾個釧兒，金色的光輝，映在我的臉上，我也注意看着你臉上，女子早晨起來的時分那種嬌美，真是沒有文章可以描畫的啊！那時候……

晴雯 真是你院子裏的海棠花開了沒有？

寶玉 還沒有開，我前幾天很望牠開，可是現在又不望牠開了。

晴雯 你平日又如何那樣眼巴巴的望牠開呢？

寶玉 唉！不開又如何能夠表現牠的特色呢？我這顆心，真不知道要如何着想才好！（沒奈何的表

情）假使你的病能夠快好，我們又同去年那樣一塊兒賞牠也罷。

晴雯 我……（眼光慘淡）我的壽命恐怕等不到牠開花了。海棠開了縱然凋謝可哀，牠還是在

你的院子裏我呢？……（慘色咽聲）寶玉……（聲音較強）我的心是比甚麼花還美麗的，我

的身子是……是乾淨的！（表現無限的悲惻，忽然藏身被窩中。）

嫂 （突出舌子睜眼怪笑，跳躍喜歡。）

晴，寶 （寶玉掩面似瘋了一般，低頭步步室中，晴雯自被裏脫下紅綾的襯衣，爬起，羞顏頹氣的投給寶玉，寶玉驚喜悲默，

點頭受衣往桌傍背着晴雯，脫下自己湖色的襯衣，穿上晴雯的紅綾衣，理好後，羞羞默默地把自已的襯衣遞給晴雯，晴雯羞悅受衣，嬌軟軟的不知所語。寶玉熱烈的情醜不能自制相，即抱晴雯，長歎。）

嫂 （聳起雙肩表驚奇，又似浮出妬讖，巧把門簾一掀一掩，煩然爾然。）

晴雯 （放了寶玉，一身猛烈地發抖）寶玉……我們怎麼會是這樣？（豔嬌愁媚媚的）

寶玉 我那裏知道，好像很自然的。

晴雯 我們平日並沒有想到這層，剛才不是還說了麼？

寶玉 是呀，只是你剛才所做的，你覺得是背你的心故意開頑笑的麼？

晴雯 那裏……（深羞嬌滴滴的，投身寶玉懷中。）

寶玉 （推起她的頭，幾次想吻她，晴雯巧避了。）

晴雯 寶玉！這倒是甚麼一種心境？我怎麼也不懂。平日卻真正沒有這種念頭……現在……

寶玉 這是神聖的戀愛啣……（羞停）

嫂 （越瘋子似的怪笑）

寶玉 平日因為很強烈的神祕美的心，掩飾了這層意思。平日只把愛的意思和美意識混在一

齊在幻想的夢境裏生活，從沒有落到人生上來，此刻才發始落到人生的地位。

晴雯 （點頭）我雖然是甚麼都不懂的小妹子，但我也這樣想。（流淚）

寶玉 我老早就知道你是非常非常愛我的，唯其是長久儘神祕起來。越是證明這種愛的珍貴

難得，況且我們天天晚晚是在一塊，就是殿上的菩薩，恐怕也會……

晴雯 我雖然早晚在你房裏，就像黃昏的冷道上找不着媽媽的孩子，忽然聽着牧歌一樣的愉

快。可是近來越感覺這種美雅的牧歌，是叫人瀕死的。（寂寞的感傷）

寶玉 我知道你寂寞的境涯已是無邊。因為人性越要愛越感覺孤獨的。

晴雯 你怎麼那麼會說別人的心事！（狂熱的淚水淋漓，亂騷騷不知所措）

寶玉 晴雯！……（戀慕的眼光，迷迷地看她，忽然熱烈地抱她求吻。）

晴雯 （起初拚命地拒絕，漸扭漸現出曖昧的樣子，軟心地將要許他似的，祕美的微笑向他。忽然似受了痛擊一般，一手

掩口，一手狂亂地推開他。騷動頭髮亂舞。）呀，你……你跑開！

嫂 （想掀起門簾走出，幾回不遂行）

寶玉 爲甚麼忽然又是這樣？（雙手握她）你悔嗎？

晴雯 （搖頭）

寶玉 是的，你不會悔。你是很聰明的人，心境到了甚麼地步就做到甚麼地步的……（停）那

你就是嫌我是肉塊髒屍……（自慚相）要不是，你還是不明白我的心。（帶惱）

晴雯 （搖頭，越悲傷）

寶玉 畢竟，你總不能說你不愛我吧。（強笑）

晴雯 哦……

寶玉 那麼，爲誰你又是……（再抱他）

晴雯 請不要再挨近我！

寶玉 莫儘向我張起你迷惑的眼睛！你說吧，爲甚麼？

晴雯 我不說。（尖銳的口調）

寶玉 不說？真的不說？（鬱悶的復強她吻）

晴雯 寶玉！你攆開！

寶玉 咄！我是聽你的命令的麼？（故意苦弄她）請給我吻一下！請給我吻一下！……（亂扭）我會

動蠻啲……

晴雯 我會叫起來……（強烈地反抗，冷靜相）

寶玉 （露骨的情炎，暴雲她的朱唇）只一個……你給我一個……你畢竟不是一個誠心的女子！

(舞台漸暗，寶玉燃起壁上的燈)

晴雯 你別把我當賣春婦看待！(剛情的)

寶玉 嘿！你怎麼說這樣可惡的話？(拑制她的手脚，使她不能動)

晴雯 (很虛心的靜看取他，浮出酷愛的表情，眼淚奔流)

寶玉 你到底還是怎麼樣說吧！(狂搖她) 你說吧！

晴雯 眼淚以外，我甚麼都不想答你。

寶玉 怎麼你說你說！

晴雯 不要是這麼苦我！

寶玉 你全使我愛傷了心！我要是這樣。(貼他臉上)

晴雯 哼！你想想！(冷相)我不過是你奢華的一點裝飾品。你呢……是我生涯的全身。(表出威嚴的氣分)把我這最純潔的全生涯，該送給你瞬間的裝飾，就犧牲麼……女子的珍貴呢？所以我只有是死。(又惱又憐又愛的熱情奔放相，拒絕寶玉，騷動一頓，砰然倒在枕上，悲絕)

寶玉 (失心的樣子，呆着，扯被替她蓋好，無興趣地往右門走退，剛走一二步。)

嫂 (退炕牀邊作咳嗽聲，邊整理自家的頭髮。)

寶玉 (揭開門簾走到右室，驚的一跳。)

嫂 (嬌妖帶驚帶怒的跳問寶玉) 你一個公子少爺，跑到下人們房裏來做甚麼？看了我年輕長得好

看，你敢不是來調戲我的嗎？(邊說邊醜怪的妖態，逼近寶玉。)

寶玉 (嚇得忙陪笑) 好姐姐，請別大聲喊！

嫂 好呀！你們兩個人說的話，我也聽了。(潑辣的樣子，憎他兩前。)

寶玉 她伏侍了我一場，我私自偷來瞧瞧她的病。

嫂 怪不得人家說你有情有義，你同她真好出花來了！(一把揪住寶玉。)

寶玉 你是做甚麼？(拚命地反抗。)

嫂 (雙手緊拉寶玉，立房中，向他撒嬌詔笑) 你若要我，不喊，這也容易。你只要依我一件事就夠了。(邊

說邊拖寶玉坐在炕牀上，拉他在懷中挑弄他) 你聽不聽我的話？……(玩摸他) 由得你不依我嗎？

(點燃油燈)

寶玉 (乘機脫開她奔走。復被她揪住，但現沒奈何的樣子，向她求情) 姐姐！怕老太太等我吃晚飯，你給我回去罷！

嫂 你叫我等穿了心！頑一會兒！(儘是卑劣的調弄他)

寶玉 (駭得似貓前的小鼠，滿臉通紅，全身顫動) 好姐姐，請別鬧！

嫂 (斜了淫蕩的眼睛，媚笑) 呸！成天看了你在那些姑娘們身上做工夫，怎麼這會子就害起羞來了？(柔摸他，強迫他的身體)

晴雯 (聽了他嫂子纏着寶玉，着急拉起。越聽越急，氣得把被翻在一邊，憤憤地想下牀去救，剛撐着移身牀緣，正穿鞋顛走時，忽然暈倒，橫攤牀緣上)

(很懊惱，但已無力抵抗相) 好姐姐！請饒恕了我吧！放開你的手！有話我們慢慢兒說。外頭有老婆子聽了，怎麼好意思呢？

嫂 我早就看見你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退到園門口等着你哩。你放心吧！(間) 我真想得

你怎麼似的，好容易今天才等着你了！（詔笑）你若是一依我，我就要大聲喊起來。給太太聽了，看你怎麼樣？（稍稍放鬆寶玉）你這個人，這麼大的膽子！我走進這屋子來的時候，只有你們兩個在那裏弄鬼！（故意裝出玲瓏窈窕，又很不自然）這樣看來，你們的肺腑，好像灑了香水一樣。你們卻畢竟還沒有發生關係哩。我可不像她那麼傻！（用十分誘惑的腕力，把寶玉用力擦在炕牀上，自己立在牀前，拈住他，頭貼他胸上）

寶玉 （急得亂碰，外面人聲起）

聲音 喂，晴雯姐姐是住在這裏不是？

嫂 （駭得沒有魂，急忙放了寶玉，一面答應）是的。

寶玉 （爬起來亂躲，急掀起正面的門簾，躲進去）（二柳登場）（寶玉剛躲進時，柳五兒活潑潑地走進嫂房，穿粉紅的衣裳，短辮，手上拿着一個小包，柳媽穿的藍衣，夾着一個大包袱）

柳媽 （剛走進門，問着吳嫂）這裏頭是襲姑娘，叫我拿來給你們姑娘的衣服，那裏還有幾吊錢，

（指着柳五兒手上的小包）也是襲姑娘給她買藥的。晴雯姑娘在那一間房間裏呢？

嫂（指着晴雯的房）就在那裏。（領二柳邊向晴雯的房間去，邊說）柳媽，真是費心！襲姑娘真是一個好人！

柳媽 那兒的話！我們走用的人，橫直是做這麼一些差事罷了。

五兒（未及進晴雯的房，忽扯住柳媽的衣服，敏捷的慧眼望着吳嫂）媽媽！裏頭襲人姐姐不是悄悄地儘找

寶二爺嗎？

柳媽 哎呀，我可是忘了！方才老宋媽說：『寶二爺出角門來了。』（向吳嫂）他沒有來這裏麼？再

不回，要關園門了哩。

嫂 柳媽說話真妙！我們這骯髒的地方，寶二爺怎麼會來呢？

二柳（一同走進晴雯房裏，剛進門）

柳媽 啊呀！姑娘怎麼這般攏着！

五兒（急忙跑到牀前，放下包去抱晴雯）晴雯姐姐！（駭得一跳）哎呀，媽媽！（驚望母親）

柳媽（代女抱着晴雯，驚駭）哎呀，怎麼樣了！晴姑娘！晴姑娘！

五兒 姐姐！姐姐！（急煞相，親熱的撫晴雯）

柳媽 快來！快來！不好了。

嫂 （跑進房）啊，做甚麼？

柳媽 （儘揉晴雯）姑娘怕莫是死了罷！

寶玉 （自別室跑到嫂房，呆凝一下）

五兒 媽媽，她還動着呢。姐姐！姐姐！

晴雯 （長嘆一聲，如夢中叫喚）哎……寶玉……寶玉呢？

寶玉 （自嫂房慌慌張張，一直向牀前跑來）呀，怎麼一回事！

幕

瓊瓊璘與薔薇

田漢

VIOLIN and ROSE——A Neo-Romantic Tragedy in Four Acts

新羅曼主義的悲劇

登場人物：

柳翠

(北京新世界大鼓女)

秦信芳

(即張雪舫)(柳翠入半年的琴師)

李簡齋

(毅甫)(前革命家今實業家)

呂夫人

(李的妻)

李家祺

(李的子)

吳媽媽

(柳翠的屬託保護人)

王司夫

瓊瓊璘與薔薇

丫頭

郵差

其他多名

時代 一九二〇年初夏。

著者啓：

一 此劇創意於民國八年八月在上海與宗白華兄遊新世界時，編幕於民國九年八月在東京與張滌非兄遊植物園時先後恰一年。着筆於同年九月初幾日，擱筆於十月初一晚，先後恰一月。算成了我想做少年中國戲曲作者的處女作。

二 此劇負於張滌非君之援助與易漱瑜女士之激勵者甚大，張君有志爲少年中國的演劇家，吾二人相約終身互相提攜。易女士則爲吾至愛之人。前此既同經憂患，現在及將來之將來，亦相約共其運命者。此劇之成願與兩君共慶之。再現遊德國之宗白華兄，現歸廣州之康景昭姊亦先。後與著者以助言，特表感謝。

三 此劇爲少年中國創作劇場而作。創作劇場現在組織中國內新劇場如欲上演此劇須經著者附條的許可。

四 此劇爲著者一九二〇年創意作品之一，其他尙有：

靈光 (一幕)

工女 (六幕)

晚禱 (六幕)

紅蝴蝶 (五幕) (與張潑非合作)

五 此劇出單行本時，當加入著者主義上及佈景演出法上的詳細的說明。

十月十二日著者

第一幕

人物：

柳翠 大鼓女，十九歲。

秦信芳 柳翠雇入半年了的琴師，二十三歲。

李簡齋 五十一歲

王司夫 二十四歲

其他男女遊客多人

舞台：

佈北京新世界京津雜耍場，屏風上繪兩隻高飛的鴻雁，壁間貼有「準兩點開演」及「奉廳諭禁止怪聲叫好等字樣」左壁更有「特聘京津馳名時調大鼓柳翠姑娘的大牌子」

（開幕時遊人尚未到，柳秦坐在台下樓上閒談）

柳 （看二下手表，對秦說） 時候快到了，客人爲甚麼還沒有來呢？

秦 （隔一會子徐徐說） 呃……還沒有來，他們也有他們的事要做罷！誰按時應節來聽我們的。

柳 (冷笑的態度) 嚇有麼事做？我還不知道！北京的人會有事做，那麼中國就好了。他們此刻有的

還在牀上抽大烟沒有過足癮，有的還和他的姨太太們睡着，沒有醒呢！其他的也不過茶館進，飯館出，聽聽戲，打打牌，遊遊中央公園，上上青雲閣，有甚麼事可做？

秦 (帶笑) 這不是他們的事嗎？中國的老爺們除掉了抽抽大烟，睡睡小老婆，茶館進，飯館出，聽聽戲，打打牌，還有甚麼別的事可做呢？

柳 那們講起來，他們可做的事還多着呢：坐坐汽車，吃吃大菜，打打撲克……還有甚麼事啊！借款，賣賣國……

秦 (笑着說) 聽聽柳翠的大鼓。

柳 (也笑着) 噯呀！不敢當，他們老爺們忙得很，更兼好看的千千，好聽的萬萬，誰還來聽我的甚麼撈什子大鼓哩。我這大鼓，也決不打給他們聽。

秦 哈哈！大膽的吹一句牛，他們做的大夢，也得要你的暮鼓晨鐘去打醒他呢。
柳 (預備轉話頭的樣子) 打得醒的，便不算大夢了。可是……信芳我現在哩……很不願意唱這

個撈什子大鼓了……我很討厭起來了！……我很想弄點別的事去做，或者乃至於……你說怎樣？

秦

（沉吟了一會，輕輕的說。）你現在唱唱大鼓，也不壞呀。我們賣藝的人，憑着藝自由自在的賺幾文錢，吃着，穿着，也沒有甚麼不好呀。你已經很討厭了嗎？

柳

信芳！告訴你說罷。我不獨對於我的藝討厭起來了，我連我這個人都討厭起來了。我這樣一個……（說着忽然悲從中來，接不下去，一面拭淚，一面說。）我真不知道要怎麼樣纔好。我越想心裏越難過……我也不是生來就下賤的人，我小時候也非常好勝，左右鄰舍的女孩子們誰趕得上我。祇是我……噯依……祇是我運命不如人罷……你看見昨天下午帶着一個丫頭，坐在那邊（手指着）椅子上的那個太太了嗎？

秦

唔：看見（記一會）不是那個臉上擦很厚的粉穿着鐵鷄緞的夾襖，天青色小花緞子的裙子，手上帶着鑽石的戒指的嗎？

柳

是的，她呀……就是我小時在天津的時候，一塊兒頑的。那時，我那一樣不及他。可也現在他

做了太太來看我打大鼓尋我開心哩。（帶哭）咳！我不知我的命怎麼這們苦！若是我媽在，也還不至流落在這裏。我媽她當日和人家戀愛，離開自己家裏，同他出來，誰知到給人家騙着了。丟下她一個人不要緊，還留下我這一條孽根，在世上唱甚麼大鼓，也不知道要唱到甚麼時候，纔把這條小命兒唱得完……我媽她那裏知道，她自己苦夠了，一撒手去了，却讓她的女兒來苦！

秦

翠姑娘！不要這樣傷心啦……急壞了身子怎樣？

柳

（苦笑）嚇！救了身子又怎樣橫豎也沒有人管我！

秦

救了身子，當然也沒有甚麼怎樣，不過比較急壞了身子的人，顯得強些罷。你也是個好勝的人，與其那們愁命苦，何不倒和這運命八字抵幾陣呢？實在抵不贏了的時候，倒了，也就算了……咳！翠姑娘講起來，又何止你的命苦，我們都是半斤對八兩罷！本來你唱大鼓，我當琴師，是這們混下去，也沒有甚麼好處，而且這個北京我也住的厭了，要到別處去，又何嘗沒有別的可幹，不過我的絃子上的苦節，和你口裏的苦音，到也合得調上，所以我也就是這們混下

來了。我現在橫豎是混一日過一日的。到沒有甚麼，你的前程遠大，我總望你自己愛重些罷。
 ……（沉吟了一會，忽然後追之不能不說似的。）翠姑娘我也跟你當了半年琴師了，深恨我沒有別的大本事可以幫你。使你了解我這個心。我祇望……祇望那一天，天給這個機會。我就把我這苦命送給你罷。那怕是……

柳

（急止之）信芳！你別要說那樣戲台上的話。你的意思，我懂得。但是我不會信世界上真有那樣蠢的人。我媽的事，就是一個好榜樣。像你這樣的話，她當日從她的情人口中間，光景聽過幾百遍。直到那人丟我媽跑了，就把戀愛這個東西的真相證明了。我時時怕我將來也要學我媽的樣子，所以我看的很透。老實說罷。信芳！我現在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希望。你想想。我們一個人高不成，低不就的，有甚麼出息呢？我今年十九了。二十三十，馬上會來，從小除母親教過我一點之外，也沒有正式讀過一點甚麼書，學過一點甚麼藝，就憑着賣唱，虛度了這幾年黃金也似的光陰。（至此又不覺悲憤交集）祇看着小時一塊兒頑的姊妹們，一個個出的出風頭，有的有體面，獨自我一個人沒有志氣。我現在心裏也變了，我這們命苦的人，何必拿

甚麼架子，倒不如索性找一個知情識趣的老頭兒，做他的小老婆去。祇要每日能穿好的，喝好的，坐坐汽車，逛逛公園，聽聽戲，也就可以把我這十幾年混過去了！混過了就算了。若是再像我母親那樣，貪着甚麼戀愛的空名，弄得好衣也沒有穿過，好東西也沒有吃過，那樣又寫又病的送了她那愁苦的一生，真是太不值！噯，我那苦命的媽喲……

秦

（態度很鄭重）翠姑娘！你不要這們急罷，聽你的話，你到像比我更有年紀，更有經驗似的主張，也未嘗無理。可是你就再徹底，怎麼就會想到和人家做小老婆去。做小老婆不辱沒了你嗎？你也得自己愛重些啊。

柳

（冷笑）嚇！有甚麼辱沒我？我現在的女學生，做人家小老婆的還少了嗎？縱不然，也不過發憤讀了一點書，博一點空名，出出風頭，想將來嫁一個闊老罷。我是甚麼？一個唱大鼓的女兒！他們老爺們說：唱大鼓的女兒，生成是嫁給人家做小老婆的呢。

秦

那是甚麼老朽的狗屁！聽他做甚麼。現在連北京社會也講起自由戀愛，女子解放，男女同學，那些問題來，稍微讀一點新書的男女青年，都知道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翠姑娘！你難道

不知道自重嗎？

柳

（斜望着秦）啾啾！看你不出，連你也新起來了。（轉正色）咳！莫說「女子解放」，「男女共學」和「自由戀愛」那些甚麼問題。原是那一班有錢的小姐們講的，和我們這些沒飯吃的女孩子一點也不相干。就是那班新思想的少爺們，也不見得都能夠誠心誠意的尊重人家的人格。有些人還不過拿些好聽的話，去討念書的小姐們的歡喜。有些人簡直是藉此來「頑人」罷！甚麼……你看潘家小姐，現在怎麼樣了。我前兒不是說過的嗎？她先前問那位先生的大名，後來會面之後，也很尊敬他，因此被那位先生用好聽的話，把他騙出門了，又把利害迫他失了身子，又迫他家認了婚姻，也就算了。誰知後來纔知道受那位先生騙了的不祇潘二小姐一個呢！

秦

（冷靜）這種人自然可惡。但是新思想才有點萌芽的時候，這樣的事情也是不能免的。可是我們不能看了幾個人做的不對，就把新思想全體抹煞。譬如北京唱大鼓的可也不少，祇聽一個人唱的不好聽，就能說全北京唱大鼓的都糟嗎？至少我知道柳翠是不錯的。而且人

要像山洞裏的蘭一樣。不能因沒有人賞玩她，她就不香了。你也不能因沒有人愛重你，就不自己愛重了。翠姑娘！任到甚麼時候，我總信得過我呀……是愛重你的一個人。

柳（低頭以巾拭淚）……

秦 我這幾年來的生活，就好像這個屏風上的大雁子，沒有一定地方可住，也沒有一定的稻糧可謀，祇是這們漂來泊去罷。可是我倒覺得很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比較死守在一一個地方，吃現成飯的好得多。不過漂泊倦了的時候，也沒有一個知心的伴侶，拿微笑來安慰我，拿紅淚來憐惜我，有時也未免有些孤寂難過罷。（聲明神速，低首以兩手撫之。）

柳（憐之欲伸手撫其頭而未能）……

秦（忽聞樓外遊人脚步聲響，急抬頭向柳）客人來了。有話以後慢慢的商量去。（說着便站起來）

柳（一面拭乾淚，一面站起來，笑向秦）我們這班人，笑也好，哭也好，總是要唱的呢。

秦 你就把你的笑，你的哭，都唱出來罷。

（兩人登台上，斜朝屏風坐下，細談着別的話。）

（男女遊人約一二十陸續入廳，各和他們的親友談話。有鄉下人，有富翁，有學生，有居家人，有商人，有治遊子，有少奶奶，有老太太，有姨太太，種類不一，服裝各稱其身份。又有女太太們帶來的小孩子，廳上設二十餘坐位，頃刻都滿。隔一會有一個作工的人手裏拿着一些野外剛摘來的鮮花，也換上來和一個五十來歲的富翁坐了，那富翁作欲避之狀。此工人殊不覺，衣上的泥挨着富翁的馬褂，富翁以手推之，此工人轉臉望之之時，手中所抱之花又不覺打在左側一個漂亮少年的臉上。）

少年 （向工人）喂！你這位拿着這些野花做甚麼？

工人 ……（又望着少年）送給人家的。

（斯時滿場人皆停聲，笑聽着他們講話。）

少年 送給誰誰要你的？

富翁 莫非是要送給柳姑娘的？

柳 （從台上回頭想着他們）……

工人 （作忸怩狀點了一點頭）……

少年（笑着）不錯嗎？是送給她的？

工人（抬頭向之）正是送給柳姑娘的。

（少年學生和他閒人皆笑着——齊說）那麼，你何不送上去。

工人（便起身要把花送上去回顧着他們）我就……

（滿場都笑起來）

柳（也笑了）……

秦（停着琴向柳）翠姑娘！你受了他的罷！他的心很誠，並且像有甚麼道理似的，不可笑他。

柳（點頭）……

（工人拿着花要上來不上來的，臉上發紅，公司裏的司事見滿場人望着他取笑，恐怕耽擱開演時間，忙上前要來阻止他。）

司事（推着工人）柳姑娘不希罕你的花，請你上那兒去看罷，那兒還有許多玩意兒。

柳（止住司事）熊先生！請你不要阻止他。（對着衆聽客）諸位老爺們也請莫笑他（笑向着工人）

這位司夫，你那花兒是送給我的嗎？（司事退出）

工人（慚愧上前飄手的呈上花兒）正是特意送給姑娘的。這是我娘的意思。

柳（接着花一看道）好花好花。這位司夫我謝謝你。（拿在手中，望着他）忽問却怎麼會是你老太太的意思呢？他老人家我又從來不曾親近過。

工人（現出感激的表情，手掌相摩）我爹呀早死啦。

衆人 是問你娘，誰問你的爹是死是活呢。（說罷大笑）

工人（怒向衆人）我祇有一個爹。（衆人又笑）我爹的死活，自然與各位不相干，可是我覺得很要緊，你們笑我做甚麼？你們沒有爹？你們爹就不會死的嗎？（說罷不覺悲哽）你們的爹若死了，你們也笑着嗎？

富翁（有所感，急止衆人）諸位不要笑了。聽他說。（其時衆人已斂笑久矣，又對工人）好！你說，你說！

柳（也想着自己的父親不知死活，不覺淚下，拭着淚，台下少年，有見柳拭淚，亦同時拭淚者。柳笑着向工人婉言說）

司夫，你只管說你的罷！管他們做甚麼！你說：你老太太爺不在了，便怎樣？想是你老太太使帶着

你長大了嗎？

工人（點頭）柳姑娘！正是這樣說的。我爹不在了之後，我媽不知道受了多少苦，才把我們兄妹兩個撫養得這樣大。

柳 哦！你老還有一個妹妹嗎？

工人 是有的，正是姑娘這樣高大。今年二十歲了。今年春上因為少穿了幾件衣，得了一點感冒，我們貧窮的人家，那裏有甚麼錢來診病，往常有一點兒甚麼不快，總是拖下來，慢慢的也就拖好了。誰知這這一次病來真了。可憐我祇有一個妹子，他也就捨掉我們娘兒兩個去了。（說着又哽不成聲）

柳（心有所感，忙問）你的妹妹他已經嫁了人家沒有？

工人 我那妹子呀！她又聰明，又伶俐，我媽看見她長大了，要和說親事，他總是不願意，要自己去選人家。誰知她選人家，人家也要選她。她雖然聰明伶俐，却誰要她這樣窮人家的女兒呢？所以他心裏又着急，又得了病，得了病之後，他要我娘莫去診他，讓他快死的好，誰知她真死了！

柳

(聽了觸着自己的痛處，不覺面色灰白，意氣沮喪，勉強續問着) 那麼你老太太自然是難過的很呀。(秦聞之更難過)

工人 怎麼不難過。自從我妹子死了，他老人家就沒有一天乾過眼淚。可憐老年人怎麼禁得這樣的悲傷。我一個做工的人，賺不了多少錢，又沒有法子去安慰他老人家。往常聽說新世界上好看，我想教他老人家散散憂悶。我就節省下幾個錢來，昨天一張車子，把我娘推到城裏來遊新世界，後來我同媽站在那邊聽了姑娘的大鼓。他老人家說很有趣。我看他老人家心裏歡喜，我也就歡喜了。誰知他老人家去之後，又大哭起來，我問他甚麼緣故，她說：『今天看的那個唱大鼓的姑娘，聲音相貌都和我那亡過的女兒相彷彿，看了那姑娘，不覺想起自己的女兒來。』他又說：那位姑娘不知道有娘沒有？若有娘，如何又在那兒賣唱。『咳！若是我的女兒還在，我情願死了，讓她在外面唱曲兒，也教人家知道她那樣聰明伶俐。』所以她老人家很記望着姑娘，今天在野外尋了一些生花，叫我順便拿來送給姑娘。說：『惟願姑娘常常像這些花一樣的好。我老婆子，天天求天地菩薩保佑姑娘，得一個知心的姐夫兒。』……

(說着滿場都笑起來)

柳 (紅着臉抱着花吻着對工人徐說) 你老貴姓呀?

工人 姓王。

柳 王司夫!多謝你老太太的好意,這花兒我收下了。(說着又吻了幾下)你回去請你拜上你老太太說:這個唱大鼓的女孩子,是沒有娘的。(聲哽咽)……他也沒有你的令妹,那們聰明伶俐,……他或者託老太太的福,是這們無災無難的過下去……你要他老人家常常到這兒來,聽聽我唱個曲兒,就像他的女兒在這裏唱給他聽的一樣。(又吻着花)你說柳翠多謝他老人家的厚愛了。

工人 姑娘!多謝你賞光,收了我的花。我娘不知道怎樣歡喜。(說着退下去坐在原處,許多人望着他羨慕他,因為柳翠性情高傲,不大受人家的東西,不繼承人家的顏色的。)

柳 (把花珍重的放在桌下,預備歸時拿出。站起來便打鼓板。)

秦 (彈絃子)

柳

（唱用時調大鼓的調子）

倫敦郊外有一個鐵舖子，僱着一個年將二十的小後生，祇因身邊貧困沒有飯吃，便做了千鍾百鍊人。愛着一個鄰近女兒名麗彩，果然是春蘭秋菊，不擇地而生。麗彩的父親年將六十，靠集些敗履養着家中五個人。少年每和麗彩來談講，鐵店主不該他專事嬉遊把業停，罵他幾句還不了，動不動就三拳兩足不講人情。有一次店主又把少年打的苦，少年也激發了火無明，說與其受人鞭打如牛馬，情願餓死了却這一生。幾拳把店主打翻在炭窩裏，跑到麗彩家前進了門。和麗彩相對無一語，祇有那兩雙珠淚雨一般淋。他說：我甯可餓死不受辱。我已經逃出主人的門。麗彩說：『我家人多錢少難糊口。我十指雖尖怎助君？』少年說：『我身壯力強何處不得食，到不勞吾愛替我操心。』

隔幾日少年提一個鳥籠給麗彩，中有黃鸝兩隻一雌一雄，說我前晚離鄉到某處，某處以種樹無人把我傭。我和他一塊到林間去，恰遇着這一對可憐虫。一個是左翼負傷飛不起，一個不忍離開叫得凶。我所以一塊兒捉了來送你，你替我好生飼養在籠中。這便是我們的證婚物，到我們結婚時候便開籠。不一刻麗彩的爹媽也到了，少年告訴了他們的婚約已成功。她

父親開口正要說，忽然外面門兒打得勢洶洶，原來鐵店主人報了警察說：『傭人毆主，還棄工。』少年便請同警官去看，麗彩時她在門邊相送淚溶溶。（安排轉一段）

台下學生 唱的好！這是太平洋上的一篇言情小說，是李劍農先生做的呢。

富翁 （笑着）這們一個穹小子抓去也好。

女太太們 可憐呢。

柳 （續唱）麗彩的淚珠兒還沒有揩，早望見門前一駕馬車來。車中下來兩紳士，問道盧畢生君安在哉？警君指着少年對他說，盧畢生便是這個黑炭材。紳士向少年行了禮，拿出一封書子來。少年看了說：『我方被控去不得。』紳士說：『侯爺將逝，立等，不能挨。』警官店主都驚駭。問清白理由各自走開。

（原來少年的父親叫做賈畢生，綺年玉貌又能文。盧侯有女名茜蓓，愛着賈畢生要結婚。盧侯嫌貧愛富他不肯。女公子便夫婦雙雙逃出門。隔一年茜蓓生一子，就是這個少年盧畢生。盧生九歲喪了父母，又不屑乞哀告憐去上她外公的門。盧侯無子年又老，病到垂危纔想親人，喊一聲茜蓓他已下了世。喊到外孫他正鼓爐熾炭受欺凌。環顧高樓華屋錦几玉案

歸誰受，不覺急召律師遺囑快些尋外孫。）麗彩的爹媽聽了心歡喜，麗彩姑娘也收淚笑盈盈。盧生做了襲侯好不榮耀，真個是九淵一躍上青雲。從此便廣開南閣迎寒士，大敞中門接貴賓。終日裏車水馬龍忙不了，管絃絲竹鬧紛紛。又誰知侯門一入深如海，不見那黃鸝飼養人……唱至此，台下大亂，屏風後火光一起，兩邊黑烟瀾漫。聽衆正聽迷了，忽見火起，皆大驚。大呼『發了火』各人奪路奔出，互相撞倒了幾個。女太太們亂的哭起來。喊的喊『二少爺救我』原來新世界雜耍場，偶然失火。秦見火起，急左手抱着月琴，右手一把握着柳的手，便往台下跑。剛跑下來，迎着人家，撞倒了一交。柳忽憶台桌下放了剛纔那工人送來的花，急奔上台去尋。誰知火大了，屏風一倒，壓將下來。秦初疑柳混在人叢中，下去了。及聞柳在屏風下呼救，急冒火上台去，掀開屏風。柳嚇軟了，閉着目不能走。秦負之背上。柳初疑他人，及開目見是秦，不勝感激。用力抱緊而微笑。時火勢愈熾，餘人皆逃去。

（注意）放火的原料是松香和火酒

第一幕

人物：

柳翠 秦信芳 李簡齋 吳媽媽 甲、乙、丙、

佈景：

柳翠的客廳，中間一個長方桌，鋪着白布，上擺生花，側放着三四把椅子，壁間懸着西洋拿提琴的女子的紅色畫，柳倒在籐椅上看報。右邊壁上掛着一張瓊瑛璘 Violin。

吳媽媽

（手拿着擲子，打桌子上的灰，扯了瓶裏的殘花，對柳）姑娘！這些殘了的菊花丟掉他罷？

柳

（依舊看報，略望之一笑，口中微作聲）唔……丟掉也好，隔一會去買些新的花來。

吳媽媽

（笑着拿起殘花）姑娘！何必去買他，馬上不會有人送來的嗎？

柳

（舉報紙，作欠伸，視老媽，笑問）吳媽媽！誰送來？

吳媽媽

姑娘却問我哩。（把花拿到窗外，丟了。）不過這一般不三不四的人，來來往往，姑娘也恐怕

麻煩哩。我有時聽着他們的話，實在也忍不住要笑。

柳 你笑他們做甚麼。

吳媽媽 姑娘！你今天好多了呢。那一天，聽說新世界燒了，可真把我嚇得甚麼似的。你那晚上睡了做夢，忽然笑起來了。我疑是你嚇掉了膽子。想找一個巫婆和你收一收魂。（打桌子上的灰）

柳 你老人家不要操心罷。我是個苦命的人。就是那天被火燒死了，也沒有甚麼。何況受一點兒甚麼驚駭，那算甚麼。實實告訴你老人家說：我那天雖然受了一點驚駭，却使我感了一種很大的歡喜。曉得世界上真有甚麼蠢人。

吳媽媽 蠢人？世界上多着呢。你怎麼才曉得。即如我有一個遠親的兒子，家裏人都叫他做寶少爺，今年是二十四歲了，他的家裏人誰不望他讀書做官，誰知他生的好父母，沒有生的好性兒，空讀了十幾年書，到此刻還寫不清他自己的名字，把他一個花一般的少奶奶急得個半死，聽說他家裏又安排要送出西洋。說甚麼任他蠢像豬，拙像牛的人，一出西洋回來就聰明了。

柳（微笑）一點也不錯！但是你老人家却悟錯了我的意思，我說的蠢人，不是你說的那樣的。却是他想着了甚麼要做的事，便真正肯不顧利害去幹的。

吳媽媽 那樣的蠢人嗎？也多着啊。你怎麼不來問我，却在得那們喜歡。

柳（把新聞丟了，用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你說有些甚麼人？

吳媽媽 不必說別個，（把擲子拿在手裏弄，坐在挨身的一把椅子上）姑娘！上年不是同我看過張二小

姐出嫁的花轎嗎？像她那樣又溫存又漂亮的小姐，可不多見的啦。錯知他的老太爺，却是一個蠢子。

柳 呸！你說二小姐的老太爺在前清是中過進士的。後來到民國時候，也做過官，怎會是蠢子？

吳媽媽 中了進士做了官的人，就不蠢了嗎？姑娘却又蠢起來了呢。他家老太爺在京裏候補，好容易那一年，才弄到了一個甚麼東三省的鹽運使，這是他的門生們，竭力替他幹的。聽說是很肥的差呢。誰知老人家忽然蠢氣來了，想把運私鹽的甚麼弊病，都要除掉。有一家私鹽販子，私地裏送他整千整萬的大洋，他不曉得弄幾文養老，反大怒起來，退了他的錢，把那人打

「頓大板子攆出去了。」（手撫着椅背站起把擲子一擲，笑着，插在瓶內）

柳 這不是很痛快的事嗎？

吳媽媽 痛快到很痛快，可惜老太爺也就痛快死了。

柳 却怎麼會死？甚麼道理？

吳媽媽（微笑）世間上有甚麼道理，老太爺不受他的錢倒也罷了，不該打那人的板子，把他的私鹽充公，又兼把從前通同作弊的幾個司員，都暗地裏開了。却因此買了他們的刺骨的仇恨，說這種蠢官容他不得他的司員出力，販子出錢，跑到京裏來，買活了一些聰明的大老官，參了他一個『任用私人，貪贓受賄。』

柳 我不信他老人家難道不曉得分辯嗎？

吳媽媽 容他分辯便不算聰明大老官了。參了他的官不算，還限一月，要把那十萬八千的原贓追出。

柳 他沒有受，却如何追得出？

吳媽媽 是哪，所以不到一月他老人家便活活的急死了。

柳 他家二小姐就不會替他老人家想法子嗎？

吳媽媽 自然是想法子，祇是他姑爺是個著名的窮小子。括起四兩肉，剝了一張皮，却在那裏籌得出十萬八千來。所以二小姐到現在還終日睡在眼淚池子裏呢！當初二小姐沒有出嫁的時候，有一個做財政部科長的兒子，很看上了他。央人和張老太爺說，定要娶她。張老太爺一口回絕了他。說他的女兒是小時定了李家的。後來老太爺恐怕女兒不願嫁到李家去，反弄得不好看。就問二小姐願不願？二小姐讀的是她父親的書，也被孔夫聖人騙倒了。說小時既定了李家，便嫁鷄隨鷄，嫁狗隨狗，所以上年就嫁到李家去了。若是先嫁了那個在財政部的兒子，現在不知道過得怎樣快活。他父親的事情也弄不得那樣糟……你看他們父女，不都是蠢極了嗎？

柳 呸（心有所思）雖然蠢極了，却也正是他們父女的好處。那樣堅決的心，倒是難學哩！但是張老太爺便沒有一個少爺嗎？

吳媽媽 有是有的，不過也是一個料貨罷！（聽得裏面爐子上水沸聲，哦水開了，忙對柳）姑娘！請你拿那

個茶葉筒子給我。

柳 （忙起身，在櫃頂上，拿下茶筒給他，依舊坐在藤椅上檢起丟下的報看着，但心有所思，殊不在報上。）

吳媽媽 （把茶葉招一抓在茶壺裏，依然蓋好筒子，放在小櫃頂上，却忙到右邊廚下，拿出開水壺來，泡了一壺茶，又把水

壺拿去放了。隨把茶鍾擺好。剛要做別的事去。）

柳 乾媽，他那個少爺怎麼會也是個蠢子？

吳媽媽 蠢父自然會生蠢子。哪。你定要問他嗎？我告訴你說罷。（坐下）我的亡過的姐姐會在他

家做過工夫，往常聽他說過，那個少爺叫做甚麼雪舫，生的很聰明，原是張老太爺最愛的兒子。他家老太太共生過四胎：大小姐，大少爺，都沒有救得，祇剩了這兩個。老太太有福，當張老太爺剛做鹽運使的時候，就死掉了。沒有過後頭的苦日子還算好。他這位少爺現在也約莫二十三四歲了。小時同他老太爺到過北京一次。老太爺恐怕他在北京學壞了樣子，要他依然回河南鄉裏去讀書。老太爺總望他讀書上進，誰知他却處處和他老人家打鬧。從前做八

股文章的時候，他父親望他進學中舉，他便吵着要進學堂。時常和私塾的先生淘氣。後來學堂多了，他父親也讓他進了一個中學堂。他讀了好久的洋書。他又說學堂是坑人的地方，造不出甚麼人材，又鬧着退了學。時常好弄幾樣樂器。在遊戲場戲院子裏跑。可是他又很怕羞，看着女人便低下了頭。他老太爺看了這個兒子，心裏很急，說恐怕是他家祖德不厚的原故。後來又把他送到東洋留過一兩年學，更是弄的怪得很。他父親要和他定親，他便寫起這樣長（做手勢）的信來反對他，說他要對親除非對他自己心愛的人，否則，那怕打一世的單身，也論不得。這封信把他老太爺的鬍子氣的一根根都豎起來了，加上他老太爺原是他要進甚麼法政學堂。聽說一得了文憑，便可以回來做官。誰知他却進了一個甚麼頑樂器的學堂。他家親戚在東洋留學的也時常寫信來，講起他如何專門頑樂器，如何歡喜聽戲，桌上不擺一本正經書。如何好和那一般沒出息的朋友往來，像他們那一班求上進的人他反倒不睬。因此老太爺聽了，便惱了心。索性就要他回國。他也說：要他在東洋鬼混文憑，他情願回河南鄉裏挑大糞。一回國，他真正回到鄉裏作田去了。老太爺說治家耕讀爲本，就讓他在家裏作

田。他每天下完了田，扯伸脚便睡在那柳樹的脚下青草的上面，口裏唱着一些咕哩咕囉的外國歌。和看牛的孩子們說，比在東洋睡在四疊半席上打滾快活得多呢。……姑娘！你看這是一個料貨不是（望着茶）哦呀，話說多了，茶也冷了。姑娘吃茶罷。（忙倒茶獻柳自己也滿注一鍾。）

柳 （接茶一飲而盡）這位少爺我看倒有些意思。蠢不蠢也隨人家說罷。現在呢？也還在家裏作田嗎？

吳媽媽 作田家都抄了。把甚麼田作。還是他這少爺看得遠，他老太爺安排上任之前，他連連寫上好多信，要他莫幹的好。趕忙回來，他不會餓了老人家。怎奈老太爺替國家辦事的心太熱的很，後來便弄到那樣一個收場。他聽說他老太爺死了，可憐他哭得死去活來。把老太爺葬了之後，便一個人東漂西蕩。也沒有一個安身之處。現在也不知道在天的那一涯地的那一角哩！

柳 咳！可憐他父親母親都死了，孤孤單單一身在外面跑，倒好像和我一樣。（說着不覺淚如雨下，急以巾拭淚。裝做沒事，以眼視地。）

吳媽媽（見柳流淚，亦爲之淒然，勉強帶笑）咳！怎麼到惹起姑娘難過起來。我這老婆子真多嘴呢。明

明知道姑娘也是很苦的人。

柳（忍不住一陣陣的悲，一把扯着老媽的手哭着說）乾媽……我媽媽亡過後……記着我媽媽拜託

的話……始終瞧我的……祇有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就像我的媽一樣……乾媽……是不是？

吳媽媽（坐下把手撫着他的頭，慈愛之色，盎然如面）是的。姑娘！好生過。不要時常是這樣急。有乾媽在，

總不許人家來欺負你的。你若急壞了身子，叫我將來如何對你那亡過的媽住……像你這樣的，好姑娘後頭自然還有好日子過的……孩子……

柳（抬起頭來望着她又望着天，忽然笑着扯着吳媽媽的手）乾媽！放心，我好生過。我因爲想起那個少爺

像我一樣，一個人流落在外面，好不悽慘。不覺難過起來。乾媽不要笑，我恐怕他也沒有我這
樣一個好乾媽去瞧他呢！

吳媽媽（帶笑）他是誰？孩子不害羞呢？

柳 (先沒有留神，聞吳媽媽語忽悟，不覺脹紅了臉，低下頭去。) 我是說那張雪舫哪。

吳媽媽 姑娘也難怪你可憐他。實在若是那張少爺在這裏，你們倆一個拉琴，一個唱歌，到真是

一對哩。

柳 (用手打吳媽媽) 乾媽，該死！你又來取笑啦。

吳媽媽 你不要打我，聽說去年他爲找他的姐姐上了北京，他姐姐又不知遷到那裏去了，聽說他還是在北京流浪。你將來會得到他，也未可知呢？

柳 乾媽你認得那少爺嗎？

吳媽媽 我的老姐在世時，或者認得。(把柳扶起，他自己也站起來。聞脚步聲。) 吶！又有甚麼客來了，像許

多人似的。(忙走到門口處)

柳 (止吳媽媽) 乾媽，你說我身子不好，不能見他們，等我進去。(從右邊入場)

吳媽媽 (開門) 是那一位？

(甲、乙、丙三人着鮮衣華服進門，點點頭)

丙 吳媽翠姐兒今天在家沒有？

吳媽媽 是在家，胡九先生，好久不見，你好呀？

胡 亦到沒有甚麼。你快去請翠姐兒出來罷。

吳媽媽 實在對不起諸位大少了。姑娘今天有點兒不舒服，不能招待諸位。諸位請進來喝點兒茶，休息休息罷。

胡 我同你說，這兩位是初次同我來特地來拜訪她的。要是她不出來，我到沒有甚麼，到很對不住這兩位罷。

吳媽媽 我去問問，看能見不能見。（吳媽入）

甲 哈！好大的架子。

甲 （看見瓊瑤） 看她不出，她到曉得拉瓊瑤哩。（取下來看）

（柳着便衣出，面帶厭惡色）

柳 啊！三位先生來啦。

(衆起立致敬)

柳 請坐，請坐，

胡 翠姐兒這兩位我的朋友，很仰慕你，今天特來拜訪你的。他嫂子的外甥的朋友，是駐英大使館的書記員。他也拉的好瓊瑛璘，英文也很好。

甲 不敢！不敢！略會一點兒。那天同胡老先生在新世界拜聞了姑娘的高藝，感服得很。多久想要來請教請教；今天承胡先生介紹，得見尊容，真是三生有幸。

柳 (指丙) 這位想是同伴。(丙脹紅了臉，不好如何)

甲 這位少爺，他的老太爺的朋友的兒子，朋友的老太爺在警察廳當名譽緝查。並日也仰望姑娘得很。所以特此同來奉訪。

甲 (摩挲瓊瑛璘不已，柳不覺匿笑)

柳 這位先生既是瓊瑛璘的名手，何不請拉一個曲子聽聽。

胡 你平日很誇你的瓊瑛璘拉得好，你今日何不在此展你的所長。快拉一個罷。

甲（面色微紅。因取弓弦拉起來，張法排盡，總是啞啞啞，不成個腔調。）

胡（心裏很替甲急）這是甚麼調子。快拉一個好的聽。（甲至是已面紅耳赤，琴調愈亂）

柳（幾乎要笑出聲來，勉強忍住）想是我這個琴不大合手罷，調子是好的。

甲是哪，不錯，我平日好用的是九百塊錢一張的德國琴，比這個要大幾十倍。

柳那是『色樂』是不是？我們的琴師也會拉的。

甲哦！我說錯了。大到大不了許多。祇是比這個合手些。這張提琴呀……（仔細檢視之，至底面。）哦！

難怪這是日本做的，當然不合手。

柳怎麼會是日本做的？

甲這上面明明寫着Made in Japan呢。不是日貨却是甚麼貨。若不是我們這樣寢饋於英文

學的大家來，包管你一輩子都睡在鼓裏哩。（因把琴交柳看）

柳啊！（忽有所觸。故作心痛的樣子。）今天承三位先生光降，感激得很，本想和三位多談一會，奈自那

一回火災之後，身子總是不大舒服，不能久陪三位，很對不起。改日有工夫還請胡先生同這

位先生拿那張德國琴來領教領教，今天真是很對不起。吳媽媽！倒茶來。

吳媽媽（倒茶）三位請吃茶。

甲 既然姑娘貴體不舒服，我們改日再來拜訪罷。少陪少陪！（三人告辭）

柳（起行禮）很對不起。（三人下）

吳媽媽（關門）

柳（同座手撫着瓊瑤又拿起細細看。看到提琴的底面，鑄有很小的「雪紡」兩字，不覺一驚，心裏暗想：信勞就是「雪紡」。

不住的抱着琴出神。）

吳媽媽（一面收拾茶碗桌椅。見柳沉思）姑娘！你想着甚麼？這一張琴有甚麼道理嗎？

柳（恐吳悟到，將琴挂壁上。）沒有甚麼道理，我想着別的事情。

吳媽媽 剛才這位瓊瑤的大脚色拉得真要命，連我都不敢聽二回。虧他還在人前吹牛。姑娘要他當場出醜，真是痛快。

柳 又何祇他一個人，現在這些少爺們不要他當場幹一下看看，他總是逢了人就吹牛的。這位

先生的瓊瑛雖拉的不好，却肯爽爽快快的拉，還比那專門藏拙的好呢……今天信芳不是約了要來的嗎？

吳媽媽 他馬上就會來的。那個孩子也像個有良心的人。規規矩矩，文文雅雅，沒有一點時下的琴師氣。可是時常背着人掉眼淚。我看過好幾次，怕恐也是張雪舫那一流人呢。

柳 乾媽，我也是那們想哪。

吳媽媽 （隔一會）咳……世間上有幾多得意的人。總是同時有這樣一些失意的人。（停）哦！

今天說多了話，我還要上陳大嫂子那兒去哩。請姑娘你看家，我走啦。（吳媽媽下場）

柳 （徐起取琴提置桌上，又檢起提琴，就雪舫兩字上親一吻。忽恐有人窺見，回頭張望，面上一紅。）

秦 （恰於柳回頭時，自己開門進來，手中握着一把白薔薇花，早瞥見了柳吻琴，狀歡喜感激溢於形體。喊道）翠姑娘！

沒有出去嗎？

柳 （面微紅忙將琴置桌上）哦！雪舫先生來了嗎？

秦 （猛然一驚，停了一會問。）是我信芳來了。幾時有個雪舫先生！

柳（擺去扯着他的手至桌邊）來來！這琴不是你的嗎？這上面分明刻着「雪舫」的兩個字，不是你的名字却是誰的？

秦 這也是我朋友送我的。

柳 你在我面前不要掉慌罷。你有甚麼別的好朋友，他會送提琴給你，那們愛你。

秦（不覺凄然俯首）翠姑娘我說了謊，你恕我，我從前也叫做雪舫，後來才改名信芳。

柳 你如何要改名信芳？

秦（緊握着柳的手）翠姑娘！可憐我，莫問我罷。

柳 好！我不問罷，也不必問了。你今天怎麼買這些花來。哦呀！好看！好看！這樣純白的薔薇花。喲。（接

着便把鷄毛禪子拿開，把花插在花瓶裏。）多謝。今朝我請乾媽買花，他說還有人送來呢。

（忽聞門外有停車聲，二人略怔，不聞叩門，便不管了。）

秦 那天你很受了驚嚇，我恐怕你身子不快。今天好了些嗎？我看你好多了呢。我很喜歡薔薇花。愛她純潔的好。悶的時候對着她倒是一個好伴，所以特買來送你。

柳（笑着）我也愛這個花兒……信芳，那一天真要感謝你，不然我早變成新世界裏的灰了。但
是你知道我不會說感激話的。

秦（笑着）翠姑娘！你是火中舞蹈的薔薇，怎麼會變成新世界的灰。但是那一天我真不能不感
謝上帝了。我時常望上帝給我一個機會，使我能赴湯蹈火的幫你，那個機會居然給了我，我
又如何不歡喜。我本爲找我的姐姐上北京來的，誰知我的姐姐，等我一到北京他就死了。
現在我真算是舉目無親了。翠妹，這半年來你不知道賜給我多少生活的趣味，祇望你能常
常慰憐我，使我不至於失望，我就感激得很了。

柳（睡在藤牀上小孩子一樣把笑眼斜望着他說）你有甚麼失望的事？看我也有法子幫助你沒有？你
常和我說：你想做一個民衆的音樂家，并且要我和你提攜造出一種甚麼真正的民衆藝術。
可是像現在這樣，莫說造不出甚麼民衆藝術，并討他們闊老闆少們的歡心都不夠。你也得
再去學學音樂才好，徒然和我當當琴師恐怕一世也成不了音樂家呀！信芳！
秦 翠妹，實在我也在東洋學過一兩年音樂。不過沒有畢業，就回國了。後來就是這們混下來！咳！

……可是我也不願再到東洋去了。

柳 你不願再上東洋去。何不便跑到西洋去呢？都在到法國美國去的，不是很多嗎？

秦 （帶笑）西洋像你說的這們容易，一跑就到。那麼我早已去過好幾遍了。從前還容易說，可是現在……

柳 那麼……我自然知道是要花錢的。但是（自己沉思）就沒有一個法子？

秦 現在出西洋我知道有三種法子。一種是公費，一種是資費，一種是自費。公費却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由教育部考試合了格，用公費送出洋。這一種要做過新式舉業的。

柳 甚麼叫做新式舉業？

秦 就是新式進學中舉的功夫，那麼我自然無望哪。還有一種要有偉人烈士的後裔或是會操體操的！

柳 怎麼會操體操，就可以出洋教育部的老爺們那們注重體育嗎？

秦 （笑着）甚麼注重體育，取他會運動罷。

柳 哦。（也笑了）

秦 這兩種我自然也沒有資格哪！

柳 哦！（好像沒有資格似的）那麼，便不能出洋嗎？

秦 自然還有法子，便是剛說的自費和資費了。

柳 （怔一下）但是自費和資費，又有甚麼分別？

秦 自費嗎？簡單的很！自己荷包裏有了大洋，然可以出洋哪。像到法國的那一班朋友勤工儉學，也是好法子。不過做兩三年工還讀不了一年書，也是功多益少。

柳 那麼資費呢？

秦 資費！是目下很流行的。由資本家出錢，送學生出洋。簡單講起來，就是那班資本家要討這般窮小子的歡心，給他們一些肉骨頭，讓他們到外國去啃罷。莫說這些肉骨頭丟不到我們，就丟了來，我也略知自愛！

柳 （望着秦默然久之，不覺失笑）這們說……沒有法子了。

秦

出洋是沒有法子的。我也并不去妄想他。不過音樂原是我們心靈的波動發出來的。我們感物而成聲。萬物的聲音入耳而成樂。世界上何處不是音樂，也何處不可學音樂，到不必定要德國才生畢脫渾華格勒呢。妄想起來恐怕便會生出魔障！

柳

（心有所決）錯到也不錯。沒有法子就算了。倒不必去管他。總而言之，信芳（站起來扯着秦手攔之）你還是發憤讀你的書學你的音樂去罷。我這裏不是你住的地方了。我也沒有爹媽，你也沒有爹媽，（至此不覺聲哽）我一人外面漂泊，你也一人在外面漂泊，如何是個了局！你若和我這們一塊兒鬼混更不是個方法。我現在大鼓兒決計是不唱了。我替你想，你還是想法子上法國去的好。我有一個舅父他去年也上那兒當工人去了，寫信回來說祇要勤儉，到外國也可以賺錢，信芳你難道就不能勤儉嗎？勤儉是我們的本分。當工人自然還要苦些。但是我們這樣的苦命人，受苦也是家常飯，法國到底是個藝術國。你長說的，你上那兒即算不能馬上入音樂學校，你聽着工場裏工人疲勞的聲音，歡樂的聲音，痛楚的聲音，耶許的聲音，機器轉動的聲音，和壓迫人的聲音，也不可以創造一種新音樂嗎？苦了一兩年之後，總可以進

個學校。像你這般的天才，這樣的熱心，又有這們好的良心，也不怕學不成功。若是學成了，回了國，受人家的尊敬，我聽見了，信芳！（帶泣）幾……多……歡……喜。

秦（帶泣）翠妹！你不願看見我嗎？你忍心讓我漂泊到外國去，總不許我和着你一塊兒走嗎？

（說着跪下去，手還相扯着）翠妹！可憐我，我當不起這們的悲哀。我不能不說了。我愛。

柳（急以手掩着他的愛字。毅然說）信芳，我知道你愛我。我是甚麼蠢東西，也怎麼不知道愛你。但是

我覺得我有不愛你的責任，就是比愛你更大的責任，因為你太偉大了，你不能不做『少年中國』開國的大音樂家。你看那些勞苦的工人，煩悶的青年，都伸着兩只手在那裏求你去安慰他們。你聽那些新文化運動的勇士，舊社會打破的健兒，都張着嘴在那裏喊你去鼓勵他們。是呀！信芳，你去罷！你記得這個責任，我就更感激你。我這兒不是你久居的地方了。

秦！我去！（帶泣）可是你就能這樣的……捨掉我嗎？你又上那裏去呢？

柳我嗎？你管他做甚麼，算八字的先生們說：他生成是個賤命。你還是讓他倚靠着人家，也吃點好的，也喝些好的，伴着人家，也坐坐汽車，也逛逛公園，也聽聽戲去罷。（聲音帶笑帶哭）我心裏

已經決定了。你祇管去……自然會有人幫助你。咳！信芳，任我如何賤法，如何對不住你，你要常常把我當作你的好妹妹呀！

秦（帶泣）我記得……但是我如何能讓你……（兩人抱着啜泣）

柳（忽有所聞）門外是誰來啦？快起來！

秦（急起拭淚，拿着瓊瑣璣坐在當窗的椅子拉了一拉。）

柳（急整衣拭淚往開門）

李（門闖！李簡齋抱着一手紅紅綠綠的野花進來。向柳）啊！翠姐兒在家！

柳（強笑）李老爺來了嗎？一向不見，你老福安呀？

李我好呀，你這幾天可好了些？

柳好了些，不當問，快請坐罷。

李（柳讓李對面坐了。李未坐，先把桌上瓶裏秦剛送來的花取出，丟在桌邊，再把自己拿來的紅綠花插入。對着柳）我知道姐兒是愛花的。特地買這些花來送你，可好不好？

柳 (勉強笑着) 呸，好的很多謝多謝。

秦 (見自己送來的白薔薇，由桌邊墜在自己足下，不覺想起自己的愛來，俯身用右手拾起，吻着薔薇，淚下如雨，點點滴在

薔薇花上，柳固窺見之，故作未見，仍和李語)

李 (見秦) 那便是你的琴師嗎？

(柳未及答)

秦 (急向柳) 翠姑娘！你今天想是不練琴了，我回去罷。這朵白薔薇我也帶了回去，把淚珠兒好

生生的養着等你來罷！不過要請你趁他淚珠兒沒有盡的時候來呀。(把左手的瓊瑤瓊交給柳)

翠妹！這一張瓊瑤瓊是我在東京買的。雖然值不得多少錢，他(指着琴)這一兩年來隨着我東漂西蕩，沒有離開過我，也就算是唯一的好朋友了，我於今鄭重的送給你。你要到甚麼地方去，他可以和你作伴。你心裏有甚麼難過，你可以向他發洩！你萬一有要我的時候，你就同他一塊兒來罷。天若可憐我，有了機會，或者信着你的話，離開這個可憐的中國做『巴黎的漂泊者』去也未可知。我就在這裏少陪罷。(其聲酸楚不忍聞)

柳 (感情興奮，急放着接下來的琴，趨前，雙手緊握着他的左手。) 怎麼你就去！(口吻着薔薇，含淚說) 純潔的薔

薇花！可愛的薔薇花！我柳翠和你小別了，你努力珍重！

秦 (急打開柳的手，低着頭，蒙着目，自己開門，便出去了。)

柳 (也不送他，把門捧統一關，背轉身哭起來。)

李 (最初一味深刻的靜觀，至此作上前慰憐之狀。)

第三幕

人物：

李妻呂夫人 (五十歲)

李子李家騏 (十七歲，意氣甚盛之少年)

李簡齋 (華服)

柳翠 (鮮衣)

佈景：

李簡齋書房

（閉幕時呂夫人專心在勝家公司縫衣機器上面做衣，見其子家騏讀書，心若甚慰。家騏方讀時下雜誌）

呂夫人（停機對其子）家騏你怎麼專門讀一些時下的雜誌呢？別的書總沒有看見你讀過。

家騏 媽！我讀的都是現在新思想的雜誌，讀了很有益處。我在學堂裏，因為思想很新，那一些讀死書的人都趕不上我。我將來想做個思想家。媽好不好？

呂夫人 你能夠成一個有點思想的人，媽自然是喜歡的。不過你總要切實讀書，不要哄我。哄了你的媽不要緊，哄了你自己，將來吃虧也是你自己哩！新雜誌讀讀固然好。專讀讀幾本新雜誌便可以成新思想家嗎？

家騏（放書）媽！現在有好多號稱新思想家的，幾時切切實實讀過書？我還不知道。也不過是雜誌上的學問。（冷笑）即如黎順卿先生，也不過是幾本雜誌念得熟，就吹的那們大。

呂夫人（笑着）你難道就學他們算了嗎？他們就算得新思想家嗎？（低頭又縫起衣來，一面縫，一面講）

咳！我祇怕你也學你的老子一樣，華而不實！家駒呀！（略把眼望望家駒，又縫下去。）

家駒（笑着把雜誌一丟）甚麼撈什子新雜誌，不讀了。（一面走下位來，小孩子一樣，倒他娘的懷裏，望着娘的

臉說）媽！我信你的話。

呂夫人（一手拿着布片，一手撫着家駒的頭說）祇要你信娘的話，便是好孩子了。（目光移至地面的雜誌

上，手推着家駒）孩子！快些去把雜誌檢起來。娘不過要你切實讀書，不是要你莫看雜誌哩。你

要看便把他看完罷，丟丟打打做甚麼？做人不要輕薄，讀書也不要輕薄呢。

家駒（忙把雜誌檢起，插在架上，仍站在他母親面前。他母親低頭縫衣如故。家駒以右手按着他母親的手，望着他的臉

說）娘！你停一會子罷。又不是沒有衣穿，要自己縫甚麼？

呂夫人（停着機器，眼望着家駒笑）你現在有了衣穿了嗎？

家駒（右手徐徐縮回來）不是你老人家歇一會子再縫不好嗎？媽不過做做手工，過過日子，又不

要賺錢，何必那們忙呢。和你的兒子談談世事聽不好嗎？

呂夫人談談世事也好。我總怕你不懂世事，就再多讀書，也沒有用處。好！你坐起來。（家駒立刻倒

着懷裏不動，做着小孩子要奶吃的樣子。他媽打他一下說：「你看！你十六七歲了，還是這們孩子氣。」

家駢 媽！我最恨那班一點點兒年紀便學着走官路裝遺少的人。

呂夫人（笑着說）那班人我也不喜歡，前兒來的胡家七少爺若是祇聽他的話，簡直是個遺老呢。不過像你這樣嬉嬉笑笑全不脫小孩子氣，也該打。你看那一個十七歲的孩子，還問他娘要奶吃呢？

家駢（笑着）媽！算命先生說我要到三十一歲纔上大運呢。

呂夫人 呀！不錯，恐怕到了你爹這們大的年還不得上大運呢。（一面笑一面又踩着機器縫起衣來）

家駢 五十歲上大運也不遲哩。媽！你歇一會罷。（搖着他媽的雙膝）家裏一屋人用錢，靠你省得幾個。橫豎我們不會餓死的。

呂夫人（正色對其子）你有那們好的把握。世間上祇會用錢，不會賺錢的人，不會餓死，誰會餓死？而且你家裏能有多少錢？南莊田北莊地在那裏？你爹掙了一個空架子，却自己又不長德，要去作踐他自己討甚麼小老婆，現在家裏有兩個還不足，又要討甚麼三姨太，眼見得不幾年

連個空架子都要支持不住了。我們討飯都沒有路，我現在所望的就是你，你還是這們淘氣不懂事，你看我急不急？（停機有憂色）

家騏（撫着他母親的手背說）娘！你莫急，我發奮讀書，將來賺了錢，不愁媽沒有飯吃。

呂夫人 咳！曉得你如何。曉得你能不像你父親那樣！你父親當日又何嘗不是志氣昂昂的。他十幾歲的時候，聰明倜儻，誰不說他是個有作爲的人。二十年前講革命排滿也就和今日講甚麼社會改造一個樣的新。你爹爹在二十年前，他也是個新思想家呢。他到不像你們專祇口裏說的好聽。他平日固然很肯讀書，做起事來也肯拚命的幹。所以在那時候他的名譽很好，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幾次派代表回國總有他。他從日本回來那年，已經是二十五歲了。他還守着獨身主義。說中國就是他的愛妻，何必再娶。

家騏 他如何又娶媽媽呢。（笑着望着他娘）

呂夫人 你爹的鬼話，那裏可信。他因爲革命黨的關係，滿清政府下命令要捉他，他追的沒有命，便逃在我家裏來了。我爹爹替他想了許多法子，好容易纔藏住了身。他說他受了我父女的

厚恩，無以為報，要求和我結婚，情願犧牲他二十幾年來的獨身主義。

家駒（笑着）爹說中國就是他的愛妻，他就為着媽，把中國也不要了嗎？

呂夫人（笑着）嚇還講中國，他現在連我也不要了。他在那時候，不過一個窮小子，他的欲望有限。所以他又拿堅守一夫一妻主義的話來騙我，並且曾經和他幾個華而不實的朋友組織一個甚麼『砥柱學會』，聽說那會的信條第一條就是不娶妾。我知道你父親那樣的人，也是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的，所以我那時候就付之一笑了。我和你爹結婚之後，就同跑東京亡命。家駒，你現在吃好的穿好的，那裏知道你爹媽在東京的苦處。

家駒（睜着很大的眼睛望着他媽）怎麼樣苦的。總不至於沒有飯吃罷。

呂夫人 沒有飯吃何消說，我和你爹兩個人，住在市外一間四鋪半席子的房子裏（作手勢）哦呀！怕還沒有這間房子一半大。

家駒（很驚訝）那樣窄的房子？他們講起外國那們好住？

呂夫人（笑着）外國自然好住，不過都是住在錢上，若是沒有錢，便比住在中國還要苦。那房子

既小，主人家又沒有煤氣和水道，客來了要燒一壺開水吃都不容易。你看要娘自己去闢柴，自己去汲水。把水添好，又要自己來生火，遇了好柴倒好，遇着生硬的柴，使盡法子還生不燃，氣勢一吹，那火灰把娘一雙眼睛都幾乎煙瞎了。（說時把手作灰掩目狀。家駒聽了不覺好笑，他母親也笑了。）弄一點開水如此，要弄一餐飯就更苦了。記得有一次從下午三四點鐘弄起，到晚上八九點鐘還沒有到口哩。你以為吃碗飯那們容易嗎？有米有菜的時候，到還苦得有限，最苦的就是沒有米沒有菜的時候。你爹爹又不大肯俯首求人，兩口子祇好坐在席子上擁着被窩，餓的肚子咕羅咕羅的響。

家駒 怎麼那個時候就沒有一個好朋友來周濟些呢？現在爹爹又有這們多好朋友，聽說也有些是在東京同亡過命的知己。

呂夫人 甚麼知己，他們自己說是他的知己罷。像現在雖然是個空架子，到底也是做過官的人家周轉得來。自然朋友就多了。你不希罕他們的酒飯，他們也要倒拖你去喝幾台酒，吃幾頓飯，那個時候，你就好意上人家的門去看他，他就疑你是找他借錢的，恨不把你倒拖出去。却

誰來上你的門呢……話雖是這樣說，世間却也有好人。即如你的劉伯伯他就常來看我們，并且常送些錢來，他那時正辦着一個雜誌，就要你爹爹替他做些文章，謄謄稿子。又請你爹爹教他的少爺和齊丙生二哥的書。每月送他二十塊日本錢，你爹爹又做些文章投到國內的報上常常得一點子錢。所以生活就勉強支持下來了。還有一樁笑話，你劉伯伯有一次到我們那兒來，你爹爹說我們早晨燒了一隻肥雞可惜吃完了。現在還剩了一些雞湯，便留劉伯伯吃飯。

家駢 媽！你們兩個人二十多塊錢一月，怎麼就捨得吃起肥雞來。日本的雞很便宜嗎？

呂夫人 哈哈！蠢東西，我們飯都吃不飽，那裏有錢吃那們貴的肥雞？那不過你爹爹在雞肉舖裏買下來的雞架子，把那些骨頭翅膀，煮出湯來，雖不能吃雞肉也教我們嘗一點油味的意思。你劉伯伯，當時也被我們騙了。後來知道了，笑得甚麼似的。

家駢 （聽了也笑的不可仰）哈哈有趣！

呂夫人 （正色向他兒子說）家駢你笑甚麼，我恐怕你不懂得世上的艱難苦楚，特地把當時吃殘

了的鷄骨頭留下一根來，現在還留在此地哩。（說着從書桌櫃子裏面尋出一個紙包子來，解開便是一

根鷄骨頭，持以示家駢）

家駢

（拿着鷄骨頭看）咳！虧你老人家還留在此地呢。爹恐怕把這些事情都忘了。（他媽接了鷄骨

依舊包起藏好）

呂夫人 你爹是苦缸裏浸出來的人，這些事那裏會忘得掉。也不知道有什麼事激怒了他，弄到這們倒行逆施。一言以蔽之，總是錢害了他罷，他沒有錢的時候，就完全是一個好人，一有了錢，他就另是一個人了。自從革命成了功之後，你爹也是一個小偉人。被省裏人舉了做國會議員，我便同了他上京裏來。那時你剛八歲，祇有這們高呢。（作手勢）他在北京略弄了幾個錢，便不顧天高好厚，鬧着要討起小來，幸喜娘生了你，不然他一個獨身主義的人，又要藉無後爲大的口實來氣我呢。我早知道他是不能安分的人，也不阻止他，那年他的大姨太便進了屋了。嚇！誰知好日子過不久，恰好第二年江西李烈鈞一敗，袁世凱就下令解散國會。捉拿黨人。所以我把你寄得你外公家裏，再同他上東京。那回他自然是失意得很。不過反因得失意，

又把從前的好處恢復轉來。他對同黨的人也仗義，自己也很折節讀書，他恨他沒有學過英文，四十多歲的人，還在正則學校去進初等科念A B C D，這個總比沒有上三十歲的，就藉口年紀老了不能讀書的好的多。他剛學得一年半，英文已經很有底子，就能看粗淺的書。這也怪不得他，你當得你爹那們發憤哩。現在他自然起的晏，那時候他每天四點鐘的時候，早已起來啼啦啦的把我吵醒了。晚上念到十二點還不睡，吵得你娘睡不着也不管。這們發憤，恐怕你一輩子也趕不上你爹呢。（說着依然踩着機器縫衣）

家駙（聽了，面有慚色。）媽！張家叔叔對我說：他曾同我爹在東京學過英文。他還笑我爹讀R，讀不圓呢。

呂夫人 是哪！他們那次學英文，原是五個人同去的，記得是侯叔鸞先生一個，陳伯倫先生一個，你爹爹一個，張家叔叔一個，還有誰……記不起了，他們五個人通恨自己沒有學過英文。有一晚在我們那兒集議，同盟入正則學校去，那四位先生年紀都比你爹輕的多。記得那張叔叔還不過二十四歲哩。你爹爹讀英文發音當然不成功。他們誰不笑他。可是不到一個月先

有一位不來了。不到三個月候，先生和陳先生也不來了。張家叔叔算勉強學了半年，也因事情回了國。倒還是這個R讀不圓的，竟學了一年半，R也讀得圓了。家騏你看事在人爲哩。

家騏

……（點首）

呂夫人 那時你爹雖然也是亡命，却帶了好幾千塊錢來，比起第一次亡命的時候闊綽的多。我同你爹有一次特地到從前住的那個地方去看過一回。那個時候已經被一個勞動者佃着住了。越弄的髒。并且那們小的房子他們有本事住着一家六口人。我們回想那一年真不知如何過的……我這個縫衣的手藝，便是那時候學的。我進的是裁縫學校，你的大姨媽進的是女子美術學校，那個孩子也是個有造就的人，却被你爹爹把他害了……他那個時候，畫幾筆洋畫很不錯。現在可全丟了。祇有我這個手藝沒有丟……咳！（說着又縫起衣來）……後來袁世凱做了皇帝，你爹趁勢和一些朋友跑到雲南運動革命，我還是居在日本。直到第二次革命成了功，我才回北京。你爹那些朋友督的督軍，省的省長，總的總長，你爹也依舊做了國會議員。也有些朋友要台他出來當總長，那知你爹不幹，連國會議員都不願意當了。專

門積些錢做生意。我問他怎麼把他半生革命事業都放棄了，偏來圖利。他說『中國這幾年的混亂雖說有別的原因，』也就壞在革命黨把革命當做一種事業。他自認他雖沒有治國安民的大才。從前種種自問也無負於國。此後他如何，全是他一個人的私德，人家不必管他，因為他把一切的關係都脫掉了……他又說：覺得世間上祇有錢大，有了錢可以做許多痛快事！我就知道他又變成快樂主義者了。所以後來國會解散也好，張勳復辟也好，廣東護法也好，南北議和也好。他總是做他的生意，賺他的錢，討他的小老婆，對於政局他一句話也不說，去年討了你的二姨媽，他還不足，聽說又安排討三姨太。家騏，將來你的姨媽不知要喊到第幾十個纔止呢。（說着笑笑）

家騏（面作憤慨色）誰認得甚麼姨媽！他若再討甚麼三姨太我就要辭職。

呂夫人（笑着）你辭甚麼職？

家騏（帶笑）我辭兒子不做！

呂夫人（笑問）你不做你爹的兒子，做誰的兒子？

家騏（抱着他媽）我做我媽的兒子，我把媽背出去我來養。

呂夫人 你此刻說得好，將來曉得你養不養，娘還是發憤縫衣的好。我有了這張機器我也不怕沒飯吃。就是你不養我也不要緊。（說罷又做起衣來）

家騏 媽！我養，我一定養。

呂夫人（笑）惟願你能養就更好哪。（聽得外面大門響，轎子落下聲）

丫頭（端了茶進來先恭恭敬敬送一碗放在太太的機杼台上）太太請茶。

呂夫人（略點頭問）老爺回來了嗎？

丫頭 太太，剛回來。兩乘轎子，老爺帶着一個體面的姑娘來了。（又端茶到放在家騏的書桌上）騏少爺請茶放在這裏了。（望着家騏細說）騏少爺，你去看看那個姑娘。現在坐在花廳裏哩。（說着拿盤自去了。）

家騏 媽！我去看看誰來了，就來。（開左手門下場）

（李簡齋從右門入，對呂夫人拱拱手，呂夫人忙起立）

呂夫人 毅甫你回來了？

李 回來了。還帶了一個人來了。

呂夫人 毅甫你也有年紀了，何苦又造甚麼孽！

李 (笑着很冷靜) 你怎麼見得我又造了甚麼孽？

呂夫人 你要討三姨太，怕我不肯嗎？一個兩個都進了屋，三個四個又何妨呢！不過你又不是沒有兒子的，何苦要作踐人家的女兒呢？

李 (笑着) 夫人，你也太不知我了。我討姨太太，第一次是因為高興，第二次是因為無聊，現在又何必再作踐人家的女兒。(說着坐在睡椅上，呂夫人對坐)

呂夫人 剛才你不是又帶一個來了嗎？這不是你的三姨太？你哄我做甚麼？

李 (笑着細說) 那裏的話，莫折沒了我。他是我的甚麼三姨太，他是人家的未婚夫人！

呂夫人 (轉笑) 誰的？(聲很細)

李 一個少年藝術家的，這個人比我們偉大的多。哈哈！有趣！

呂夫人 毅甫你今天怎麼這們高興？那個人到底是誰？你如何把他的夫人接到我家來？

李 夫人！我不常說世間祇有錢的力量大，有了錢便可以做許多痛快事嗎？我生平祇做過兩樣快事。一樁是於患難之中和你結婚，一樁是由越南步行到雲南運動革命，推翻了袁世凱，但這兩樁都沒有用着錢的力量，現在可用得着他了。那個人呢是……（把手招夫人和夫人私語了

許久，夫人臉上時帶笑容）……

呂夫人（側耳）那樣的呀！嘎！

李 這是我昨天到他那兒去在門外面聽見了的，你說可憐不可憐？

呂夫人 這兩個孩子真是可憐，你現在如何辦呢。

李（又和夫人耳語）他是爲助那人出洋，纔犧牲……我問着他的老媽子，說那秦……我現在

……？

呂夫人（時作點首狀）！呸！這事情是這們辦也很有趣。你就給他罷？

李 可是現在手中也不大闊綽，你也多少……

呂夫人（笑嘻嘻的）可以，可以，（右手取下一對金戒指交給李）哦！我還去找他們兩個去。他們也是多情，一定也肯加入的！

李（點頭）也好，

（呂夫人由正面右門下場）

李（坐着以食指書空作圓，意極滿足，起作欠伸不覺大笑）哈哈！有趣！

（家驥從右門登場氣沖沖的，聞着他父親說「有趣」更忍不住）

家驥 爹！你老人家蹂躪人家的人格，你還說有趣哩！

李（故作怒色）怎麼會是蹂躪人家的人格？小孩子說話信口開河的！

家驥（怒）怎麼不是你老人家常要我尊重人家的人格，你討人家的女兒做小，算是尊重他的人格嗎？媽媽說你老人家曾經組織過一個學會，那個學會的信條，第一條就是不討小，你老人家不是已經討了兩個小嗎？現在又要把柳翠姑娘接來做第三個姨媽！我恐怕在不得這樣多的姨媽……嚇發誓不討小的人討三個，照這樣算來，若是發誓討小的，不知要討多

少！

李

（有心和家騏辯論）家騏！你說話留心！不要這麼沒規矩，你在不得那樣多的姨媽，你爹却在得那樣多姨太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爹剛討三個小，你便得這樣氣沖沖的好！你爹有的是錢！家騏將來和你多娶幾個罷。好孩子！你是最肯學父親的。

家騏

嚇！我不信。難道這也應該學父親嗎？爹爹！你全不記得從前在東京受的苦。媽今天和我說你老人家第一次在東京亡命的時候，不知道怎麼難過。房子又窄，飯也沒有飽的吃。偶然買些鷄架子煮湯吃，還怕燒多了柴。媽媽把那時吃的鷄骨頭還留在這裏呢。（說着從櫃子裏拿出）現在有了鷄肉吃了，就要討起小來。

李

（笑着）罷罷！你快把那鷄骨頭供在堂屋神龕裏去，就算是（鷄骨傳家）罷。你這個孩子真可惡！簡直和你娘結成一黨，來倒我的擔啦。

（呂夫人正從正面右門裏低着頭拿着一手貴金屬首飾之類上來）

呂夫人

（笑問）嗟！他有甚麼事與我結成一黨，和你倒擔呀？

李（笑答）他不該我又討三姨太哩。（望着他手中）怎麼樣？

呂夫人（數着交與李）這是大姨的，這二姨的，他們都託你拜祝他們倆努力珍重。

李 很好很好！多謝多謝！

家駢 媽！這是送給誰的。

李 送給一個可憐的朋友。他和一個多情的女子戀愛着，如今要到遠處去，又沒有錢，所以我和你媽，及你兩位姨媽，鬥份子送他，你這位少爺也慷慨一點罷。（說着笑伸出手）

家駢 我沒有甚麼，我把甚麼送他？我要送他一點！（尋至書桌上，檢出一本小說，金裝皮面，異常精緻）爹！

這是我一本最愛讀的法國名家小說，名叫歌女與琴師，是講巴黎拉丁區某酒舖裏一個歌女，無意中和一個瓊瑛璘的琴師戀愛了。後來雙雙逃出巴黎，在世界各國流浪演奏。他們的藝術，世界各國的人，受了他們倆的感化，都想望一種純美的世界，所以世界上因此就沒有戰爭了。這雖一篇理想小說，畢竟戀愛的極致，硬有這樣大的力量也未可知。送給你老人家那個可憐的朋友，也叫他們倆看了，增加許多氣力。（交書與其父）

李 (點頭受書) 也說得對，不過也真是秀才人情紙半張子。

家騏 哦！爹爹，你等我吧，我把這個意思題如在上面不好嗎？(取書寫好交之)

李 哦呀！我們說了一氣的話，倒把我那個三姨太太冷落了。

呂夫人 你去把他請來，我要看看他呢。

李 (附夫人耳言)……

呂夫人 (笑頷之) 你去要他到太太房裏來。

(李從右門下場)

家騏 媽！你說三姨太是誰，就是新世界打大鼓的柳翠，我們同學中有許多恭維他的，說他雖然是個大鼓女兒，却性情高傲，不大和無聊的人往來，不知我爹爹却幾時鈎上了他。我剛才看見他坐在那裏，臉上帶着愁容，撫着一張瓊瑛璘在那裏流淚，恐怕是我爹爹逼迫他來的呢。你看把一個全北京喜歡的柳翠，弄到我家裏來供爹爹一個人的享樂，我爹爹這種人真是……

呂夫人 你不要是這們說，你老子也有他的道理。

家騏（驚訝）媽！你怎麼也信起爹爹的話來。

呂夫人 孩子！你曉得甚麼，你爹爹真是一個新思想家哩。

（家騏愈不懂，正要問，李簡齋已由右門帶着柳翠，柳穿着黑裙，紫衣，藍靴，白襪，雲鬢斜梳，態度至悽豔，左手拿着瓊瑤，徐步登場。）

李（指着柳對柳）這就是太太（又指着柳對呂）這就是剛說的三姨太。

柳（放好提琴恭恭敬敬的行了一鞠躬）

李（指着家騏）這就是大少爺。

柳……（一鞠躬）

家騏（不好如何，覺得很對不起似的，還了一鞠躬）

李 翠姐兒好好的伺候太太。（對呂夫人相視而微笑）太太你也不要委屈了她。我正有一點兒事

情要辦，家騏！同我來。去請各位叔叔伯伯來說爹爹今晚又辦喜酒。

（李同家騏由右門出，柳略鞠躬送之）

呂夫人（坐在睡椅上把柳的手一牽攏來細細看了一回臉上含着密笑）好手相，你今年十幾？

柳（低聲）太太十九。

呂夫人 這們一點子年紀，就有這們好的見識，可喜。你將來想做甚麼？

柳……伺候太太。

呂夫人（仍握着手）太太那裏在得你來伺候……（笑着）可是今晚太太偏要你伺候。（指着門

邊放的提琴，）拿那個琴來。

柳（徐往拿提琴，呈呂夫人）……

呂夫人 這個瓊瑛璘是你的？

柳……（已不覺心酸）是我的朋友送我的……

呂夫人 你這們不離手的拿着，想是捨不得這個瓊瑛璘，你倒捨得你那個朋友嗎？

柳……（扯着呂夫人的手倒在呂夫人的懷裏大哭）

第四幕

人物：

秦信芳即（張靈紡）

郵差

柳翠

佈景：

一間茅屋對外開一窗戶，糊着白色窗紙，右手有一張門對外面，窗外放着一大筒材木。左側有兩三株桐樹是北京四月杪的天氣。

（開幕已經是黃昏的時候，秦信芳獨坐在窗外的材木上，低着頭想。）

秦

（沉默了一會長嘆一聲）咳……

（張眼四望，行人已絕，張耳四聽，萬籟無聲。）

好寂寞……

（忽聞遠寺鐘聲

叮噠，入耳）今天又晚了……（沉默了好一會，惟維時張口啊氣，或雙手蒙着頭。）咳，我寂寞我不得了！

我的悲哀向誰去訴……（又沉默……）我錯了。我如何不阻止她，我如何要打甚麼出洋的主意，像現在這樣莫說沒有出洋的希望。就能出洋能進學校乃至於就做了大音樂家受世界上人的尊敬。自己的愛無處寄託却有一點甚麼味……（又沉默了一會）仔細想起來。都是虛榮！我也何嘗不想扯扯法國留學生的洋旗，來抬高我的藝術。翠姑娘雖肯替我犧牲，却也何嘗不想享享物質的快樂。（又沉默了一會）咳！我們都被物質買了。像這樣來講真藝術真愛情。（雙手急蒙着臉）咳！我真要夠羞死了。我活了二十四年竟沒有懂得一點甚麼真人生！我至今纔知道世間上的東西，沒有一樣能換得愛的。自己的愛不能滿足，世界上便沒有一處滿足的地方。（抬頭看梧桐葉）梧桐！你兩三個站在這裏望着我怎麼也不來慰藉我一下，你現在雖然陰濃葉茂，像人的少年時代一樣，但是在我的眼中你比那黃葉蕭瑟的時候更使我難過。（忽然微風一動，一度嫩葉冉冉的落了下來，信芳看了不覺感極）可憐的桐葉，中國人不同情我，你倒同情我嗎？（不覺淚下，接着那皮葉子吻着）桐葉！我感謝你！我感謝你！（呆了一會，忽然道）哦！我忘記了我那個可憐的薔薇，她還孤孤單單的在房裏餓着，我剛才又落了一些淚珠怎麼不

拿去養着他！（說着在地下尋眼淚） 剛纔我分明有十來粒淚珠落在此地，却滾到那裏去了？

（低頭尋着）

（郵差從屋後樹林中找來，至秦信芳的身邊，用手推他。）

郵差 喂！你尋甚麼？

秦 （猛然一驚，抬頭望着他一會） 我找眼淚呀。

郵差 （笑着搭訕） 眼淚落下了，也就算了。找他做甚麼。你眼眶中裏不是還藏着許多嗎？

秦 （呆着） 世間上要落眼淚的事情，還有山一樣的多，我眼眶裏那裏藏得那們多淚珠，不愛惜些，我那幾朵可憐的白薔薇不會活活的餓死嗎？

郵差 （不懂） 我不懂你說些甚麼。朋友借問你，你是不是張雪舫先生呀？

秦 （更驚） 嚇！你怎麼會知道我是張雪舫？

郵差 我是個送郵便的，這裏有一封雙掛號的包裹，託你轉交一個甚麼柳女士。

秦 （急接了一看，搖着頭） 柳女士不在這裏了。

郵差 那我不管，你權且代收下罷，請在這個單子上寫個名，蓋一顆印，快快把我。

秦 那麼，請你等一等。（進去，先弄洋火點燃了洋臘燭，窗紙大亮。然後扯下單子，來署名調印。從紙窗上都看得清白。）

郵差 （走來走去，四面看了一下，手撐着大梧桐樹。）哦！原來在這個冷寂的地方。我從來也沒有到過。若

不是那個老媽媽告訴我，我硬找不到。

秦 （拿着單子出來交郵差）寫好了，印也蓋了，你拿去罷。

郵差 （接着看了一眼）呸……不錯！勞駕勞駕，再見再見。（依舊從屋左側樹陰裏走去了。）

秦 （負手走來走去，獨自）我這裏從來沒有郵差來過。除開翠姑娘和吳媽媽也沒有第三個人知

道這個地方，這小包却是誰送來的呢……呵！等我過細看一看！（由右門入，坐在窗前，取包細看。忽

然拍案一下。）這紙條兒背面明明刻着李榮禧堂用箋，不是那李老頭兒寄來的却是誰寄來

的？這一定是那李老頭兒那一天聽得我和翠姑娘哭在一塊兒，心裏吃醋，昨晚翠姑娘嫁到

他家裏去了，他特寄這些東西來侮辱我的無疑！（想要開，又不敢開，把小包丟在一邊，把瓶內養着的薔

薇抱到面前，望着她忽說。）

討厭的薔薇，你怎麼開得這麼血一樣的紅，你替誰紅呀？你是不是

替那李老頭兒紅呀？我把淚珠養着你，你反替他好看，却不也笑我沒用嗎？是的！我一個堂堂男子要成功，不能自己想法子，却要犧牲你心愛的人去供資本家的蹂躪，我這樣的人有甚麼用……（又低下頭去）……咳！我越想我越受這種侮辱不住！（抱着花瓶在胸前，吻着花瓣細看）

哦！純愛的薔薇花喲！你怎麼忽然白得這麼可憐？我祇怕要和你同運命了！我的淚珠也快盡了！你也快要餓死了！我們倆恐怕都沒有機會再見那小別你的人，現在我也要和你小別了。（說着連親了花幾個嘴，把她移在一邊，低頭在抽屜裏拿出一柄小刀來，站起正要自殺！忽聞瓊瓊的聲音自遠而至。嗚嗚然如泣如訴，繚繚不盡，秦手中的刀不覺停住了，漸聞聲音愈近……）

柳

（一面走，一面拉着瓊瓊登場。穿着一身青色新式衣服，頭上亂挽着新式的頭，一個青披肩從頭上直垂下來。就像聖母瑪利亞的樣子，一步一步的走到窗前，忽見窗內秦持刀作將自殺狀，不覺驚呼。）**喂！信芳等一等！**

秦

（手中短刀自墜，乘着洋臘燭從右門裏走出來。把柳翠一照，大驚！把燭對台的正中一放，驚呼。）**喂！這不是我的翠妹來了嗎？**（欲攔去抱她而未敢）

柳

（以曼長悽咽的聲音答道）是你的翠妹同你的朋友一塊兒回來了。（信芳接過提琴）

(兩個人都喜極了悲極了兩個人猛力一塊兒抱着柳翠頭伏在信芳的懷裏低聲的哭了許久都倦了就在窗前那簡木材上相擁着坐下。)

秦 (撫着提琴問之) 好朋友,我以為我不能再見你了。你怎麼樣又回來了?

柳 他說他捨不得他的老朋友。

秦 哦還有一位老等着你的,他聽見你回來了,不知道怎麼歡喜呢!(念入內捧出那瓶薔薇花來)

柳 (接吻着花瓶向花連連吻着) 哦呀純潔的薔薇花,可愛的薔薇花,我柳翠勞你久等了。

秦 翠姑娘你昨晚不是和李簡齋先生結了婚嗎?你到底如何去志那樣的堅,歸心又這樣的急呢?

柳 (嘆了一聲) 咳!信芳,我到李家去,你不怨我嗎?你一定是怨我的。我知過。我自從請你做琴師以來,蒙你待我非常親切,人非木石,誰不感恩。後來你又把我從火中間救出來。我這個身子,早已經是你的了。但我生平好勝,總想法子也要替你也出一點力,表示我們女子也有本事,不自受人家的恩典,怎奈生不逢辰,又是個女子總做不起人,所以非常煩悶。後來聽得吳媽

媽講起一個張二小姐，說他的母親如何早逝，父親如何廉潔，又講起他的大少爺張雪舫如何有特性，又如何不幸老太爺在任上不在了，少爺也落得東飄西蕩，並且飄到北京來。又講這位少爺如何愛音樂。如何在東京留過兩年學，我那個時候很可憐這位少爺，吳媽媽當時還笑過我的。並且心裏疑這個少爺就是你。直到聽人家說這張瓊瓊是日本貨，我細看這上面又刻了雪舫兩個字，就知道張雪舫便一定是你無疑了。我心裏祇盼望你成一個大音樂家，我便犧牲我的愛，和這條苦命都願意。因為我想我若不肯犧牲我的愛和你結婚，你又沒有財產，徒然添重你的負累，你縱然有藝術的天才，也要被柴米油鹽這些事把你坑死，兒啼女哭的聲音把你哭死，那裏還有餘力去發展他呢。加上我平常聽得你說，有許多藝術家的姊妹情願犧牲她自己助她們的兄弟成功。我也想做這樣的人，所以我決意屈身做一個有錢的人的小。我這們一個大鼓女兒犧牲了有甚麼要緊，祇要能借着那個人金錢的能力，能發展你的天才，成一個少年中國開國的音樂家，那麼我這個犧牲不也很值得嗎？你問我求婚那天，我拒絕你，我忍心拒絕了你。（悲哽之聲）珍重對你說，任我如何賤，如何對你不住，

你總要把我當着你的好妹妹，就是這個意思，你還記得嗎？

秦
(點頭不語)

柳

我和這個可愛的薔薇花小別之後，那李老爺便十分的撫慰我，說他愛我，祇要我願意到他家去，我有甚麼事，他都願意幫我。我因着愛你，便不由我不承諾他。我要他先交五百塊錢來，他馬上打了支單給我收了。我把一切東西都給了吳媽媽，祇帶着你送我的這張瓊瑛璘和那五百塊錢支單，就同到他家裏去。第一晚就伺候了他家大太太一晚，誰知他家還有二姨太太三姨太太，大太太還有一個少爺在學校裏念書，那一天大太太和少爺不該李老爺又討甚麼三姨太太，大姨太太，二姨太太，又和大太太倒擔，鬧得一家烟霧遮天。并且把我排佈起來拘束起來，我看了這種情形，知道我的夢想是失敗了。照這樣莫說我一點好日子也沒有過。從前的自由也都要剝奪。連我唯一的目的助你藝術上的成功是沒有望了。并且我本來相信自己意志強固，想捨掉你總也沒有甚麼那樣難過，誰知一到了他家，覺得舉目無親的。可親的祇有這個瓊瑛璘。一想起送這個瓊瑛璘給我的人，他正光孤孤單單，在這個冷冷寂寂的地方。

苦悶，就不覺得一刻子也難過起來，覺得我這次犧牲真是無謂得很，而且不是人生所能堪的。又一想放着我清潔的身子，和這條小命在，總還有別的愛你，報你的方法可想！所以我就決定了志，當着他們對李老爺說，你們的家庭已經不安，因為我要加入更弄得不安，這真是我的罪過，我這次是爲朋友來的，你們也是我的朋友，我怎麼要因幫這個朋友害那個朋友呢。我現在要走啦，這是我借你的五百塊錢，我依然還你，就算我與你一點兒關係也沒有了。我受了太太老爺們的厚恩，祇有祝你們全家的人太平罷。說完了這個話，我穿着舊時的衣，拿着帶來的瓊瑛璘我就出來了。

秦 你就一直到這兒來的嗎？

柳 我出來之後，天色已經很晚了。我就望家裏走。天又黑，風又寒，路又遠得很。要喊膠皮，又沒有帶一個錢，好容易一步一步的挨到家裏。吳媽媽看着我的樣子呀，她哭起來了。她也贊成我跑出來，她說：『你怕沒有飯吃，我討飯也來養你。』怪我當初太執意了，不聽她的好話。她又說你聽見她說，我到李家去了，你哭倒啦。我若回來呀，你一定難過得很。我一想起你平日

那們噪的性子，那裏嘗得這個大的痛苦呢。第二就恐怕你要誤解我的意思，第一呀就恐怕你因為着失望你……你要自殺啦。我心裏不想是這們想，可但是又不能不這們想！我着急啦，我扯了牀上一個披肩，拿着這壞璣辭別了吳媽媽我就走啦。平日是坐膠皮，到不覺得怎麼，可是自己走起來，不知道路怎樣壞，這樣遠，我走到這個屋子的後面，我兩個腿也去乏啦。先前呀恨不得天給我生兩個翅膀，一下子就飛到你這兒來，一把抱着你哭訴我的心事，可是一到屋後呀，我倒怕起來啦。

秦 你怕誰呀？

柳 (低頭斜望着信芳) 我怕你怪我不要你，你也不要我啦。

秦 噯！誰不要你？我那裏知道你會來呢。

柳 你聽我說：我那個時候呀，想要會你嗎，又怕你罵我不要我；要回去嗎？又怕你心裏失望，生出甚麼危險的事來，叫我真是進退兩難呀。可是我想起你說過我若是有要你的時候，就同他（指着環璣）來，有甚麼心事呢，也可以向他說。所以我一面走，一面就把我的心事訴給這

位朋友聽。我說呀我還是來聽你罷！（慚悲嘆）見了你，把我的心事教你知道啦。你就不要我，我就死在你的腳下也……願……意……可不想一到窗下就看見你自殺啦。信芳！你若是那們不了解我；你何不先殺了我倒好。你想！你死了，我可怎麼樣？（哭）

秦

（聽罷唯有愛敬與感激之情如火如荼的扯着她的手）翠妹！你的心事，我已經知道了。（語極悲壯而沉重）十二分知道了！妹妹你安心罷。我就怎麼蠢，也不至誤解妹妹進一步愛我的好心。不過我近來的頭腦變成很感傷的起來。平日雖然感傷，因為每日有你的微笑，你的高歌，你的雄辯把他緩和了，一旦把你這副緩和劑去了。翠妹！你看我就要不失望行嗎？咳！翠妹！我感激你，我不能不感激你，你遲來一會子我已經和你永別了。你因為我從火中救了你，便就要如何報我，現在你把我從失望的淵中間救出來，你報我也有餘了，你沒有白受人家的恩典了。哦呀！說起來還不能不感謝我這個朋友。（指提琴）要不是他先告訴我說我的翠妹回來了兩個張雪舫也死掉了呢。

柳

（止淚）怎麼說呢。

秦 我拿着刀子正要自殺的時候，忽聽得這位老朋友淒涼委婉的聲音，我早疑是你來了。所以等到了你喊我『等一等』我早已等着你好久了。若不是你喊那一聲，我這齣戲如何唱得下台呢？
（抱着柳翠臉伴臉的喜歡）

柳 （笑着）你自己放下屠刀就是啦。何必客氣。可但是信芳，你怎麼就那們急的要自殺呢？

秦 （眉宇忽含餘怒）你嫁到李家也罷。那李老頭兒明知我愛你，偏要寄些東西來侮辱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又明知沒本事殺他，祇好自殺算了。

柳 那李老爺寄了些甚麼東西來侮辱你？

秦 他呀……寄一個包裹郵便來，要我轉交你的，我想你明明嫁在他家裏，却寄來要我轉交，豈不有意來侮辱我？

柳 （怔了一會子）你解開看了沒有？

秦 因為是你的，所以我不敢解開。

柳 你快拿來就在這裏看看。

秦 (急由右門入室，找着包裹郵便，拿出來，給柳)

柳 (把花瓶放在燭前，接着小包，一看見還是油紙包着，麻繩縛着很緊，便問信芳) 信芳！你快拿把刀子來。

秦 (急入，尋出先時手中墜下的刀子，自己拿着，看了又看，又在自己頸上試了幾試，嚥着舌子) 噯呀！

柳 快拿來，你那做甚麼？

秦 翠妹，告訴你說，這就是先時我要自殺的刀子。

柳 (顫着手拿起看了一眼，望着信芳笑說) 這東西割了就要出紅血，不是耍的。你這種感情太盛的孩子拿了很危險，以後要不許你拿。(一面俯身割包裹繩子，割了便安排丟掉) 這樣危險的東西丟掉了罷。

秦 (正色略帶笑按着柳將丟的刀子) 翠妹！不要緊，給我留下做個紀念罷。實際講起來，我們若沒有自殺的決心，也決難做成甚麼事情，你看幾個有成就的人是怕死的！我以為一個人有一點甚麼天才，就要拿他的天職，來報效人類社會，我自己既立志做個音樂家，你又肯犧牲自己來望我做音樂家，音樂就是我的天職了。你有天賦的美麗的聲音和美麗的情操，聲樂就是

你是天職了。不過我們學問不足，工夫也沒有到，所以報效人類社會的力量也不多。我現在決志信你的話想法子一塊兒上法國去罷！好在那地方也有我許多舊朋友，一定肯招扶我們，我們若到了法國或其他的藝術國，混了幾年還是一無所得的時候，那麼這把刀子，饒得我這一次，饒不得第二次，我們倆就一塊兒自殺了罷！（態度嚴肅向小刀吻了一下給柳）

柳 （接着小刀也嚴嚴肅肅的吻了一下） 仍交與秦。

秦 （恭恭敬敬的拿進屋子藏好去了）

柳 （解開包裹一看見是一本皮裝金字的書，內夾着一封信，另外有一個封子，內裏是四個金戒指。） 哦呀，哦呀！這是誰送來的。（這裏有一封信發函，伸紙，還夾着一個銀行支單，先看支單）這是中法銀行兩千元的支單。送給誰的呀！

秦 （出來忙問） 甚麼兩千元的支單，幹甚麼？

柳 （伸信） 信芳！快來看。這裏有一封信。（指着書）這是一本英文書。

秦 （接着書一看） 哦！這是法文的小說。

柳 (扯着綫) 暫且沒管他是英文法文，你來看這裏。(秦一塊兒坐下看信)

秦 (念着) 張雪舫先生的未婚夫人柳小姐青鑒……

柳 (害羞掩着信芳的口道) 噯噫……(低下頭去)

秦 (讓柳掩着口再念一遍) ……小姐來看這封信的時候，想已經和那純潔可愛的薔薇花接吻了。但不知還記那些紅紅綠綠的野花否？那些紅綠花兒，在小姐看來，豈不村俗可厭，然他當日亦復純潔而可愛，且也曾受過人家親密的接吻，不過今日已經自慚形穢不敢自伍於薔薇了。

秦 李老頭兒到也不俗。可是(看信尾)翠妹！你看這信，分明是昨日下午寫的。你剛到他家，怎麼就知道你看信的時候，已經到這兒來了呢？

柳 你莫管他，念下去罷。

秦 (續念) 小姐和張君皆有藝術的天才。鄙人數年來物色風塵，纔得一見。久想於兩君天才有所助長，迄未得間。平時相見，小姐雖曲賜周旋，然未嘗不以俗物相待。鄙人於人海之中，蠕蠕

擾攘半世，所交遊晉接者無非俗物，日強其掛衣冠，盛飲食，看可憎之面目，聽無謂之語言，欲其不俗，其可得耶。然鄙人少時對於藝術，亦嘗究心。至今亦尚爲藝術之愛好者，且欲進而爲藝術之保護者。第二次革命以後，鄙人脫離國會，漫學陶朱，逐什一之利。舊時革命同志，或憐其墜入悲觀，或詆其趨於物質，雖山妻相守二十餘年，曾不能稍解醉翁之意。其實鄙人之事生產，悲觀與物質主義亦兩有之。而其最大目的，則重在藉金錢的力量做幾樁痛快事。此意亦曾與山妻說過。昨者驅車訪小姐寓所時，及門，聞內有人聲，因端立而聽，兩君相愛之篤，相知之深，及小姐的犧牲精神，令人聞之，不能自禁其感服敬愛之念，因私心自慶謂利用金力的時機已至，亦自忘其竊聽之罪了。其所以不直接贈金兩君，而欲屈尊小姐者，鄙人非敢有此狗膽，以小姐說話中間，有以做姨太太爲樂者是等於鄙人未討姨太太以前以討姨太太爲樂同也。此夢不破，兩君愛情生活必難圓滿。所以鄙人便高興做兩君羅曼斯中的惡漢，使小姐嘗嘗做姨太太之苦，及有姨太太者的家庭之如何不幸福，其實其所謂苦所謂不幸福，固千百倍於小姐一兩日間所身受而目擊者也。鄙人既知小姐必歸，所以特馳函道意，并呈

上中法銀行支單二千元。兩君至法，儉用之，可支兩年。留學生生活以受苦爲最上乘也。其外有山妻呂君約指兩枚。兩姬人約指各一枚，以時價換之，已夠旅費。卽望兩君速治裝就道，努力學問。此金非官費，非自費，更非張君所謂資費，實一個藝術愛好者及愛情生活之同情者的薄志而已。他日藝成歸國，華妙莊嚴的樂壇之一角，有髮蟠之老翁率其家人聽而忘其老之至者，則鄙人也。再『歌女與琴師』法文小說一冊，爲小兒愛讀之書。聞兩君之風，特以相贈。船中多暇，讀之可以忘旅途之苦。後會有期，祝兩君前途多福。再紅綠野花兒，附筆祝白薔薇花君的勝利。

藝術保護者李簡齋毅甫頓首

秦

(念完還望着信)……

柳

(感謝驚訝的表情) 信芳！我長好罵中國人沒有同情，誰知連北京這個人海中間，却也有同情

我們的人。我長罵北京人沒有用，不肯做有益的事情，誰知連這個惡濁社會中間，却也有知道愛好藝術保護藝術的人，我此後也不敢輕視中國人了。咳！祇可惜我倒給他騙了。我怎麼

這們沒本事。咳！給他騙了。難怪他介紹我見他太太的時候和他太太暗地裏的笑，他太太扯着我的手，說我手相好，年輕有見識，并且又要我陪他睡呢。嚶噫醜……（蒙着面）我被他騙了。

秦（滿足之狀感激之狀）翠妹！你正要感激他呢，他不知道給你多少好教訓，你還受用不盡呢。

（想着感激）好好！李毅甫先生好！這個惡漢唱得好。

柳（開着半面）甚麼唱得好，怕你將來不學他一樣討三個罷。

秦（指着燭）這枝洋臘燭在這裏！我張雪舫若討了小，教我死了，來生變……！

柳（一手掩着他的變字）好好好的說話，賭甚麼咒。我信你的人格就是！（低頭忽失笑）

秦（微笑望着她）你笑甚麼？

柳我又記起那一天在新世界唱大鼓的時候，那王司夫說的話了。他當着那樣多的人，說他媽祝我得一個知心的……（說着頭與聲都低了）

秦！哦！虧你記得……實在也難得王司夫母子那樣好的心，真是可感謝得很。不過他們也想不到這個知心的……却是區區呢。咳……就是我自己也何嘗想到……我也祇有惟願你常

常像這薔薇花一樣的好啊。

柳

（翻着說本法文小說的前面看着，聞語一面笑着望信芳一面指花）信芳！我也惟願你常常像這白薔薇

一樣的純潔啊！（指着書）你看這書上還題了一些甚麼話呢，（二人同看了一會）啊！這個少爺真是個多情的人喲，怎麼單選了這一本好書送給我們。這書裏所描寫的是一個巴黎的歌女和一個瓊瑛的名手相愛，倒好像我們倆的事情一個樣子，不同的就是他們倆逃出巴黎我們倆想上巴黎去罷。

秦

我們倆若到了巴黎，定要同到拉丁區訪一訪他們的流風餘韻。

柳

（體倦思睡）去罷。

秦

怎麼就能去？

柳

（模模糊糊的）聽是甚麼叫？

秦

（振耳聽似聞雁聲）敢莫是雁叫？

柳

這個時候那裏來的大雁？

秦 (微笑答之) 想是那新世界大鼓台的屏風上面那一對大雁那一天從火中間飛出來的罷!

柳 (模模糊糊的) 他們倆飛上那兒去?

秦 (微笑答之) 莫非也是上法國去?

柳 (把手指着天上抬着愜愜的眼模模糊糊的) 大雁兒等一等我們倆同你一陣去罷。

秦 (撫柳背, 恐其受涼, 催她進去睡) 好妹妹! 『你進去吧。』

柳 (誤聽「你進去」爲「一陣去」, 又模模糊糊的伸出手來要接甚麼似的) 好哥哥! 我那純潔可愛的白薔

薇呢? 我要帶了一陣兒去啲。

秦 (知其誤聽, 笑取花瓶與之) 你的最愛薔薇, 在這裏啊。

柳 (抱着瓶內花兒吻着, 睡在信芳懷裏)

秦 (又催柳進去) 你進去啲?

柳 (模糊答曰) 去……啲。(可是依然不動)

秦 (不忍離之起身愛極吻之) 你乏了, 歇一會子, 再進去也好。好妹妹, 我拉個月光曲你聽罷。(說罷

整着提琴，拉起皮脫渾的月光曲來。微風生樹，桐葉搖青，台中洋臘，因風吹滅。滿天無翳一輪將圓之月，從桐梢直照此對情人，亦若貪看柳翠姑娘抱蓄微欲睡之姿，貪聽瓊瑣天才張雪舫君之妙曲也。

——幕下——

國粹

歐陽予倩

登場人名：

老爺

太太

媒婆

姨太太

A 女士

B 女士

C 女士

D 女士

E 女士

黃四爺

富家的「母」和「女」

貧家的「夫」和「妻」

阿毛

警察

甲

乙

丙

僕人

一 (大廳上有一對老夫妻坐着，一個媒婆。方老太婆走上來。)

媒婆 老爺太太，恭喜恭喜，已經來了。

老爺 來了嗎？

(太太起身)

媒婆 來了。打扮起來不知道多體面，真是你好福氣。

老爺 就是價錢太貴了。

媒婆 五百塊錢討個那樣漂亮的姨太太還嫌貴？人家幾千幾萬討回去的還不見得比得上呢！

你回頭試試看，只要伺候得你好，你一定又要怪我辦得太便宜了呢。哈哈哈哈哈。(急急跑下又跑上來)來了來了。鞭爆呢？鞭爆呢？

(太太慌慌忙忙拿着鞭爆上，老爺嫌長了。)

老爺 太長了，剪掉一點去，留一段過年放。

太太 得了得了。

老爺 不行不行。

(太太還是將鞭爆交給媒婆)

(媒婆把老爺太太的椅子放在當中，外面鞭爆響，媒婆扶着一個女子上來，起先叫那女子站在旁邊。)

媒婆 這是老爺，這是太太，姑娘送茶罷。

（那女子被媒婆攙着，正對着老爺太太拜了幾拜。旁邊有個用人送上兩碗茶。女子拜完便端着送給老爺太太，再下去跪在老爺面前，老爺便開始訓話。如果在堂子裏娶一個時髦官人，有時另當別論，普通人家娶妾都是和這樣大同小異的禮節，尤其在廣東非此不可。）

媒婆 這位姑娘很年輕，不大懂得禮節，請老爺太太太多的教訓她才好。

老爺 你既是到了我們家裏，你就成了大家人家的女子了。第一要學規矩。要知道做人。作事要勤勞。居家要儉樸。不准到外頭去走。見着不認識的人，不要說話。要聽老爺太太的話。不要說是你，就是太太不聽我的話，我都不答應。作女人不要七嘴八舌。不要搬動是非。你聽話自然歡喜你；不聽話那是國有國法，家有家法。還有……

（老爺的話正說到這裏，忽聽見外邊吵鬧。在大家驚訝之間，已經走進一羣女學生打扮的人，這幾個人把 A B C D E 等字來代表她們罷。她們穿着漂亮的衣裳，手裏舉着白布旗，上書解放二字。她們一進門，老爺太太都很驚訝，那個女子還是跪在地下，沒有得老爺的命令沒有站起來。）

A女 這太殘忍了。同是一樣的人，這樣的待遇嗎？

B女 這真是蹂躪女子的人格。

C女 這是侮辱女性。

A女 這就是土豪劣紳。

同說 打倒，打倒，打倒！

（老爺生了氣，站起來對着這班女子。）

老爺 這是我家裏的私事，不與你們各位相干，你們各位不必過問罷。

A女 我們是女子解放運動者，凡屬是女子被壓迫的，我們都要來幫助她得到覺悟，得到解放。

（對跪着的女子）喂，你也是個人，你爲什麼跪在他的面前？他拿錢把你當貨物似的買了來，把

你當奴隸，當玩具，當貓當狗，你太可憐了。起來吧，跟我們去吧！

（她們儘管說，那女子只管聽着不作聲，她們想攙她起來，她不起來，免不得伏在地下哭。她雖沒有懂得透她們的說話，也不免多少有些身世之感，可是這種感慨，在她是不久就過去的老爺見她們對他新買的女說這類的話，心下十分不

安，可是他一聲不響，只在一旁凝神站着，好似在那裏想主意，又好似研究那班女志士的行動。

老爺（一半自言自語）世界上可憐的女子多着呢，只要有飯吃有衣穿已經算好的了！

A女 只要當牛當馬當豬當狗一般喂飽了就算好了嗎？

（在這個時候，老爺忽然從A女士的動作語言認識了她。）

老爺 這位女士，你不是黃家的五姨太嗎？你們老爺爲什麼許你在外面胡鬧？

A女 什麼？

B女 你不得胡鬧，這是黃四先生第五個女公子。你想侮辱她嗎？

老爺 黃四先生的女公子？如果她是黃四先生的女公子，那這個也就是我的女公子。（他指着他的妾）

B女 豈有此理，你竟敢侮辱人嗎？

老爺 照你們這樣說，我也不要辯明說自己對，不過你們的運動從我下手可太犯不着了。我既夠不上豪，更夠不上紳，無論你們把我怎麼樣，都沒有甚麼了不得。那些有鎗守着的洋樓裏

頭你們能夠進得去嗎？那些高門樓大宅院你們進得去嗎？那些坐在汽車裏頭，左邊摟着右邊抱着的，你們能夠過問嗎？問問看——侮辱怕不用狗血淋你們的頭！

A 女 豈有此理。

C 女 拔他的鬍子！

（她們一個吆喝大家擁上前去拔他的鬍子，他一見勢頭不對，望後就躲。媒婆趕緊把地下的女子扶起，大家一同逃到裏面去。那幾位女志士也就不再追趕，只氣恨恨地望着。）

B 女 這老東西真可惡。我們總算也給了他一點教訓，我們回去開個會，再討論對付他的方法罷。

一同 好，我們走。

（她們整隊而退，熄電燈交第二場。）

*

*

二 （頭場的老爺和黃四先生在一個地方會面）

老爺 黃四爺，你好？

黃四 很好，謝謝。

老爺 你的姨太太都在外頭有工作嗎？

黃四 她們個個都有工作，而且都有收入。

老爺 她們作的是甚麼工作？

黃四 婦女解放運動，打倒土豪劣紳。（說着對那老爺一指）

（黃四爺說說的時候，只見嘴動，不見臉皮子動。他的身子好像木頭，他的臉上好像下着一層霜，眼睛很有神，可是時常會釘住一個方向不動。這是他平時對人說話的態度。據說女人很喜歡他，在普通人是一定不信的。他輕描淡寫說出以上的一句話，把那位老爺嚇住了。）

老爺 嚇死人嚇死人。你怎麼會讓她們去幹這些把戲？

黃四 因為現在的潮流歡喜這個。人家都在那裏作運動，我就在家裏把她們訓練好了，讓她們分途加入。無論用什麼手段都要加入。

老爺 呵，呵，原來是假意。

黃四 絕對是真的。而且人家叫得響，我們叫得更響；人家的話說得激烈，我們加倍的激烈；人家的態度澈底，我們格外的澈底；所以拿我沒有法子。也就更無從說我是土豪劣紳。那些什麼會，什麼團，好比是糖，我們好比是水，要極力的滲進去，糖化了，水還在。

老爺 只怕太陽一出把水都曬乾了。

黃四 太陽不見得時時照着，不見得四處照到。不見太陽的地方多着呢。有水氣就把牠長霉。
(這個字說得沉重) 才是對付現在的好武器呢!

老爺 你的姨太太們在外邊去活動，晚上還回家不回家呢?

黃四 怎麼不回家?有好房子住，有好衣裳穿，有好菜飯吃，怎麼不回家?

老爺 她們不會反抗你嗎?

黃四 她們活着的時候，決不會反抗我。我的精神浸透了她們了。

老爺 要我的家裏人到外頭去那樣鬧，我真捨不得。

黃四 捨得又怎麼樣？你那姨太太的樣子拿出去見得人嗎？

（黃四爺乾笑兩聲，悠然而去。那老爺望着他的背影，鬍子越蹶越高，呷了一聲，捏着拳頭作出盛怒的樣子，望前一伸，熄）

（體換第三場）

三

（樓上的圓窗開着，一位小姐正在那裏對鏡化粧，她的母親在旁邊看着，她好像很生氣似的。）

女 世界上的事真是不公平，我們都是受壓迫的。

母 你一天到晚就是這樣吵，也不知道到底爲着什麼。

女 你看伍家的那幾個女，她們也不過多幾個臭錢，就是那樣盛氣凌人。昨天晚上在宋公館跳舞，那個大姑娘，故意拿她手上的金剛鑽和我手上的來比，明知道我的不如她的，不過想叫我顯出寒村來罷了。她又說要辦這樣，要辦那樣，在衆人面前顯她的才幹，我真氣死了。如果我有錢，我真想一聲不響，把她所要辦的那些甚麼叫事業，一樣一樣辦給她們看。

母 她們也不過是信口開河罷了，何必跟她們認真呢。

女 最討厭的是我要嫁到她們家裏去，小姑子對嫂子一定是不好的，我那一樣都趕不上她們，爸爸又不肯多給我幾個錢。

母 天理良心，你爸爸爲了兩個女真費了不少的心血呢！你還埋怨你爸爸嗎？

女 我并不是要埋怨爸爸，只是爸爸也真不公平。

母 你爸爸怎麼不公平？

女 妹妹比我先嫁，爸爸給她八萬塊錢，輪到我了，就只有五萬，比妹妹少了三萬，可見得爸爸只歡喜滿女！

母 那你不要那樣說。爸爸不是給了你一所房子嗎？那所房子也要值好幾萬塊錢呢。

女 那所房子真不好，窮人租不起，闊人又不要，一直那樣空着，我真不要那所房子。五萬塊現洋錢存放起來靠利錢至多每月三五百塊錢，存在銀行裏還更少，最多不過五厘，每月得二百來塊錢。媽，你想，二三百塊夠作什麼用？真是不夠請人吃一頓便飯呢。你知道伍家的一付吃

西餐的器具都值兩萬塊。

母 你們真是眼睜看大了。我們從前作女作媳婦，每月有十千錢作零用已經就好得了不得了，誰像你們現在，每月拿二三百塊錢的利錢還嫌不夠。倘若要跟人家比闊，闊人當中還有更闊的人，怎麼去跟人家比呢？也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就得了。

女 媽這些都是落伍的議論，你知道，現在的世界不是從前的世界了，現在比從前文明得多了！

母 我知道你說我不懂你們的新學，說我是野蠻是不是？你爸爸爲了你們花的錢也就真不少了。可憐他從早到晚忙個不休，還不爲的弄幾個錢？你們都應當體貼才是。近來因爲他生意不大好，沒有許多現錢來陪嫁，你就在那樣埋怨他，還要說我是落伍呢，野蠻呢，你真是太不孝了。

女 我真是一肚子的委曲，母親還要說我不孝，將來我嫁到那邊被別人磨折死了，媽也是不管我的。

母 這真是太豈有此理，埋怨我有什麼辦法？

女 媽要是疼女兒的，一定會替女兒打算。

母 真是「兒大作娘難。」我是個娘兒們，又是個老腐敗，我也不能自己出去賺錢，娘家又沒有十萬八萬的陪嫁銀子帶了來，要我怎麼樣？你們的眼眶子也太大了。你是進過學堂的，有本事爲什麼不自己去賺錢？

女 你不知道上等的女人自己去謀生活是丟臉的事嗎？好，明天我就去工作去。

母 做工去？嬌生慣養工什麼工？幾時看見過作工的人睡到十二點鐘起床的。

女 嬌生慣養是父母慣的。

母 像這樣吵起來，真要把我吵死了。我真不如早死好。

女 母親要這樣說，還是我先死罷。

（女哭母也哭，熄燈轉入第四景。）

*

*

*

*

四

（在圓窗的下層打開一個方洞，裏面有一對苦力的夫妻。妻坐着補破衣服，夫拿一棍竹槓子站在旁邊。一張床上。

妻 像這樣怎麼了？

夫 ……………

妻 明天又沒米了。欠了人家的債，來討過好幾次了——只有今天沒來催。小孩子又是病。你看！

（指着床上）

夫 ……………

妻 問你老不開口，總要有個辦法才好呢。

夫 我的事你還不知道嗎？我怎麼樣？我又不抽煙，又不喝酒，我的氣力只有這樣多，無論怎樣，工錢總是有限的，我的工錢只夠我吃，你的工錢只夠你吃。小孩子總要吃的，衣裳也要穿。如果一個人像狗似的除了飽肚子沒有別的事，那我們也可以模糊過去了。

妻 像如今這樣怎麼模糊得過去呀！

夫 （放下手中的槓子）那個老太婆又來跟我講了。她說我們的二女兒在那家人家，老爺太太都

很歡喜她。

妻 你又想把大女兒也賣了嗎？

夫 (沉吟半晌) 在家裏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太可憐了，不如送給人家去，我們也救了目前的急，她也好去吃飽飯。女兒本是賠錢貨，總是要給人家的。

妻 ……早知道是這樣，不養兒女倒好！(哭)

夫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他也低下頭去)

(這兩夫妻沉默半晌，忽聽得一線細細的哭聲從那妻的喉嚨裏頭出來。又聽見床上的小孩子哼了一聲。)

(他們的大女兒阿毛從外面走回來，她不過十二三歲，她很高興似的走進的來。這兩夫妻見女兒回來兩個都假裝着沒事似的，可是那父親臉上憂鬱的情形，那母親眶中的眼淚，始終是遮掩不過去的。)

毛 爸媽！

夫 唔。

妻 毛，你回來了？

毛 媽，你哭了嗎？一定又是爸不好……媽，你不要哭，我賺了錢回來了。

妻 怎麼，你會賺錢嗎？

毛 你看這是我賺來的錢。二十個銅板。（交給母親）

妻 那裏來的？

毛 今日不是那邊張家做喜事嗎？我去頑，就幫他們洗碗盪，揀青菜，那個廚房裏的大師傅，他見我作得好——媽，真是我又快，又乾淨，又沒弄壞他們的東西，他就叫我在那裏吃飯，他把席上剩下來得湯水給我泡飯；媽，你真沒有吃過那樣好的口味呢！臨走的時候他們分賞給，就給了我二十個銅子，媽，這下我也會賺錢了。（說着她又從懷裏取出些甘蔗、荸薺之類的東西）這是帶來給弟弟吃的，我只吃了一個。

妻 真好，乖！（她回頭看着丈夫）你瞧，你還說女兒賠錢貨呢！

（抱着女兒親一親）

夫 唉……（他坐下）

毛 弟弟怎麼樣了？（她走過去）

妻 喂，不要去動他，讓他睡罷。剛才吐了一陣睡着了。

（阿毛略看一看睡着的弟弟，回身對着娘。）

毛 媽，今天怎麼這樣愁悶的樣子？

妻 沒有什麼，你想睡嗎？

毛 （沉思的樣子） 那邊還有唱的呢，我想去頑頑去。

妻 不要去罷。時候不早了。

毛 我還想去……

（父親見着可愛的女兒，豈有不動情的？只見他的頭垂了下去。但是他沒法子不拿出男子的堅決的態度來。他見女兒要再到那做喜事人家去，他發出沉重痛切的聲音阻止他。）

夫 回來了就不要去了。今天晚上在家裏罷！今天晚上。

（阿毛不敢走了，她退回舉着母親，低頭不語。）

夫 今天晚上你要在家裏，我要你在家裏，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你在家裏……

妻 得了，你瘋了嗎？你不要嚇她了罷！

夫 不是嚇她，我是真話。今天晚上你帶她睡罷！

妻 （他的聲音顫了，她看丈夫的情形是凶多吉少）怎麼你……

夫 她能夠賺二百錢回來給你，她會帶菓子回來給她的弟弟，她聰明能幹，她是個好女兒。可是這不中用的父親，沒有飯給她吃，還要他來替父親還債……

妻 還債？

夫 今天不是放重利的沒有來催嗎？

妻 是呀。

夫 我還了他一半了。

妻 還了他一半那裏來的錢？

夫 ……………

(他好像有點支持不住似的。阿毛在一旁看着情形奇怪，便走上去抱住父親。)

毛 爸爸，你怎麼樣了？你病了嗎？

夫 沒有甚麼。你去睡去！去去！

(他逼着阿毛去睡，阿毛見着父親可怕的樣子，只好退回，不由得她就哭了。)

妻 (對阿毛) 好，你睡去罷，你爸爸今天喝醉了，你不要理他。

(阿毛只得退到牆角暗處坐下，她却還是不去睡。)

妻 好，你說，你的錢是那裏來的？

夫 借的。

妻 又借？

夫 ……………

妻 借多少？

夫 四十元。

妻 四十元你跟那個借的？我的天哪！

夫 ……跟方老太婆借的哪

妻 方老太婆？四十塊？

夫 ……

妻 四十塊？二女兒還是六十塊呢！你這死沒良心的賊！

夫 你不要罵，如今世界大不同了。

妻 你這很心賊，你這死鬼！你想糊裏糊塗這樣辦嗎？那是不行。我條命就和你拚了！

（妻子正和丈夫鬧着，阿毛在牆角嚶嚶而泣。妻上去扭住丈夫要拚命，媒婆從外邊進來。）

媒婆 大嫂子，又是什麼事打吵子啊？

（夫妻二人見有人來了也就停止不吵了。可是妻子見着方老太婆，一肚的怨氣越發膨脹。她深知這種媒婆是最好惹的。她也只好退回去坐着哭。那媒婆也不管什麼，她只找着那個男人說話，意思想拉他到外面去說，可是那男人站着好似石像似的絲毫不動。她便只好就近前去和他低聲說話。她唧唧噥噥說着我們也聽不清楚，只隱約聽見幾個字。）

媒婆……你太不中用了……這像什麼話……害得我費事。

(媒婆拿出寶身文契似的一張紙，又交幾張錢票給那男人。他無奈也只好接着，可是在手裏捏着，他的手好顫抖起來。在這個時候，阿毛忽然從暗中出來，手裏拿着把掃帚，照着媒婆頭上就是一下，等她一驚回頭連着又是幾下，媒婆急了。嚷起來。父親便去制止女兒，阿毛跳起來伏在娘懷裏大哭。)

媒婆 好利害的姑娘……

毛 我是不賣的呀！我是不賣的呀！

(熄燈轉入第五景)

五 (在這一景開場時，阿毛已經變了丫頭，跪在第一場那位老爺新娶的姨太太的面前。)

姨太太 (拿起鞭子打阿毛) 上百塊錢買你這樣一個臭膿包，買你的時候，還說你在家裏會作事，誰知道你就像個死尸一樣。說你是死尸，你就挺着去，偏又會惹人生氣。(舉起鞭子打) 我看你再跟我頂嘴不，我打死你這賤骨頭。

(阿毛被打得滿地亂滾)

毛 太太，你饒了我罷！我從昨天早上就沒吃過飯了！太太饒了我吧！

姨太 你還敢跟我頂嘴？不許你開口！你乖乖兒跪着不動，讓我打夠了，我就饒了你。要不然問你有幾條命。（她罵着又打）

毛 太太我甚麼都不敢了。饒了我罷！

(這時候老爺忽然走了出來，搶了姨太太手中的鞭子。)

老爺 你這是幹甚麼？你爲甚麼這樣打她？

姨太 她是丫頭，我是太太，我爲甚麼打不得她？

老爺 打壞了她怎麼樣？

姨太 誰叫她生成作丫頭的命？我除了她也再沒有誰能夠拿出來出氣的了！

老爺 你打她，倘若是打壞了臉，看怎麼得了？你不給她飯吃，她就不會長肉，把她磨壞了，看將來怎麼賣？你真是蠢透了。

姨太 既是買給我的，就歸我打。

老爺 你的你真太蠢了，就是養個豬，要吃牠的肉，也得多喂些東西不是？阿毛，快起來，到廚房裏吃飯去！

（阿毛起身叩個頭哭着走了，姨太太還在生氣。）

老爺 這個孩子長得不錯，讓她長大一點，好好的收拾一下，怕不賺個四五百嗎？

姨太 她得了老爺的寵，以後要扒到我頭上來了。

（她哭熄燈轉入第六景。）

*

*

*

*

六

（在一條薄暗的街上，有兩個警察站着。正當他們站的地方有兩條白布，一條大書：「禁止販賣人口」，一條大書：

「打倒苦妾苦婢」，有電燈照得明瞭。那兩個警察，望一望這兩條標語，互相點頭稱是。大約時候已經是午後九時

光景，有一個襤褸的女人走過，那就是阿毛的母親。前面在對話的當口用妻字來表示的，在這裏改稱「毛母」。阿

毛的母親心虛膽怯似的走過去，兩個精明的警察看出了她的行蹤有多少可疑，便不免互相談論起來。

警甲 喂，那個女人慌慌張張的走過去，是幹甚麼的？

警乙 唔。

警甲 說不定是拐子，販賣人口的。

警乙 何以見得？

警甲 那邊沒有路通，走過去就是河，我想一定拐着人想從那邊下船的。

警乙 他們就不怕這裏有警察，真是好大的膽。

警甲 本來這裏最近才添派警察的。

警乙 我們留心看有甚麼變動。

（警乙走過去追那女人的蹤看一看，又站回來。他們正在警戒的時候，阿毛走過。她四面望一望，似乎知道前面是河，她便一直往前走。兩個警察得意似的，覺得他所猜的不錯。）

（警甲示意給警乙，警乙便走上去跟住阿毛的蹤跡。警甲一個人站在那裏出神。）

(媒婆孫老太婆和第一景那位老爺家的一個僕人同走上來。)

僕人 這件事我們已經報了區上，老爺一定說是你串逃的。

媒婆 哼，串逃？笑話。閒話少說，我們還是找尋要緊。

僕人 那裏去找？

媒婆 我想她一定走這條路，而且我前幾天在路上遇見她的母親，我本想叫她，她沒看見我，匆匆忙忙的走了過去，我也就算了。誰知就會出這種事？可是我總找尋得到她的。我們過那邊去打聽着吧。

(她們說着走着，望河的那邊去。媒婆朝前一望，她叫起來)

媒婆 啊，你看那邊不是有一個女子帶着一個小孩子正在電燈底下和一個警察說話嗎？……

唷，真是那個逃犯！

警甲 (走過來叫住) 喂，你們幹什麼？

(媒婆飛奔走了，僕人留住和警察說話。)

僕人 我們家裏逃走一個丫頭，我們已經報了區上，可是那邊有一個女人帶一個小女孩子，好像是的，我們的夥計已經看去了。

警甲 剛才我們看見一個女人，又看見一個女孩子走過去，我以為是拐帶，誰知道是逃走的丫頭。

（此時聽見那媒婆和阿毛的母親吵吵鬧鬧的走過來。警乙之外，又跟來一個警丙。）

媒婆 你真好大膽，你真沒有王法！

毛母 王法不見得不許作娘的可憐她的女兒！

媒婆 你們串通逃走，還有你的道理呢。

警乙 不許吵！有話到區上去說。

媒婆 真是天理菩薩有眼睛，還是被我們捉到了。抓到區上去看你們怎麼辦？

（僕人衝向阿毛，母女口裏罵着好像要動武似的，警乙制止他，他才退回。）

（阿毛牽住母親的衣哭。）

(三個警察都站攏來，警乙對警甲說話。)

警乙 這個女孩子是人家的丫頭，這個女人是她的娘，大概是母女串通逃走的。

警甲 (問阿毛) 你姓什麼？

阿毛 姓李。

警甲 幾歲？

毛母 她今年十二歲。

警甲 家住在那裏？

毛母 住在花村大王廟前。

警甲 家裏還有什麼人？

毛母 還有她爸爸，她弟弟。老爺，我們是可憐的人啊！

警甲 (對毛母) 你丈夫是做甚麼的？

毛母 是個苦力工人。

警甲 爲什麼要賣女兒？

毛母 因爲沒有飯吃。

警甲 既是賣了爲甚麼又來引她逃走呢？

毛母 她父親賣她的，我是捨不得。

警甲 賣多少錢？

毛母 四十塊。

僕人 我們是九十塊錢買的。

警甲 那個經手？

僕人 (指媒婆) 是她。

警甲 唷，一過手就賺五十塊，好生意！

媒婆 誰說是好生意？我們一年都作不到一兩次，作的人又多……

警甲 不許多講話……好，帶到區上再問罷。

僕人 這個丫頭可以交我們帶回去罷？

警甲 要到了局裏問過才有辦法，我們不能做主。

僕人 這一定要重辦（指着阿毛母女）哼，拿你們去坐監。

阿毛 （哭喊起來）我是死也不回那家人家去的！那裏又不給衣穿，不給飯吃，又不准睡覺，又時

時要推打。

警乙 不要吵！（他想帶她們走）

毛母 （對警察跪下）老爺，求求你可憐我們，把我們斷回去吧！

警乙 剛才說過了我們不能作主。到了局子裏，你去求審判的先生罷。

毛母 一定要到衙門裏去嗎？

警乙 自然。

毛母 要坐監嗎？

僕人 （搶說）怎麼不坐監？逃犯不坐監？

警甲 那也說不定，你到了局裏就知道的。

毛母 （很興奮似的） 好，乖女，我們一同去坐監去罷！

阿毛 媽，不要再賣我了！

毛母 寶貝，我除非是死了，我才離開你！（母女相抱痛哭）

警乙 不要哭了，到了區上也不會難爲你們的。去罷去罷！

漢人 走罷走罷！不要再做作了。

（僕人作出討厭的樣子。警甲和警乙打個招呼互相示意。警乙便將一千人等帶着走了，警甲警丙留下。）

媒婆 先生，對不住。謝謝你。（怪笑着也走了）

警丙 這種事情看起來真是可憐。沒有飯吃，賣兒賣女，把自己的女兒送給人家去糟踏虐待，作父母的人心裏怎麼能忍？

警甲 在沒有飯吃的當口，人就賤了，變了同貨物一樣。甚至于不如貨物，所以有時候還不如等用的貨物賣得起價，因此那些有飯吃的人，有時候看貨物比人還重，何況丫頭是人人當作

賤種的呢！

警丙 我總覺得人待人不應當那樣。

警甲 沒有甚麼應當不應當，只看有飯吃沒有飯吃。吃得飽的就是主人，沒飯吃的就變成奴隸。我們隔壁一家人家有個丫頭，也不過十一二歲，那樣輕的年紀就會挑水，會洗被窩，舖蓋——那自然是逼出來的，有時候說她洗得不乾淨，就不許她吃飯，有時候還像拷賊似的把繩子綁起來打，你想這是應該呢不應該？

警丙 那不但是不應該，而且豈有此理，良心喪盡。

警甲 你說他不應該，他說他的錢買來的丫頭，只能由他愛怎麼樣便怎麼樣。到了那種地方，錢就是命，沒有錢就沒有命，被人治死了都沒處伸冤！

警丙 其實這種事鄰居都可以去告的。如今不是禁止販賣人口，打倒蓄妾蓄婢嗎？

警甲 告了也是枉然。

警丙 你看剛才那個丫頭，到區裏去會怎麼樣？

警甲 恐怕還是交給她的主人領回去。無論怎麼樣她不應當逃走。

警丙 她受不了虐待想逃走也應該的。法律不能保護這種受苦的人，還怪她們逃走嗎？一定要乖乖的讓人磨折死才算是安分嗎？

警甲 你以為應當怎麼樣？

警丙 我以為應當懲辦那些做主人的。

警甲 哼，那就我們一天到晚只夠辦這一樁事了。我們沒有那樣大的牢監來收犯人，十家總有八家討小老婆買丫頭，你辦那個是？

警丙 國家可以抽他們的稅。

警甲 那知道作官的人和大商家願意不願意呢？

警丙 照你這樣說起來是沒有辦法。

警甲 或許將來有辦法罷。

（他們說到這裏，大家都沒有話，不期同時回過頭去看那兩條標語。）

(從那邊遠遠看見A B C D E那幾位女士穿着漂亮的衣服，手裏仍然舉着旗，上面寫着解放二字。她們很高興似的走了過去，兩個警察看了這一隊女士走過，立刻都覺興奮起來。)

警丙 啊，你看她們多熱心呵！剛才所談的問題，是要她們來解決的了！

警甲 恐怕是她們才有辦法！

(此時忽聽得女人的聲音，很清脆的說了兩聲：「我們的汽車在這裏呢。」又聽得遠遠有音樂的聲音，兩個警察同時有什麼壓迫着似的，一齊打個呵欠。)

——閉幕——

老少無欺

張天翼

這是屠三小姐的一間——一間——一間什麼房呢？說是書房罷，書架上可一本書也沒有；祇是排滿了一些方瓶子，圓瓶子，扁瓶子，還有盒子和小罐子什麼的，那都是些什麼粉，什麼膏，什麼露之類。說這是三小姐的臥室罷，可是沒有床；床在靠舞台左方的套房裏，祇要門一開，我們就瞧得見床的一角。因此我們很難把這間房排個名目。

你別瞧這房間不大，用處可不少。三小姐有時候得看看書，寫寫信，就是在靠窗那張桌上幹的，你祇要看桌上有墨水，筆筒，和一些畫報，和那一大部情書大全就知道。三小姐洗了臉，化裝也是在這間房裏，那個書架上的瓶子罐子可以為證。此外呢，又是屠府上一家人的休息室，會客廳——所會的多半是三小姐和她姑母的客，至於屠老太爺的客，就得坐到屠老太爺自己的臥室兼書房裏去。三小姐是全家的重心，所以說起來總是：這是三小姐的房。

房間打掃得很乾淨。桌子上的茶壺茶杯，熱水瓶，鏡子，都像是新買來的。牆上沒一點灰，祇釘

着許多電影明星的照片。

幕一開：那位三小姐一個人在舞台上，像是初次上演似的，不知道怎樣才好。她一會照照鏡子，理理頭髮，一會又翻翻那部情書大全。她鼻孔裏哼着些流行的電影歌曲。她很快活。她頭髮是燙過的。她眉毛畫得比一般人長。她多大年紀呢？我不知道。她要是肯當着觀衆洗個臉，把胭脂和粉和口紅都洗掉了的話，我們才可以斷定她大概是三十歲左右。

她隨便把桌上的畫報整理了一下。她把情書大全拿着，眼睛東瞧瞧，西瞧瞧，想把這部書放在一個什麼地方。後來把抽屜開開，放下了書，謹慎地關了抽屜。她又揭開茶壺蓋看看。她又走書架上拿下一盒子來，對鏡子拍粉：舉動又敏捷，又純熟。

這時候後台忽然有個女人聲音，很尖很快：『去去去！跟你三小姐說去！你自個兒說去！』——這是三小姐的姑母的嗓音。接着後台又有個女人的聲音哀求似的：『姑太太，姑太太！——這是三小姐的使女春桃。姑太太：『不行！不行！』』

三小姐立刻停止了她那拍粉的動作，手裏還拿着粉拍子，緊張地轉過臉瞧着那扇門，張大

了眼，微微地皺着眉，注意地聽。聽到「不行，不行！」她就喊了起來。

三小姐 姑媽，姑媽！

春桃 （在後台，哀求地，壓低着嗓子，但是使前台能聽見。） 姑太太，姑太太！

姑太太 （在後台） 去去！你自個兒跟三小姐……

春桃 （在後台，聲音的表情如前。） 姑太太，姑太太！我是……我我我……這不能給三小姐知道。

三小姐 春桃，春桃！

姑太太 （在後台，更大聲。） 去走！

三小姐 春桃！（後台還是哀求地叫着「姑太太，姑太太！」還有腳步響，一聽就知道姑太太在拖春桃。） 你又跟姑

太太鬧彊扭！

（三小姐往門口走去，姑太太和春桃上了場。姑太太推着春桃走的。姑太太年紀是四十幾歲，老是昂着腦袋，彷彿她的鬚子是鐵打的。有時候她腦袋也會抽風似的微微地左右搖着。她那種態度，叫人一見就得到她是個了不起的女太太，又能幹，又精明，又有新思想，說起話來又快又流利。可是春桃的氣派正和她相反，春桃祇低着腦袋，兩隻手抓在一塊

兒。有時候春桃也抬起臉來瞧三小姐一眼，或者瞧姑太太一眼，時時吸着鼻子。她年約十八九歲，穿一件藍布衣，襪子倒也乾乾淨淨，像上海那些年青愛漂亮的姑娘。現在姑太太已經不推她了，她就這麼站在那裏。

姑太太

（既然把春桃推來之後，就把兩手插到旗袍袋裏，頭昂着，兩個嘴角往下彎，眼睛往下面瞧着春桃，說一句就翹

一翹下巴。）

你說你說！（稍停。春桃偷偷地抬起臉來瞧三小姐一眼。）

你跟三小姐說。（稍停。更大聲，下巴

翹得也更有方。）說啊！

（沉默片刻，姑太太瞧着春桃。春桃低着頭。三小姐還拿着粉拍子，瞧瞧姑太太，又瞧瞧春桃。）

三小姐

怎麼回事？

（稍停。大家的姿勢仍如前。）

姑太太

哼，你問她自個兒罷。

（下唇拔了出來，出手從袖子裏抽出，走到桌邊，坐在靠桌的一把椅子上，臉向着窗

子。）

說出來咱們全丟了臉子。這到底是怎麼個目的呀？我新派人倒是新派人，可是我還害

臊哩。

（猛地轉過臉來指着春桃，眼瞧着三小姐。）

他問她，你問她，你問她！那些個事可不是真的！我

可真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個目的，怎麼個政策！（用手背敲桌子）哼，簡直的是！三姑娘你瞧瞧她

多幽默！

三小姐（本來瞧着春桃的，這裏就陡地轉向姑太太。）
幽默！

姑太太 可不是幽默麼，那個，那個那個，那個……：……你問她，你問她！哼，我還沒這張臉子來說哩。

（手背很響地敲着鼻子）這到底是什麼目的，這到底是什麼政策，這到底，這到底……：……噯唷！

（摸摸手背）

三小姐（瞧瞧這個，瞧瞧那個，不耐煩地。）姑媽，你別要新名詞兒了罷，說了個老半天，你那些個新名

詞兒說得我一點也不懂。（到春桃跟前）春桃，你跟我說罷，這到底怎麼回事，噯。（把春桃的下巴

抬起來，使春桃的臉仰起來對着她。可是春桃不言語，祇吸着鼻子。稍停。姑太太說起話來，於是三小姐把春桃的下巴放

下，險轉向姑太太那邊。）

姑太太 哼，這簡直的是！你問她，你問她！（忍不住用手背敲桌子）一點兒目的也沒有，一點兒政策

也沒有，她倒那麼幽默，那麼不景氣！這到底是哪一派呀，浪漫派麼，親×派麼？哼，那些個壞事！

你瞧瞧她那個人格兒！噯唷！（摸着敲桌子的手）這桌子這麼硬！你還是問她自個兒罷。那些個

壞事，哼，我說了，我還害臊哩。你問她，你問她！——她跟朱長福那回事可是真的。哼，簡直的是！我還沒那張臉子來說哩。你問她自個兒，問她跟朱長福做了些什麼壞事，簡直的是賣淫麼！

三小姐（全身一震）什麼？！

姑太太（用手背敲一下桌子，趕快又縮回來，對手背吹了兩口氣）可不是賣淫麼！

三小姐（用力地轉過臉來向春桃，微微皺眉，張大了眼，大聲說，緊追地）真麼？你真的是——是是——是賣

淫？（春桃臉抬起一下又低着，不開口，稍停。）你說！（稍停。）你真的賣淫麼？（兩手搖春桃的肩，右手還拿着粉

拍子。）說啊，說啊！——你是不是賣淫，說啊！

春桃（吸一下鼻子）我不懂。

姑太太（從椅子上猛地站起來，指着春桃，大聲地）哼，你不懂，你不懂，你那麼一點兒景氣也不景氣麼？

景點兒氣罷，我告訴你，你可瞞不了誰！誰叫你那麼幽默，哼，不懂，不懂，你自個兒賣淫，你不懂！懂！懂！懂！你對三小姐……

三小姐

姑太太

(同時說)

(在這裏插進嘴。用左手搖着春桃的肩膀，右手拿着粉拍打手勢。) 你告訴我，你告訴我！

三小姐

姑太太

(同時說)

真不怎麼賣，淫！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你說，真糟糕！怎麼你……知道你的人格兒到底是個什麼政策！(走到三小姐跟前拖三小姐) 聽我說，聽

我說！

姑太太 (接上) 三姑娘你聽我說！簡直的是！我真沒這個臉子來說！(一手拖住三小姐的膀子，一手

指着春桃。三小姐兩手玩着那粉拍子，聽姑太太說話，一會瞧着春桃，一會瞧着姑太太。) 她跟那朱長福，嚶，真是！

我真不知道她那個人格兒的心理到底是什麼政策！她簡直的就沒點兒目的！她老是冤你，

她說她說……你叫她自個兒說罷！哼，真是禽獸！她說她上她爸爸那兒去，整晚的不回來，哼，

她就上朱長福那兒睡去啦，你瞧她可景氣不景氣！你瞧這……

註：同時說話，台下的觀衆當然聽不明白，但可以聽到「壞事」、「禽獸」、「賣淫」、「人格」、「政策」等字眼。演姑太太的人說

這些字時須特別響亮。

三小姐 (用力地抓春桃的肩膀，春桃嚇得退了一步。) 真的麼，真的麼？(搖春桃的肩膀) 說啊，說啊！你是真的冤我的麼！你說你到你爸爸那兒去，你就跟那個朱長福……跟他什麼，跟他那個，可是不是真的，(稍停) 說啊！怎麼啦！可是真的，可是真的？

春桃 (吸一下鼻子) 真的。

(三小姐瞪着眼瞧着春桃，動也不動。春桃吸着鼻子。這麼着沉默了一會兒。於是三小姐放了春桃，走到桌子跟前，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三小姐 (失望地歎息，仰面看着上面。) 噯，真傷心，真傷心！(臉對着春桃。) 春桃你想想，你十一歲就上我們這兒來，我就，噯，真是我老是待你像我妹妹似的，我給了你那麼些個上等人的教育，我真(姑太太在這裏插進嘴來)想不到你……

姑太太 (插嘴。一面走向三小姐。) 哼，簡直的是！(坐到三小姐對面一張椅上，轉身向着春桃，手指指她。) 三小姐待你多好，她給了你那麼多人格，叫你有政策點兒，她叫你做個好人，做個上等人，可是，哼，你幹了這些個壞事，你的景氣擱在哪兒啊？哼，真是！(轉過身來向三小姐) 我說你啊，噯，三姑娘說

你也真是！你簡直的就是個小孩子。（三小姐得意地扭了一下）你就沒知道世界竟有那麼些個責任的事兒，這些個責任可沒一點政策！你待春桃像自個兒家裏人似的，可是，哼！你也是！我說你真忠厚，三十來歲，還孩子似的，三十來歲……

三小姐（大聲打斷她）三十來歲怎麼啦！你老是『三十來歲』『三十來歲』說着挺好玩兒似的！

姑太太（楞了會兒陪笑。）我就是那麼說說罷。

三小姐（板着臉）說說多有趣啊！

姑太太（笑一聲）三姑娘你真是誰要說你看得上三十來歲那是個忘八蛋。（稍停）我說你像個孩子：我剛不是說的麼。我就是這麼個目的。誰說不像個孩子！別人還說你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姐兒哩。

三小姐（非常注意）誰說我像個小姐兒？

姑太太 嗯呢。是。誰都那麼說。小陳也那麼說，我也那麼說。你瞧景氣不景氣。

三小姐 (瞧了瞧鏡子) 小姐兒小陳也那麼說。(努力忍住得意的笑) 哼! 小陳那傢伙啊, 真是你瞧小

陳還行不行?

姑太太 小陳麼, 我挺歡喜他。

三小姐 我約小陳今兒上這兒來。

姑太太 你決定了麼?

三小姐 唔。

姑太太 (如釋重負地噓了一口長氣) 好啦! 婚姻大事, 可早點兒決定了好。你爸爸也是這麼個範圍,

這麼個目的。你也不小了, 是不是, 到三十來歲……

三小姐 (不高興) 又是三十來歲! 怎麼回事, 你這是!

姑太太 三姑娘你真是個孩子, 動不動就發我這老姑媽的脾氣, 你瞧瞧! 你跟小陳訂了婚可別

忘了我這姑娘, 我告訴你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咱們得跟小陳談一談。

三小姐 我約他來就是談那個, 那個什麼, 那些個條件, 咱們得跟他開誠布公地談一談。我什麼

也得開誠布公，我可要……（春桃在她兩談着的時候，不知道怎樣才好，瞧瞧姑太太，瞧瞧三小姐，一面吸着

鼻子。聽到她們談上了別的話，她就低着頭慢慢走出去，輕輕地關房門。三小姐談到這裏，四面看看，才發覺春桃不在這

裏，於是發怒地喊。）春桃，春桃！（對姑太太）春桃真是我那麼教育着她，那麼苦心，現在這麼下

流，我可得攆她走！（春桃上，站在門邊，抓着兩手，吸着鼻子，瞧着三小姐。）叫她走！我就得跟小陳訂婚，春

桃這麼着，可不是個壞預兆麼！（向春桃）來！（三小姐和姑太太都瞧着春桃，春桃向她們走近幾步就站住，

傻了似地盯着三小姐。沉默片刻。三小姐拿粉拍子拍桌子。）告訴我，你到底怎麼回事！（春桃又低下了腦袋。稍

停。三小姐拿粉拍子一拍）說啊！

春桃（吸一下鼻子）我……（吸一下）

姑太太（眼睛向春桃橫着）告訴三小姐呀。

三小姐說啊！

春桃我——我要錢，（吸一下）朱長福給我錢。

三小姐你幹麼要那麼多錢？

春桃 (吸一下。很快地說，但很清楚。) 我爸爸病了，我二姑媽也沒辦法，一家人全等着要錢，可是沒一

個子兒……

三小姐 後來你就跟朱長福那個，是不是？

春桃 (吸一下。仰起臉看三小姐一下，又俯下去。) 朱長福給我錢，我就給我二姑媽。

姑太太 哼，你也有姑媽！你那個姑媽可丟了臉子！

三小姐 你爸爸知道麼？

春桃 不知道。(吸一下) 我說是三小姐給我的。

三小姐 三小姐給你的！

姑太太 哼，你爸爸要是知道你那些個錢是怎麼的，哼，那你爸爸可得幽默了！你這個教育的目的是對的麼！(春桃瞧姑太太一下) 你二姑媽知道不知道？

春桃 (抬起臉來對姑太太，遲鈍地搖一搖頭，稍停。) 我也跟她說是三小姐給的。

姑太太 簡直的是！

三小姐 (把粉拍子在桌上使勁一拍) 糟透了, 糟透了! (猛地站起來, 歎了一口氣又坐下去) 她也是有爸

爸, 她也是有個姑媽。你瞧瞧! 你爸爸姑媽有你這麼個孩子! 沒別的話, (掉過臉去, 手一揮) 你走!

(偶然看到手裏的粉拍子) 唷, 粉拍子弄髒了!

春桃 (向前移動一步。哀求地) 三小姐, 三小姐!

三小姐 (掉過臉來) 走!

春桃 三小姐! ……

姑太太 叫你走還是客氣的哩。不然的話, 哼, 簡直的是——逮着你到公安局去! 私娼末! 你瞧瞧

這個目的!

三小姐 噯, 真傷心! 教育了八九年, 她可不學好, 還越來越壞。丟完了我的臉子! 真是這些個人哪,

噯, 天生的壞種, 禽獸! 走罷走罷, 我不許賣淫的獸在我屋子裏!

春桃 三小姐, 三小姐!

三小姐 走! (站起來衝到春桃跟前推春桃) 走!

春桃 (拖三小姐的袖子) 三小姐, 三小姐, 三小姐!

三小姐 (把手從春桃那裏抽開) 別攆着我袖子, 你這私娼的手! (掬出手絹來, 鄭重地揩袖子) 走走走!

姑太太 (舉一個手叫三小姐別那樣) 三姑娘你別推她, 推髒了自個兒的手可不景氣。待會兒喊個

巡警來攆她走得了。我就是這麼個目的。

春桃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我回去嚶我爸爸就得死。(這時候後台有敲門聲) 他要是知道我……

姑太太 誰打門

(大家都聽了一會, 果然有門環敲着門的聲音)

三小姐 小陳來了! (姑太太站起來要出去開門, 春桃馬上跑出去, 下) 三小姐急急忙忙跑到桌邊, 對着鏡子拍粉, 一面

嚶。春桃, 我不許你去開門, 我不許你的手碰我家的東西。(很快地拍粉, 很快地說) 姑媽你去開

開罷。(對鏡子裝出很多姿勢, 然後坐下, 還對着鏡子看這姿勢合式不合式。姑太太剛走到門邊, 又給三小姐叫住了。)

姑媽你給我手巾拿來, 手巾。(姑太太匆忙地到左方三小姐的臥室裏。三小姐還在對鏡裝成這樣, 裝成那樣。姑

太太又從左方門上, 手裏拿一條手巾, 交給三小姐。三小姐對鏡子用手巾揩揩額角, 揩揩嘴角。) 姑媽你還是去開

門罷。

（姑太太剛剛要下場，小陳已經走了進來。小陳看來比三小姐年青，不過二十四五歲，全身都打扮得光光燦燦。人似乎很老成，很周到，很有禮貌，說起話來頭頭是道，一面說一面還愛「嚇嚇」地陪笑他自己覺得他是個典型的好青年。很理智，同時也有那個豐富的感情。還有呢他很歐化，小舉動很歐化；譬如他說西洋人有聳肩膀的這習慣，而中國人不會，因此他就把這介紹到中國來，說着話他把肩膀聳一下。他又說西洋人面部富於表情，而中國人這張黃色臉子的肌肉一點也不活潑，於是他跟熟朋友說話時老是擠眉弄眼地去表情；可惜的是，他不到製片場去上鏡頭；在我們舞台上，這種微妙的面部肌肉活動是看不出好處來的，我們不必去管牠總之他很歐化。但在生活上，他倒不大那個。他生活在舊家庭裏，跟他父母叔伯住在一塊，他一個人兼祧做三房人的兒子。他有個職業，他見了他公司裏的上司，像從前臣子見了皇上。他家裏也有些不動產，可是自己沒去管理，大部份被管田的先生揩了油去。他除了抽紙烟，和好穿着以外沒什麼嗜好，穿的自然西服，很整齊，領帶一定是花的，鮮豔的；不是紅底子黑花，就是翠綠底子的淡黃條紋。他是三小姐家裏很熱的客，一進來就取了帽子隨便地打招呼）

三小姐（微笑着打招呼）嗨。（急急忙忙收拾粉盒子之類。姑太太同着小陳走到桌前，三小姐偷偷地交手巾給姑太太

太，姑太太拿着從左門下。三小姐倒茶。）請坐。

小陳（聳聳肩，坐在三小姐對面。）這天氣真壞，老是要下雨似的。

三小姐 下雨了麼？

小陳（裝成非常驚異似的）下雨？（聳聳肩）沒呀。我不過說天氣不頂好，不好不一定是下雨，嚇嚇

嚇。（姑太太從左門上，一面走一面說話。）

姑太太 小陳你幹麼好幾天沒來了？（拖一張椅子到三小姐旁邊，小陳對面，坐下，把衣裳扯扯勻稱。）

小陳（聳聳肩）我有好幾天沒來。

姑太太 可不是麼，有——（算着）十一號，十號，九號，八號，七號，噫，快一個禮拜了。我說，幹麼小

陳老不來？這到底是怎麼個目的呀？嚇，一個禮拜！

小陳（把聳着的肩膀放下來）哦！（裝一下苦臉）太忙。（擺擺兩個手表示沒辦法。）這個忙勁兒！——搖搖頭。

笑）差點兒沒忙死嘍，嚇嚇嚇嚇。今兒我還有事哩。

三小姐（大驚小怪地）今兒禮拜呀。

小陳（聳聳肩，喉裏用舌子「噴」了一聲。噴，近來我們可沒禮拜。

三小姐 唷，真是別幹了罷，這個事情。我還想跟你一塊去看電影兒哩。

小陳（緊張的表情）電影兒？（鬆弛）噯！（聳聳肩）三點鐘我得給我們公司去接洽一件事。

三小姐（瞧瞧桌子上的小鐘）三點鐘，那還早。

小陳（看鐘）你們的鐘不對吧？（看自己的手錶）兩點四十幾分。（又看桌上的鐘，聳肩，驚叫。）怎麼，你們這鐘慢一點多！

們這鐘慢一點多！

三小姐（站起把小鐘拿起來聽了一下，大聲笑。）停了！

小陳 嚇嚇嚇嚇，可不是！

三小姐（要開發條）幾點鐘，你的？

小陳 兩點四十一——四十三分。糟透了！（苦一下臉）再過什麼五六分鐘我就得走，（聳肩）路遠

着哩。（掏出煙和火柴來，點着抽。）

姑太太 簡直的是禮拜天也那麼忙！你瞧可景氣不景氣。三點鐘你的政策怎麼樣？（小陳剛要答。

她又說下去。）多俗有工夫請我看電影罷。你簡直的沒工夫麼？簡直的是要是我啊，我就得問問你們老闆，這到底是怎麼個目的兒，禮拜天也得辦公事？我就是那麼個政策。我什麼事也主張開誠佈公，我就得跟他談一談。

三小姐（坐下）我也是愛開誠佈公。

小陳（聳聳肩）在公司裏可比不上在學校裏。在學校唏哩嘩啦亂來一氣（裝鬼臉）公司裏可不成，俺對不起什麼也得上軌道。哪兒有在學校裏那個氣派。在學校裏的話，哼，不客氣。那簡直是我們的天下，嚇嚇。

三小姐（笑）我們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那可（姑太太在這裏插了進來）頑皮得什麼似的，我們的老師……

姑太太 我在學校裏可跟你們不同。我們學校裏呀，哼，簡直的是誰都有目的，有政策。算學什麼的都得有合作，有範圍。就是那麼個目的。沒目的不成，是不是我們的功課啊，嚇，簡直的是你們學校裏有什麼功課？（小陳在瞧着三小姐，沒注意她的話。）小陳你們學校裏有些個什麼功課？

小陳（驚醒了似地轉過臉來）啊？我們……

姑太太 我問你學校裏有些個什麼功課。

小陳 唔。我進的是數學系。

姑太太（很懂得點點頭。）哦，數學。數學就是算學，我知道。（內行地，一面很快地說，一面幌着腦袋）

學的是什麼：還是比例，還是代數，還是分數，還是立體，還是算術，還是幾何，還是利息，還是三角兒，還是四則應用問題？

小陳（茫無頭緒）唔唔。我們什麼都學。我們是……（三小姐站了起來往左門走。小陳瞧着她。）哪兒去？

三小姐 有點兒事情。（從左門下）

姑太太 我們在學校裏還看報哩。我看報就是那個時候兒看起的。我就是那麼個目的。我現在見天兒的沒什麼，我就一個勁兒看報。看報可也長知識，你信不信。要是不看報哇，許多的事兒你就不知道。現在中俄復交了，不看報的人能知道麼。（下唇往外披了一下）哼，不知道！

小陳（聳聳肩）是啊。

姑太太 小陳你說中俄復交是怎麼個目的？

小陳 怎麼個目的？

姑太太 唵。

小陳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聳肩）啊，我可沒想過，嚇嚇嚇嚇。

姑太太 我說啊，我說啊……

（三小姐從左門上，穿過舞台，往那個門走去，姑太太的話就打住了。小陳和姑太太都用眼睛送三小姐走。）

三小姐 （微笑點頭）請坐一會兒。（下）

（沉默片刻。小陳用力抽煙。）

姑太太 中俄一復交，那些個人可忙着哩。簡直的！你怎麼也那麼忙，連禮拜天都有事。像三姑

娘說的，你不幹不成麼？我也是那麼個目的。

小陳 不幹？（聳聳肩）那哪成，我得吃飯哪。

姑太太 你家裏不是還有田麼？

小陳 田？（聳肩，擺擺手）那一個子兒也撈不着。我們自個兒沒管，全是管田的管，他一會兒說今年沒收成，一會兒說今年賠了本兒，誰知道！

姑太太（較嚴肅）不錯，我們還有話跟你說哩。你跟三姑娘快訂婚了，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得景點兒氣。三姑娘是愛開誠佈公的，她約你來，她想跟你談一談。（小陳也嚴肅起來，規規矩矩聽着。）

我也是。老實告訴你，我可也是新派人，我也主張開誠佈公。我就是那麼個目的。你挺愛三姑娘吧？

小陳 我愛她。

姑太太 着啊，就是那麼個目的。你剛才不是說你田上的事全是管田的管麼？

小陳 唔。

姑太太 那田上總有點兒出息，是不是。（小陳要閉口，她打手勢叫他別急嘴。）是啊，你聽我說，你聽我說，三姑娘年紀也不小了……

小陳 幾歲？

姑太太（知道自己做錯了一件事）唸唸，年紀是……哦，二十七，二十……不錯，二十一。去年才過的整生末。是啊，就是那麼個政策。這小妞兒挺逗人愛的，是不是？

小陳（吃驚似地）誰？

姑太太 三姑娘啊。

小陳 小妞兒！

姑太太 可不是麼，就是那麼個小妞兒的範圍。你瞧可景氣。她跟你愛上嘍，她爸爸可放了心，不用說的，就是我這個老姑媽也放了心。你家裏不壞，我知道。三姑娘也說跟你得說個條件，怎麼，開誠佈公！

小陳（非常注意）什麼條件。

姑太太（笑）喏，你還不知道麼？他爸爸上了年紀了，我這個老姑媽也麼了，靠誰呢，是不是？你們倆結了婚，你就跟兒子一樣，大家全靠着你，是不是。（這時候三小姐上場，手裏拿着一盒陳皮梅之類走

到桌子跟前。）你當然明白……

三小姐 吃陳皮梅罷。

姑太太 (姑太太和小陳瞧了三小姐一眼，姑太太又往下說。於是小陳的臉又對着姑太太。三小姐一面撕盒子外面的

包紙，一面瞧着姑太太。) 你是挺聰明的，挺有目的，挺有政策，你可幽默不了，你說是不是。我啊，就

是愛開誠佈公。將來你跟她(用下巴指一指三小姐)結了婚，她爸爸跟我這個老姑媽，你總得什麼，你得那個。你說這話可有沒有道理。我跟她(如前指一指)定下了個數目兒：不多，每個

月——(翹起兩個手指動了幾動)

小陳 兩毛錢麼？

姑太太 (縱聲大笑，捧着肚子。) 小陳這傢伙……小陳這……哈哈哈哈哈……兩毛……(又笑)

小陳 (聳肩) 怎麼？

三小姐 (莊嚴地) 小陳你老是開玩笑。

姑太太 嚶唷，真笑死了。(又笑，抹眼淚，喘氣。)

小陳 (愕然) 我說錯了麼？

三小姐 你自個兒說罷！

小陳 那麼兩塊？

三小姐 (堵着嘴) 唷！(向姑太太微微地皺着眉) 姑媽你跟他說了罷，哼兒哈的！

小陳 (有點發急) 怎麼我真的不知道哇！二十塊麼？

姑太太 再往上猜。

小陳 (沉默了會兒，愁眉苦臉地搖搖頭) 我不知道。

三小姐 (把陳皮梅盒子往裏面一推，不耐煩地，很快地) 我說話就祇愛乾脆，愛開誠佈公，告訴你罷：二百！

小陳 (從椅子上跳起來) 二百！? (稍停，又坐下去，手很快地擦着下巴，眼睛瞟着地下想了一會，又抬起臉來) 你說

我倆結了婚之後，我每個月得給你家裏二……二……二……二百麼！

三小姐 唵，對啦。

姑太太 (同時說) 是啊。這數目兒不大。

小陳 這可……這可……

三小姐 怎麼？

小陳 這似乎……這個……

姑太太 噯，小陳你簡直的是！你總得有點兒目的呀。

小陳 是啊，我愛她。可是兩百塊太……太什麼，太……

三小姐 （緊迫地）這條件你不答允麼？

小陳 （搔搔頭，接着又把頭髮抹好。）我不是不答允。我的愛情也不是假的。可是我家裏……

三小姐 （向前踏一步，像要跟小陳打架似的大聲叫。）不是假的麼！不是假的麼！不是假的麼！不是假的麼！

麼！不是假的麼！不是假……

小陳 （又哀求，又表示好感似的，抬起兩個手示意叫她別這樣。）呃呃呃！

姑太太 三姑娘，有話可以說，別別……別這麼……

三小姐 不是假的麼！不是假的麼！不是……

小陳 （同前）呃呃呃，你聽我說，你聽我說。（關切地捺三小姐到椅子上，她趁勢坐了下來。）我敢對上帝

賭呢，我的愛情是真的。

三小姐（兩個嘴角往下一彎）哼！

小陳 是啊，的確是真的。可是那兩百塊太什麼，太……太……

三小姐 哼，你還說你賭呢哩。愛情是真的哩，我可不聽這一套，我……

姑太太 三姑娘你聽他說罷，三姑娘你聽他說罷。

三小姐（兩手掩着耳朵）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

小陳（苦悶地向她伸着右手）呃呃，呃呃，呃呃，（沒有辦法，於是把右手收回，對着姑太太，又着急，又悲哀。）姑媽

你知道，我薪水祇有一百四，我家裏有那麼些個人，他們全靠我這麼一點兒錢養活。你想罷，（用手指數着）父親，母親，伯父，伯母，叔叔，嬸子，還有嫡堂的兩個寡嫂，還有五個姪女兒，還有一個害風癱病的姐姐，你給我算算罷，這一百四十塊夠用麼。家裏簡直是……

三小姐（兩手還是緊緊地掩着耳朵）你不是還有田產麼！你不是還有田產麼！你不是還有田產麼！

你想冤我們！你想冤我們！你想冤我們！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

小陳 我們的田還得賠本哩。管田的老是說大水了，修理屋子什麼的，又是欠誰的錢，賣稻子的錢兒沒撈着，還叫我這兒寄錢回去。姑媽你想罷：我家裏那麼多要吃要喝的，就是我那個一百四十塊錢也不夠用，也是……

三小姐 （兩手還是緊緊地掩着耳朵）是啊，你祇知道你家裏的人要吃要喝的，我家裏的人可得餓死，是不是是不是！胡說八道，簡直的是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

小陳 嚶，姑媽你你你……

姑太太 話是這麼說。可是愛情總得有條件兒。

三小姐 （兩手還是緊緊地掩着耳朵）現在咱們別說廢話。小陳你老實說，那個條件你能答允不能？

小陳 （哭喪着臉）這怎麼能答允，我祇有……我祇有……我辦不到末。

三小姐 走罷走罷走罷走罷！我不愛你了！我不愛你了！我不愛你了！（猛地站起來）走！

姑太太 三姑娘，三姑娘！

(小陳哭喪着臉，嘴動了幾動。)

三小姐 (兩手還是緊緊地掩住耳朵) 什麼！你嚙嚙些個什麼！你說『真糟糕』什麼糟糕！反正我不聽！我沒聽見！我不愛你！滾！你還想跌在這兒吃陳皮梅麼！(倒到椅子上) 姑媽，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三小姐兩手捧着臉，俯在自己大腿上，抽咽着。小陳和姑太太都站起來走到她椅子跟前。)

姑太太 (對小陳責備地) 你瞧！這可怎麼辦！(稍停) 你到底還是怎麼個目的呀！(搖頭歎氣) 噯，幽默！

三小姐 (姿勢同前) 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姑太太 (手放在三小姐背上，略俯着身子，向着她) 你去愛老徐得了罷。

三小姐 他不愛我！

姑太太 那就愛老馬罷。

三小姐 他不理我！

姑太太 愛老牛罷。

三小姐 他正眼兒也不瞅我一眼！

姑太太 (深深地歎一口氣) 嚶，年紀不小了，還鬧這些個整扭，三十來歲的小姐……

三小姐 (猛地抬起頭來) 什麼！什麼！什麼！

姑太太 瞧瞧你這個小妞兒脾氣！(這時候有人用指節敲房門)

小陳 我怎麼也得愛你。

三小姐 (站起來，其勢洶洶) 走走！

(房門敲得更響，有個男子的聲音在後台說：「三小姐在家麼？」又敲了幾下。台上的三個人都注意地看着門。)

姑太太 (瞧瞧小陳，又瞧瞧三小姐，於是又對着門那邊) 誰？(後台那男子答了個「我」) 就走進一個男子。姑太太失

口而呼) 朱長福先生！

三小姐 (也不知不覺地喊) 春桃的那個傢伙！

(朱長福穿着長袍馬褂，沒帶帽子。年紀是四十以內。看他那裝束，似乎也不是個什麼壞蛋，見了人很有禮貌，說起話來也是個十足的紳士，不過有點像唱相聲的。衣裳的料子都挺講究，嘴上還有一撮小鬍子。他一上場，就對台上的三位點

點頭，又隨便，又大方。他雖然知道三小姐她們不會對他起好感，可是他依然不介意似的，嘴角上掛着有禮貌的微笑，可見得他的確有點應付別人的本領。他那麼落落大方一來，房裏的空氣顯然輕鬆了許多。三小姐和姑太太也對他輕輕地點點頭，臉上也沒他剛進門時那麼繃得緊了。

朱長福 對不起得很，打斷了你們的話。

姑太太 （冷冷地）請坐罷。

朱長福 別客氣。我是有件事來跟三小姐說一說。（坐下）冒昧得很。（大家都瞧着他。他咳一咳濟濟嘆子。）我現在來是關於春桃的事。

三小姐 （和姑太太互瞧了一眼。小陳坐下來，一個人在抽煙，不理他們。）關於春桃的事！

朱長福 唔，關於春桃的事。聽說你要攆春桃走，有沒有這回事？

（三小姐和姑太太又互相瞧了一眼。）

姑太太 春桃幹了壞事末。

朱長福 （依然那樣大方）這壞事大概就是說我朱長福跟她幹的那麼回事吧？

三小姐（短促地）對了。

朱長福（點頭）一點也不錯。（咳一咳清清嗓子）我說明了來意，你總得明白。我也不耽誤各位的

時間。我來是想給春桃說一句好話。三小姐是好人，我是知道的。你待她可太好了。這回你要攆她走，那也難怪呢。小姐待你那麼好，那麼教訓你，我倒跟我朱長福幹那麼些壞事——簡直的就是個賣淫，這還成話也！難怪小姐你生氣，是不是呢？話又說回來了。三小姐你要知道，春桃她那個父親哪，你還沒有瞧見哩。那個可憐巴巴的樣子，還有她那個二姑媽呀，也是！（三小姐皺了皺眉）我得說快點兒，別耽誤各位的時間。我請小姐你做個好事，收回成命，別叫春桃走。

三小姐（冷冷地）對不起，那可辦不到。

朱長福（點點頭）一點兒也不錯。可是她那個父親哪，那老頭兒挺彆扭。他要是知道春桃被小姐攆走，他不問麼？（裝個嚴厲的聲調）『你怎麼回來了？』（可憐的聲調）『三小姐叫我

走。』（嚴厲的聲調）『怎麼回事，這這這！』（可憐的聲調，還裝着一付苦臉。）『我，我……』（平

常的聲調。手一擺。她說不出末。（小陳漸漸被吸引了注意。姑太太和三小姐漸漸由色變而微笑。）好了，這麼

一來可糟了。那老頭兒知道了是怎麼回事，這春桃可就沒命了。（嚴厲的聲調）『你怎麼，你

你！你！你跟朱長福，噯！噯！噯！噯！——百兒！那麼一手掌，把春桃打個四肢朝天，那老頭兒，

你別瞧不起他，噯！可準有那麼一手。春桃怎麼辦呢？淌眼抹淚的，（哭似的聲調）『爸爸，我往

後不這麼着了，饒了我這一回罷。』（平常的聲調）不成，（搖搖頭）不成。那老頭兒整扭末。那麼

一來，春桃沒給揍，老頭兒可得氣死。小姐你瞧，多可憐！也許兩條命也得，噯！（點頭）

（大家都瞧瞧朱長福，沉默片刻。）

姑太太 （微笑）朱先生我問你一句話，你別生氣。

朱長福 哪兒的話！我怎麼會生氣。我要氣還氣不上來哩。我祇在鼻子裏生氣。有鼻孔末。（點頭）

你問。

姑太太 我說你可也是明白人。你知道春桃的父親得氣死，你幹麼又跟春桃那麼着？你到底

怎麼個目的？

朱長福 春桃要我給她錢末。

三小姐 (微笑) 給錢就給錢得了，幹麼要幹壞事？

朱長福 (點點頭) 一點兒也不錯。可是我能白給麼？譬如說那些個開店的，他們誰不想撈錢兒？

可是我不能白給他錢兒，他是賣，我是買，可一點兒不能含糊。就是我門口兒那家小店，那掌櫃的老是上我這兒來。(苦着臉) 『朱大爺，我又短錢用了。』我說『好，算我的。』掌櫃的就得送貨來：五十斤白糖，三十打洋蠟，二十個尿盆兒。我要用麼？不是。我是做好事。那些個東西一送來，我就喊我管家的給錢。那些個店裏的掌櫃全把賣不了的貨往我家裏送，我就是這麼個人。春姐的這回事也一樣：她是賣，我是買，我一買上了我可得負責。

三小姐 (高興) 這麼說你還是個大善人哩。(小陳看着她，她偶然和他面對面，她馬上板起臉轉開，又對着朱長福)

朱長福 (微笑一下) 大善人可不敢當。我不過是個多情兒。

三小姐 (起動地) 多情兒！

朱長福 (點頭) 一點兒也不錯。多情人。譬如說春桃罷，我可真愛她。可惜她年紀小了点兒。

三小姐 (非常注意) 你喜歡年紀大點兒的麼？

(朱長福剛要開口，姑太太岔了嘴。)

姑太太 要多大年紀的？

朱長福 頂好是三十來歲。我自個兒快四十了末。

三小姐 (扭了一下) 你瞧我幾歲？

姑太太 我們這三姑娘簡直的是十三四歲的小姐兒。

三小姐 什麼！別人三十來歲了，還說是小姐兒哩！

小陳 (突然站了起來，不尷不尬的臉色) 咱們剛才的話還沒結果……我希望……

三小姐 (好像才發覺小陳在這裏大聲地) 怎麼，你還沒走麼？滾！我不許你在我屋子裏！

小陳 (哀求地) 呃呃呃……

三小姐 不理你！(轉向朱長福) 你給春桃多少錢？

朱長福 春桃的父親病得可不善，就是那個老毛病，我送了他到醫院裏，每天得花什麼五六塊錢。

姑太太 一個月不是一百多麼？瞧瞧這個目的！

三小姐 另外呢？

朱長福 另外麼，一個月在我這兒拿個什麼三十五十的。

三小姐 （吃一驚似地）不是二百麼！

姑太太 二百！

（小陳站着不知怎樣才好，誰說話就瞧着誰，他想等他們說完。）

朱長福 （點頭）唔，二百左右。

三小姐 （輕輕地一扭）我不信！

朱長福 你問春桃罷。

三小姐 （尖叫）春桃，春桃……朱先生你倒挺肯負責。（春桃上，傻了似地瞧着大家。）春桃，朱先生

個月給你多少錢兒？（大家看着春桃。春桃瞧了三小姐一會，低着腦袋，抓着兩手，不言語。沉默片刻。）說啊！（微

笑）幹麼不說？

姑太太 說呀瞧瞧這幽默勁兒！說啊！一個月給了多少？

春桃 二百。

三小姐 （不勝感慨）俺，春桃也值二百哩。（很快地瞧了一眼鏡子。轉過臉來對朱長福，有點興奮地。）你一

愛上了誰，你就這麼負責麼？

朱長福 （點頭）一點兒也不錯。可是我有資格愛別人麼，老是別人愛上我，我才愛她。不然的話，你瞧瞧我這臉子。我可不好意思愛別人。

姑太太 （瞧三小姐一眼）客氣！

朱長福 真的，我不冤你。別人愛上我了，沒不答允的。

三小姐 真的麼？

朱長福 忘八蛋冤你。

三小姐 (冲口而出) 我愛你!

朱長福 什麼! (站了起來)

三小姐 我愛你。

朱長福 真的?

三小姐 真的。

朱長福 (拍胸脯) 好算我的!

小陳 (衝出來) 怎麼! 怎麼! 怎麼!

朱長福 (冷冷地瞧小陳一眼, 對三小姐) 他是誰?

小陳 } (同時說) 老子姓陳, 叫你認識認識!

三小姐 } 姓陳的。不相干。(對小陳嚷) 走!

姑太太 再不走就喊巡警! 我就是這麼個目的。

小陳 (向朱長福洶洶地) 三小姐是我愛上的, 你你你!

朱長福

(把衣袖往上撻了一下，挺着肚子，向三小姐。)你到底愛誰？

三小姐

誰愛這個姓陳的！(跑到朱長福身邊)我叫這姓陳的走他，不走。你給我攆他走罷。

朱長福

(向小陳跟前跨了一步)一個人總得有道理。三小姐愛我不愛你，你跌在這兒也沒用啊，是不是。大家客氣點兒，你走罷。

小陳

(不服氣，兩手抓着拳，炸着嗓子嚷)胡說八道，我走！你是什麼東西，你你你！你姓什麼，叫別人走！

朱長福

(又撻一撻袖子，和小陳面對面站着)我姓朱！

三小姐

走走！春桃，揸他走！

姑太太

你瞧瞧這姓陳的，這這這！嚇可景氣不景氣！

(春桃上前拖住小陳的膀子，小陳膀子一抽，春桃幾乎跌了一交。)

春桃

三小姐，我揸不動。

姑太太

賊巡警，賊巡警！

三小姐

走走！

小陳 你這混蛋！你這這這！你配愛三小姐麼！你是什麼東西！你俗不可耐！
朱長福 嚇，俗不可耐！我比你高明多了！

小陳 哼，你念過書麼！巴斗大的字你還……

朱長福 書！我有三十個書架子書！大學教授也得請教我！你算什麼！

小陳 我是個足球員！

朱長福 足球員！我從前是環球足球隊長！

小陳 哼，洋文兒你總不認識！

朱長福 洋文兒！我是哥倫比亞的哲學博士！什麼地角兒我也到過，我還在巴黎逛過二十個法郎的窩子哩。你逛過麼！你逛過麼！

小陳 （有點喪氣地） 我祇逛過前門外的窩子！

朱長福 （拉小陳的手） 嗨，咱們談談罷。你也愛逛窩子麼？（坐下）

姑太太 你瞧瞧這可景氣不景氣！他倆談開了！

三小姐 走走走！春桃你搭呀！（對朱長福）叫他走哇！

朱長福 什麼？（茫然四顧了一下）好走！

小陳 你叫我走！

朱長福 （站起）三小姐說的！（推小陳。春桃拖小陳。）走！（小陳掙扎，朱長福就抓住他的膀子。）

小陳 混蛋！忘八蛋！

（兩個人打了起來）

三小姐

（同時說）

打打！（稍停）春桃搭着他腿子！

姑太太

喊巡警！喊巡警！打人，噯！打人！

（小陳到底不是朱長福和春桃的敵手，被拖了出去。刚到門口，小陳又要打回頭。）

小陳

（向台中央伸着手）我還有帽子哩！帽子！

（朱長福和春桃放了他。大家瞧着他到桌子邊拿着帽子，又瞧着他走出去。他一面走一面嘴裏不知嘟囔一些什麼！

——我們可聽不見小陳下。）

三小姐 春桃你去關大門！

(小陳忽又上場)

小陳 (指指三小姐) 你你你！哼！我虧待了你麼，你你！我還請你看過電影，我還……

三小姐 我也請你看過電影的！什麼希罕！

姑太太 你還在我們這兒吃過陳皮梅哩！

(小陳急急忙忙下，馬上又打回頭)

小陳 (指指三小姐) 你真不知好歹，你你你！我請你吃過飯的，你這回就這麼……

三小姐 上星期六你不是在我們這兒吃飯的麼！

(小陳下，又上)

小陳 (同前) 誰希罕你這種女人！又醜，又惡，又騷，又……

(話還沒說完，就奪門而出。春桃也跟着下)

姑太太 (昂着腦袋，兩個嘴角往下彎) 哼，簡直的是！我就不知道小陳到底是怎麼個目的！哼，請吃過

飯，請看過電影兒，就那麼希罕！（後台關大門響）

三小姐（對朱長福身子扭了一下）咱們怎麼辦？

朱長福 什麼怎麼辦？不是說你愛我麼？我給錢就是了，咱們就趕快愛罷。（春桃上，傻似地瞞着他們，

像在一面聽着，一面想。）

姑太太 嗯，這個目的兒可不壞。

三小姐 咱們訂婚罷。

姑太太 快點兒結婚。別再幽默了。

朱長福（驚異）結婚？咱們結婚麼？

三小姐（嚇了一跳似的）怎麼？

朱長福 我可不能結婚。小姐你想想……

三小姐（嗔嬌地）什麼小姐小姐！

朱長福（楞了會兒）唔，不是小姐。我說啊，我不能結婚……

姑太太（張大了眼）這是怎麼個目的，怎麼個政策？

朱長福 我要是結了婚，（指指春桃）她們怎麼辦呢？我愛人兒挺多，都是零買的，她們也不整賣。

譬如說罷，我門口那家小店，送些個洋蠟，送些個尿盆兒什麼的，我買着不礙事。要是掌櫃把他那個店整個兒的搬來，（搖搖頭）那可不成，（搖搖頭）那可不成。這道理不是一樣的麼。我對你們是做好事，我是一種慈善事業。你對我啊，零賣可以，一個月我給你些個錢，咱們可以訂個合同，老少無欺。我不欠賬，我也不打折扣。你自個兒想想罷：這買賣可能不能做，你要不要愛我。結婚——可不成。咱們結婚，（用下巴指指春桃）春桃怎麼辦哪？

三小姐（變色）春桃這賣淫婦私娼！（抽咽起來，撲到姑太太身上）姑媽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姑太太 零賣就零賣罷，我就是這麼個目的，我……

三小姐 都是這春桃這私娼！

春桃（和姑太太同時說）幹麼罵我！

姑太太 (和春桃同時說) 三姑娘! 三姑娘! ……

(朱長福手筒在袖子裏安閒地坐下，滿不在乎地瞧着她們，在等着一個正式的答復，那態度像在等着辦一件例行公事似的。於是幕下。)

僕御室

俄國鄂歌黎 (Gogol) 著
瞿秋白譯

戲臺上設一應接室。右側門向樓梯左側——向客廳後幕某側有門往書室。這幾個門之間沿牆都有長板凳。彼得伊凡，格里國里坐在那板凳上睡着了，頭碰頭的亂滾。樓梯邊的門那邊鈴聲大震。這幾位當差的都驚醒了。

格里 去，去，開門！鈴響了。

彼得 你怎麼坐着呢？腳上長了瘡嗎？怎麼呢？不能站起來嗎？

伊凡 (搖搖手) 哦！又是這麼着，我去我去，我就去開！(開門，大嚷起來) 原是安德爾

外僕 (走進來，頭上帶着兵式帽子，身上穿着外套，手裏拿着一個包裹)

格里 呀！「莫司科的老鴉！」(那人的譯號) 那兒把你弄來了？

外僕 咄！你這個「芬納的鷓鴣！」你同我跑了。(舉起手裏的包裹) 我們小姐叫我到彼得堡街花

兒匠那裏送這個去了。唔，有錢也叫不着車。到你們這兒又是這樣。怎麼都睡了麼？

格里 誰熊嗎？不是的，還在熊窩裏沒有叫呢。

彼得 是不是，你們小姐給你雙長襪子補呢？（大家都笑）

格里 唔，好兄弟，你就做了補襪子的女工罷。我們下次就叫你這個名詞。

外僕 胡說，永世也沒有補過襪子。

彼得 你可知道：老管家在吃飯前是個廚子，吃過飯就當車夫，有時還是跟班，還得縫縫鞋呢。

外僕 這有什麼，有一種職業再兼別種也不要緊。不要坐着不做事就好了。自然，我是個當差的，

人是個裁縫，可是給小姐縫件東西，也得些錢。你們怎麼樣，可不是一件事都不做。

格里 不對的，好兄弟。老爺好，當差的便可不做工哩。這才是老手呢。譬如蒲金老爺那裏，一些有

三十個當差的呢。可不能這個樣：『喂，彼得，上那兒去罷！』就得說，『不是不是，這不是我的

事；請老爺叫伊凡去罷。』這是應當這樣的！難道不是這樣，老爺要擺他老爺的架子，就得這

麼着你們那位要出莫司科可得有那軋碎核桃似的車子，用繩網着馬尾巴呢。（大家一笑）

外僕 哼，你笑！這算什麼，成天的躺着嗎？可不要拿人家的錢。

格里 我要你的錢嗎？老爺又爲的什麼呢？即使我做事或者不做事，他總得給我工錢哩。我又爲

什麼積蓄養老金呢？難道老爺又不給當差的養老金嗎？

外僕 是麼？人家說小孩子們（說當差的）企圖着跳舞會呢？

彼得 是呀，你怎麼樣呢？

外僕 跳舞會又怎麼樣，不過喝茶，談話，跳舞罷了。

格里 不對，好兄弟，跳舞會好辦哩。好叫他們化二十多盧布上面廚房給了五盧布，就自己預備

飯菜起來請客——可不是核桃！已經買了半鋪得（麪名）方糖，亦有冰激凌……（聽得老爺

書室裏鈴聲輕輕的響）

外僕 去罷！老爺按鈴了。

格里 等一等。點起花燈，擺起樂器，不過不合奏，也沒有提琴，還有……（書室裏的鈴比前次響得利害

些）

外僕 去罷，去罷！鈴響了。

格里 等一等。唔，你出多少錢？

外僕 這跳舞會又怎麼樣？大概老是那個樣子。

格里 唔，你去趕你的蚊蟲罷，你真是個補衣服的女工。喂，彼得！你看，他是個怎麼樣的……（一

個指頭指着他。這時候門開開了，老爺穿着睡衣，露出一隻手，走進來，一把扭住格里的耳朵，大家都站起來。）

二

老爺 怎麼，你們這些沒事做的？三個人，一個都不會動一動的！我知道，有法子，皮鞭子好久沒有抽了。

格里 什麼都沒有聽見呀，老爺！

老爺 胡說！

格里 真的。我怎麼敢說誰彼得也在這兒坐着呢。老爺，那個鈴一點用處都沒有，常常的聽不見。

要去叫修鈴匠了。

老爺 那麼叫修鈴匠呢。

格里 我給管家說過好幾次了。他怎麼呢？你給他說，他就罵人。

老爺 （看見外來的僕人）這是誰？

格里 這是安娜彼洛甫那兒來的人，到老爺這裏來有點事。

老爺 你說罷，什麼事？

外僕 小姐叫我過來請請安，說今天他要到老爺這邊來。

老爺 不知道爲什麼事嗎？

外僕 不知道。小姐祇說：『你給弗陀爾老爺說，我叫我來請請安的，我自己還到他那兒去呢。』

老爺 什麼時候，幾點鐘呢？

外僕 不知道。小姐祇說，去給弗陀爾老爺講，我自己要上他那兒去呢……

老爺 好罷。彼得快伺候我穿衣服。我上衙門裏走走。你呢——誰都不要接待！聽好，無論誰來，

你說我不在家！（走出彼得跟在後面）

三

外僕 (向格里說) 唔,你看,可受着了。

格里 (搖搖手) 呀!是這樣的差使!不小心——就是挨罵。(樓梯邊門房鈴響)

格里 又是什麼魔鬼爬來了!(向伊凡)去開門!怎麼你儘打呵欠?(伊凡開門;一個穿皮襖的客人走進。)

四

客人 弗陀爾先生在家嗎?

格里 不在家。

客人 不湊巧。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嗎?

格里 不知道,也許上議院去了。怎麼樣給你通報?

客人 你說年維蓮司察金來了。沒有能遇見,很抱歉的。聽見沒有不會忘記嗎?年維蓮司察金

Nyevlehtchagin。

格里 是不是靈覺金 Lentyagin?

客人 (聲音加重些說) 年維蓮司察金 Nyenleachtchagin。

格里 先生是德國人。

客人 怎麼是德國人！明明是俄國人年維蓮司察金 Nyevolechtchagin。

格里 聽見了，伊凡，不要忘記了：燕爾達司察金 Erdachtchagin (客走出)

五

外僕 兄弟們！再見，我要走了。

格里 跳舞會怎麼呢？

外僕 隨後再看罷。伊凡，再會！

伊凡 再會！(走去開門)

六

(上房婢女跑過那僕御室)

格里 那兒去，那兒去？看看我呵！(抓住了他的裙子)

婢女 不能，不能，格里——不要抓我，什麼時候都是這樣。（撒開了，跑進樓梯邊的門。）

格里 他走了，跑得這樣慢！（笑）嘻嘻嘻嘻！

伊凡 （笑）嘻嘻嘻嘻！（老爺走出來，格里和伊凡立時站好了，裝出正經的樣子。格里從衣架上取下皮外套披在老爺

肩；老爺走出去，格里站在屋子中間，用指頭擦擦鼻子。）

格里 這才是頑兒的時候了！老爺出去了，再也沒有好的時機了——不是，處置處置那個魔鬼，

大肚皮管家。

（幕後聽得管家的聲音）這真是上帝的天命！家裏有十個人，即使一個人也得收拾收拾東西呵。
格里 這個大肚皮已經來叫喚了。

七

大肚皮的管家 （搖搖擺擺走進來，搖搖手。）不怕上帝，也得怕自己的良心呵。到現在地氈也沒有掃

乾淨。格里，你得做個榜樣給他們看，你怎麼反而一天睡到晚，眼睛迷迷糊糊的做夢呢，真的

你簡直是個下流格里！

格里 怎麼呢，我不是人，不應當睡覺的嗎？

管家 誰說不要睡覺，誰說這個話來的？爲什麼不睡覺？可不要正天的睡。彼得！你呢，你知道……不說壞話，你真像隻豬，真的！你有什麼擔心？兩三個蠟台也得擦擦。唔，你又煩什麼？（彼得慢慢的走出去。）黃克（婢名）你呢，簡直得趕你出去。

格里 （走出去）唉，你這個，活着活着！一起身就要叫喚！

管家 （祇剩他一個人）這是有鑒察的人，總得知道責任。當差的像個當差的；貴族像個貴族；大主教就像個大主教。就是這樣……我現在譬如說：『不是我不是個管家，是個上將或者是個什麼兵官。』無論什麼人都要損我說：『不對，胡說，你是個管家，不是什麼將軍。』——這不是了麼！『你的責任就是看屋子，監察當差的。』——這不是了麼！『你不是什麼 Bonjour, comment vous France, 你去收拾整理你的。』——這不是了麼！是呀。

八

（安奴，別人家一個婢女，走進來。）

管家 呀安奴你來了！我得見你很光榮的。

安奴 不客氣，臘甫我特地趁這個時候到你這兒來的。我遇着你們老爺的車了，我知道他不在家呀。

管家 很好很好：我和賤內都極其歡迎，請坐請坐！

安奴 (坐下) 這兩天不是說要開跳舞會麼？請你給我說說。

管家 怎麼，這就是這樣：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跳舞自然，這要得很多的人數。和我賤內共出五盧布。那自然，這就叫做跳舞會，或者平常叫做晚會。自然要請客，清清爽爽的請客。跳舞呀，還有別的呀，這些是年輕人總高興做的。

安奴 一定，一定，我一定來！我不過跟着學學你們請亞茄弗伊凡羅嗎？

管家 是的，不多時亞茄弗還談起你呢。

安奴 我就怕許多人聚會。

管家 不要緊，我們是很好的聚會。雖然說不一定，可是聽說有託爾斯託古家的侍從，白劉霍甫。

家的侍者和車夫，某王爵家裏的婢女……我想還有幾位官。

安奴 吾祇不喜歡有一種人，就是有車夫；他們老有煙味酒氣；他們又這樣無教育，又不乾淨。

管家 安奴，請聽我說，車夫和車夫也不是一樣的。自然因為他是車夫，離不開馬，我出言魯莽不要見怪，就是他們有時還刷糞呢。自然哩，平常人也常有時喝杯燒酒，不夠也許再多喝些，抽平常的菸煙，這大概平常人是常常用的；這自然，他們有時還要洗糞潑水——自然是這一個樣。可是你請放心，安奴，有那樣的車夫，雖然是車夫，然而大概他的事情，所謂掌馬，不比平常的車夫。他們的職務，似乎是，檢查檢查馬食料，督責這件事，或者有時車夫有過失，他就斥罵他們。

安奴 你說得這樣好！臘甫！我永久要聽你的。

管家 (微笑) 不值什麼謝的，姑娘！這自然，不是人人有的，說話就是吃舌。自然，有時候有……平常叫做口吃……然而也有時有這樣說話是天生的……你不願意到我屋子裏去坐坐嗎？

(安奴走出，臘甫跟着後面走)

鄂歌黎 Cegol (Nicolas), 1809—1852, 是俄國極有名的戲曲家, 詩家, 小說家, 有人稱他爲俄國寫實主義派的第一人。這一篇作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 描寫當時下流社會的情形很微細, 又很平淡, 可是能現出下流社會的真相。他有一篇名劇檢察官 *Reviseur* 也是描寫當時俄國官場裏的怪現狀的。他藝術上的本領就在於描寫刻畫「社會的惡」而又沒有過強的刺戟。於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 還常常能與讀者以一種道德上的感動。他的藝術所以能有價值, 也就在此。現在中國的社會還不算「惡」嗎? 假使你說中國社會是惡的, 請問惡在什麼地方? 這一個問題不能直截了當的回答, 不是回答不上來, 就是無從回答起。說「惡」, 不知道究竟什麼是惡——也許是自己天天做的事——, 所以回答不上來。說「惡」, 便覺着處處是惡——連自己在內——, 所以無從回答起。況且即使直截了當回答出來, 也仍舊和「不回答」一樣——仍舊「惡」是「惡」, 討論研究是討論研究, 兩不相涉。而且直指出來, 「惡」不但不能去, 更可公然不避, 不必遮掩, 反正如此罷了。因此不能不在側面着筆, 以文學的藝術的方法變更人生觀, 打破社會習慣。那麼, 現

在中國實在很需要這一種文學。不過文學這門學問，有人說還未成一種科學，更因為國界言語的不同，環境的不同，所以翻譯外國文實在還不能滿足這一種需要。這是我個人的私見，我不是研究文學的，所說或者全是外行話，更希望現在研究文學的諸君注意到這一層。

譯者誌

一九二〇，二，十四。

